**目** **录**

[凌河影人 隋治操刘家声张汉良(1)](#bookmark1)

[帘卷西风 孙德民(58)](#bookmark2)

[**大都市辩护** 王钢(120)](#bookmark3)

[零号病区 郭顺(182)](#bookmark4)

**凌河影人**

隋治操刘家声 张汉良

隋治操，男，辽宁省朝阳市《朝阳日报》社编辑。作品有 话剧《家园》(合作，获'99中国曹禺戏剧奖剧本提名奖、辽宁 省“五个一工程”奖),大型电视系列片《走凌河》,电视剧《野 渡》等。

刘家声，男，辽宁省剧协副主席、辽宁省朝阳市剧目室一 级编剧。作品有评剧《寡妇门前》、《杏花飘香》、《家家鄉有八 出戏》;话剧《会首》、《烧锅屯》(获文华新剧目奖);歌剧《秧歌 情》(合作，获'94曹禺戏剧文学奖提名奖、文华新剧目奖)等。

张汉良，男，曾用名曹文、韩亮等。辽宁省朝阳市文联副 主席、朝阳市戏剧家协会主席。策划并主持创作《阳光照耀 大辽西》、《情系山川》、《腾飞之歌》等省以上大型晚会多个。 主持策划、参与创作话剧《会首》、《烧锅屯》、《家园》等剧本。

人 物 表

吴先生——60多岁，一个心里比明眼人还明白的老 瞎子，当年的灯影艺人老西红，失明后改 称吴先生 。

灯 儿 - — 20岁左右，爱皮影爱得发狂的姑娘，吴先 生的女儿 。

大桩子—-20多岁，辽西壮汉，渡口的艄公。

邱影匠——60岁，辽西有名的影匠震东川，后改名邱 影匠。

丑儿——20来岁， 一个机灵的小干巴，口吃，邱影 匠之子。

庄金贵——50岁，大桩子的爹，伪保长。 二林子——男，30来岁，吹鼓手。

跑梁子——男，50来岁，吹鼓手。

疯婆子——40多岁，疯老婆子，只有听影儿的时候不 疯，当年的翠儿。

松 田——男，30岁，日本指挥官。 山 本 — 男，50岁，日本指挥官。

震东川徒弟，乞丐甲、乙、丙、丁，群众甲、乙、丙、丁， 管家等。

**序** **幕**

〔字幕：“人过留痕，雁过留声——民谚。”

〔锦承铁路横贯辽西。131公里处，嘎岔大桥第3号 桥墩，至今浇铸着一具日本侵略军尸体，姓名不详。 同时埋藏着一个惨烈的故事 ……

〔幕后儿歌起：

“远看像座城， 近看纸里蒙。 疯子掐脖喊，

傻子眼熬红 …… " 〔灯渐亮。

〔舞台两侧分设两个影窗，左侧挂出的旗号水牌是 “震东川”,右侧挂出的旗号水牌是“老西红”。

〔孙府门外，高挑着两个写有“寿”字和“朝阳知县孙” 的红灯笼。

〔在皮影戏的热闹音乐声中，幕后高喊：“大日本国驻 赤峰总领事大贺义雄先生、中华民国热河都统府秘 书金庭弼金大人特来给孙老夫人贺寿——- ”

〔震东川的徒弟送几个要饭的乞丐从影棚子出。

徒 弟 你们可得把事儿给我办好!

**乞丐甲** ( 往怀里装钱)谢谢你老的赏——你就睛好吧，我一 准给你办利索了!

〔徒弟入影棚。乞丐们走向孙府。管家迎出。 **乞丐乙** (数快板)

打竹板，往前凑，

咱也给知县老妈来祝寿。 要饭的不唱那对台影，

给俩大子就管够、就管够!

管 家 好，好。(给钱)县太爷有话——赏! **众乞丐** 谢谢孙大人的赏!(下)

〔幕后人声：“歇影!下场影儿——老西红的《杨家将 血战金沙滩》!”

〔震东川师徒从影棚内出来。

**徒** **弟** 师傅您说，孙大人能把热河影匠王的金匾给谁? 震东川 难说!

徒 弟 我看老西红挺霸道——他今儿个唱得溜、耍得好，弦 子拉得暴!说句行话，那叫“贴皮儿”!更邪乎的是，

今晚他要唱他编的《杨家将血战金沙滩》! 震东川 我的金漆影人子也不是白给的!

徒 弟 可是，老西红的影人子也是有来路的啊。

震东川 (警觉)谁给刻的? 徒 弟 万家汤锅的人!

震东川 万家汤锅的人?万家汤锅的人都会刻影人子——那 翠儿就是一把神刀，她刻的影人子可是……活的一 样啊 ……

徒 弟 老西红的影人子就是翠儿刻的!

震东川 什么?翠儿给老西红刻的影人子?

徒 弟 师傅，那翠儿姑娘可是打小跟您订的娃娃亲啊，可我 听说……

震东川 (一惊)听说什么?

徒 弟 … …她……跟老西红 … …

震东川 (怀疑地)她和老西红?不能啊……万老凿说她妹子 病了一年多了……

徒 弟 (一狠心)师傅，我实话实说了吧——翠儿就住在东 城根——她跟老西红有了私孩子!

震东川 (怒气冲天，揪住徒弟的衣领)你胡说!

徒 弟 师傅、师傅……我没胡说……接生的老娘婆是我六 姨!

震东川 啊——(倒抽一口气)老西红啊老西红!……翠儿是 我打一小儿就……这夺妻之恨……我我我……

**徒** **弟** (得意地拿出一个铁盒)师傅，我已经把这个下到了 他老西红的灯碗里——

震东川 (闻闻)啊?黄磷?让他的影棚子火烧连营?

徒 弟 我还立时就要让他和翠儿生私孩子的丑事传遍朝阳 城!

震东川 (迟疑)这 … …

徒 弟 师傅，且不说这夺妻之恨——-就是大凌河川也不能 有两个影匠王!更不能让翠儿这把神刀和老西红的 神嗓联了手!

〔老西红上，与正下场的震东川师徒相遇。

徒 弟 (急忙换上笑脸，给老西红打千)哟，老西红，您吉祥!

老西红 (有些惶愧，急忙作揖)哎呀，是你们师徒俩——大清

朝改民国都六年了，我可不敢接这个礼了!

震东川 (恨恨地)你……你……你这老西红的影儿红透了大

凌河的西半川，迷倒了多少大姑娘小媳妇!我们师 徒俩今儿个能和您唱对台影儿，是我们的福分—— 打个千还不该嘛!

**老西红** 哪里哪里!你震东川的影儿在大凌河东川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今儿个你的影儿不也是孙大人的三姨太 亲点的吗——看来，这热河影匠王的匾可是非你莫 属了!

**震东川** 您客气——您自己编的《金沙滩》可是难得一唱啊!

**老西红** 您的金漆影人子也不是等闲之物啊——想当年，您 祖上影儿唱得好，康熙爷把喀喇沁小王子进贡的一 头白驴赏给了您祖上……后来，驴老了，万家汤锅的 老掌柜一眼就看出那是千载难逢的影子皮!立马就 刻了一套影人子，那影人子上啥颜色都透着金色 ——我没说错吧?

**震东川** (冷冷地)行，你比我都明白——是翠儿跟你说的吧? **老西红** (一愣)翠儿?(急忙掩饰)我……可不是翠儿!

**震东川** 你说不是翠儿?哈哈——我告诉你老西红，老天有 眼，你抢我的……我的……我的饭碗?你这辈子再 红也别想红到我大凌河的东川来!

**老西红** (心一横)那好，我也告诉你震东川——你也休想震 我大凌河的西川!

**震东川** 那咱们就走着瞧!看看热河影匠王的金匾姓啥! **老西红** 姓啥也不能姓邱!

**震东川** (对徒弟)走，今天晚上咱就见分晓! **老西红** 您可走好喽——(唱)

众儿郎啊，

人上雕鞍箭上弦……

〔三人恨恨地分头下。

〔幕后音乐骤起：“开影儿——老西红的《金沙滩》。” 唱影声遂响起。

〔一群乞丐过场。幕后传出乞丐砸翠儿的门，给翠儿 道喜的声音。

〔乞丐甲：“翠儿姑娘，咱给你道喜来了!”

〔乞丐乙：“哎呀，这孩子可真稀罕人，到底是大姑娘 养活的孩子水灵!”

〔乞丐丙：“来来，你再跟我生一个，跟谁生不是生呢 ——我还是童子身呢!”

〔幕后的唱影声突然止。 〔管家跑上。

**管** **家** ( 大叫)不好啦，影棚子着火啦!

〔天幕上火光冲天，舞台上一片混乱。

〔突然， 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压倒了一切。

〔半晌，翠儿衣衫不整地哭着从幕后抱孩子跑上。

〔幕后乞丐大叫：“啊，快看哪——大姑娘生私孩子 喽!”

翠儿老天爷呀 … … 我没脸见人了 … … 老西红，(冲老西红 的影棚子喃喃地)老西红，我没听……够你编的影儿 啊 … … (慢慢放下孩子)翠儿 … … 下辈子再报答你 … … (哭着跑下)

〔幕后人声：“翠儿跳大凌河了!救人哪—— ” 〔老西红穿着烧烂的衣服，摸索着从孙府出。

**老西红** 翠 儿 翠儿 — (嘶哑)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怎 么了?我咋啥也看不着了 … … (循着婴儿的哭声摸 索着抱起婴儿)孩子，爹一辈子的影儿手艺，就这么

**让人给废了吗?**

**〔灯渐暗。主题歌起：**

**“** **一腔唱尽沧桑事，** **双手舞出生死情。** **莫道曲罢终散去，**

人影相随何处行 …… "

**第** **一** **幕**

〔 二十年后 。

〔天幕现出夏天的群山连绵，凌河远去。隐隐约约看 到日本兵的炮楼和膏药旗。

〔靠近天幕有一道石堤。石堤一端是一棵参天大树， 枝繁叶茂；另一端有几级向边幕延伸的石阶。石阶 旁立着一块古石碑，上刻“凌河古渡”几个字。

〔大树下支着住人的布棚。布棚一面向舞台，另一面 通向侧幕。布棚也是表演幕后戏的影窗子。

〔剪影：石堤上拉纤的人群唱着号子，步履沉重地过 场。幕后传来日本兵的吼叫声：“快快的!快快的卸 水泥!修桥的干活!慢了的死拉死拉的有!”

〔灯亮。在日本兵的嗥叫声中，邱影匠和丑儿背影箱 子踉踉跄跄上。日本兵的刺刀挑着膏药旗在边幕晃 动 着 。

邱影匠 (向边幕里的日本兵)太君，我们爷俩是良民，你让我 们交大桥捐，我们早就交了 ……我们连明年康德五 年的探头捐都交了啊!

丑 儿 我们一家子指唱影儿吃饭呢!

〔边幕后日本兵声：“叭嘎!什么的唱影!统统的修 桥!”

〔邱影匠父子惊恐无奈地坐在石头上。

**邱影匠** 丑儿哇，咱们从关里刚回来，还没消停消停，你就接 下了这趟活计。看看，崴这儿了吧!

丑 儿 (冲边幕狠狠地)小日本鬼子，我我日你奶奶!

**邱影匠** (惊恐地)小祖宗，让鬼子听着，那咱就没命了!唉， 这兵荒马乱的世道，哪是唱影儿的时候?可……可 你不听，这不是上砖窑里唱影儿 · 自个儿往火坑 里跳嘛!

丑 儿 怕啥!爹，我听说清风岭上救国会的好汉打鬼子的 时候，一边搂火还一边唱影儿呢。再说……人家请 咱是娶媳妇唱喜影儿，咱哪能不来亮亮咱的绝活呢



邱影匠 唉，我真不该到这儿来唱影儿，二十年前，这是他唱 影儿的地盘啊 ……

丑 儿 爹，他是谁?谁的地盘?

**邱影匠** 他就是老-  (欲言又止)小孩子，别打听 ……

〔舞台另一侧。灯儿女扮男装戴草帽，搀着吴先生 上。跑梁子和二林子腰里别着唢呐，抬着箱子在后 面跟着。

吴先生 灯儿，照老规矩讲，女儿出嫁，爹没有送你的理啊! 可前头有鬼子，爹不放心哪。灯儿，把辫子往帽子里 掖掖。

灯 儿 (伤心)爹，女儿从小没娘，是你好不容易把我拉扯大 了，可我这一走……以后你可咋过啊!

吴先生 (从身后拿出弦子)灯儿，别担心爹，爹不还会拉弦 嘛。有你，爹不唱影儿不拉弦，你走了，爹就和鼓乐 班子搭伙去，饿不着!

灯儿爹 — —

**吴先生** (抚摸着箱子)灯儿……爹知道你喜欢影儿，可从古 到今没有良家女子唱影儿的。你到了人家，要是闷 了，想爹了，就看看影卷，解解心宽。

灯 儿 (感动)爹，你编的这影卷是你的命啊!

吴先生 可再好的影卷也看不见了 ……以后爹还不知道游走 到哪儿呢。你拿着吧，你好歹有个家了。

丑 儿 (远远地喊)哎，你们快走吧，鬼子正抓劳工哪! **吴先生** (一惊)不好，快想法子过河!

**灯** **儿** (走到渡口石阶上)咦，这船咋没了呢?大桩子!大 桩子!

〔大桩子上。

**二林子** 大桩子，你别光想当新郎官，把船弄哪儿去了? **大桩子** 糟了，我来接你们的时候我就把船系这儿了…… **灯** **儿** 要不咱们绕着走吧。走!

〔一支带日本膏药旗的长枪从边幕伸出。

〔日本兵吼声：“不许走，统统修桥的干活!”

**大桩子** 太君，我爹是下杖子村公所庄保长，那天还给你们米 西西瓜了哪。

〔日本兵声：“回去!大桥不修，死了死了的有!” 丑 儿 完了，这回咱们让鬼子一勺烩了!

〔众人退回原地。正无奈之际，庄金贵上。

**庄金贵** 哎呀，亲家!(发现邱影匠)哎呀，邱师傅也截这儿 了!(向众人作揖)邱师傅、亲家，我实在是浑哪!救 国会这两天老来搅和，搅得西半天老不消停。皇军 又得防救国会，又得到处抓人修桥，还要修人圈…… 都疯眼了!我一 眼没照到，船就叫皇军给收走了

……这可怎么好……

〔日本兵在幕后又是一阵嗥叫：“箱子里什么的有? 皇军的检查检查!”

庄金贵 (对幕后)是，是，太君……(指邱影匠)这个邱师傅是 邱家班子唱影儿的，这是影箱子。(又对灯儿)太君 说要看看你们箱子，也叫太君看看吧……

灯 儿 这才叫恶鬼拦路呢!(赌气地)叫他们看，可劲可劲 看!(拿着嫁妆箱子走向边幕)看吧!

〔边幕后日本兵声：“……书?你的读书人?” **庄金贵** 太君太君，这是影卷本子，也是唱影用的……

〔影卷扔在地上声：“统统的留下，修大桥的干活!”

**大桩子** 哎哟，这可操蛋了，不让我娶媳妇拿谁入洞房啊!

**邱影匠** (也捡起一本影卷， 一看，大惊失色)金——沙——

滩?(惊恐地躲开吴先生，突然醒悟)庄保长，我的好 庄大哥，这影儿我们不唱了!你快跟鬼子说说情，放 我们回家吧。

庄金贵 (对邱影匠等)太君说了，关里吃紧，谁也不让走!唉 ……兴许看我亲家是个失目人，我去说说情能让他

回去……难说!

**吴先生** (激动地)我不走!

**邱影匠** (心惊胆寒)您-—您不走? **众** **人** 是哪，你为啥不走哇?

**吴先生** (冷冷地)邱先生——

**邱影匠** (害怕)我、我，不……我是…… **庄金贵** (不解)你们认识?

**吴先生** (突然仰天冷笑)山不转水转!才见着面——我能走 吗?(盯着邱影匠方向，紧紧地握着弦子，突然崩地

一声轰响，弦子断了)

〔邱影匠一个激灵，倒退着坐在地上。

〔纤夫的号子又起，一个个身影掠过舞台。

〔舞台灯渐暗。布棚内灯渐亮。众人忙碌地进布棚 子收拾东西。

丑 儿 (走近灯儿，敬慕地拍拍灯儿肩)别看这位小大哥长

得挺秀气，可跟鬼子说话不下软蛋，是爷们儿!

灯 儿 爷们儿?我还想随了救国会，打这帮东洋鬼子呢! 丑 儿 你是条好汉。(亲切地又向灯儿胸前捶了一拳)

**大桩子** (见灯儿羞涩，冲丑儿)你干啥你? **丑** **儿** 我俩爱啥啥，你挡啥横?

**大桩子** 她是我媳妇，不兴你拍拍打打的!

**邱影匠** (害怕地看看吴先生)丑儿，你作死呢?咱就是给他 俩唱喜影儿的!

丑 儿 他俩……(一愣，仔细地打量灯儿，向大桩子)他他咋 是你媳妇?

**大桩子** 咋的——不是我媳妇还是你媳妇?(一摘灯儿帽子 又急戴上)到处是鬼子，不太平!

丑 儿 (恍然大悟)啊啊啊啊，大哥，道喜了、道喜了……小 大哥，不，小大姐，对不起了—

大桩子 对不起?(掐住丑儿的脖子)你个小样儿，我得还回 来!

丑 儿 中，那让小大姐照这儿也打我一拳吧。 大桩子 不中!我得给你来一个“老头看瓜”! 丑 儿 别别别……让你媳妇看见多不好。

大桩子 不中!(解丑儿裤腰带，对灯儿)灯儿你走，别在这儿 看!

灯 儿 (走过来拉开)得啦得啦。不知不怪嘛!哎，你唱段

影儿，就算是赔不是了，中不? **大桩子** 不中——谁听那破影儿啊! 灯 儿 我听!

丑 儿 (从地上爬起来，两手提着裤子，头一扬—石破天 惊般地唱起来)

休说俺薛仁贵出身低微， 这万里征东俺誓死不回。 只要能破了贼寇连环阵， 俺宁愿做个英雄鬼……

〔一时间，猥猥琐琐的丑儿变得豪气冲天，英姿勃发。 灯 儿 (痴痴地看着丑儿，情乱神迷)哎呀!我……你的嗓

可真好……

大桩子 就你还薛仁贵呢——薛仁贵能破你仨!(发现灯儿 入神了，急忙拉灯儿)咋的，灯儿，你一听影儿就傻 了?

灯 儿 (回过神来)啥?我愿意!

**吴先生** (大喝一声)灯儿，怎么说话呢?还不吃饭去! 〔灯儿赌气地走到布棚子里。

〔幕后 一 阵零乱的小锣响。跑梁子、二林子到幕后看 看，复上。

**跑梁子** 我寻思谁敲锣呢——原来他们卸木头卸出个疯婆子 来 !

〔跑梁子、二林子和丑儿也进了布棚子里，灯光映出 大家吃饭的剪影。大桩子沮丧地蹲在地上。

〔邱影匠正在吃饭，吴先生摸索着走过来。

**邱影匠** (害怕地躲闪，但仍绊了吴先生一下，饭碗落地，惊恐

地)你你…… **吴先生** 邱先生!

**邱影匠** (一愣) ……吴……先生 …… **吴先生** 您活得还滋润?

**邱影匠** ……不不……我，不……是 … …

**吴先生** 跟瞎子说话要拉着手，敢把手伸过来吗?

**邱影匠** (不敢伸手)……看您这身子骨……挺硬朗 … …

**吴先生** 哈哈……你放心，别看我倒了嗓、瞎了眼——二十年 了，可我一时半会还死不了——你不也还好好地活 着嘛!

**邱影匠** 吴先生，您的话我咋听不懂呢? **吴先生** 你懂!

**邱影匠** (害怕)你，你想…… **吴先生** 你知道我想啥!

〔疯婆子身上挂着影人子，手敲小锣上。

**疯婆子** (唱)我不怕丢脸不怕羞，

叫声哥哥你带我走……

〔吴先生浑身猛地一颤。邱影匠也吓了一跳。

〔灯儿、二林子、跑梁子和丑儿闻声从布棚里出来看。 丑 儿 哎呀，这个老疯婆子咋也上这儿来了?灯儿姐，在关

里的时候我就见过她。你别看她疯，听上影儿就一 点也不疯了呢……

〔吴先生似乎在努力睁开眼想看看这个疯婆子。

灯 儿 她也真够可怜的了!(对大桩子)你蹲在那儿干啥? 给她个橡子面饽饽!

**大桩子** 哎。(取橡子面窝头给疯婆子)

**疯婆子** (狼吞虎咽)好吃、好吃!(对大桩子，唱)小哥哥我知

道你疼我 ……

今晚我给你热被窝 ……啊?

**大桩子** 行啊——你呀，就是岁数太大了，要不今晚 …… 灯 儿 大桩子，你牲口!

大桩子 她……不是个疯子嘛……

灯 儿 疯子也是人!人能这么耍人吗? 〔疯婆子哇的一声失声痛哭。

丑 儿 (对灯儿)你你你带她过来—--我给她唱段影儿!

〔灯儿把疯婆子带到布棚子外面。丑儿钻进布棚子 里，边唱边把那布棚子当影窗子，就着灯影耍起影儿 来 ：

“叫娘子，听我说，

我是樵夫，你是娇娥。”

〔那疯婆子慢慢地安静下来，也不吃窝头了，死盯着 影儿看。

二林子 看，疯婆子不哭了!

灯儿 大婶，你会唱影儿吗? 疯婆子 会，会……(唱)

众儿郎啊，

人上雕鞍箭上弦 … … 〔吴先生一个踉跄。

灯 儿 爹——你咋了?

〔疯婆子突然大笑，敲着锣疯跑下， 一只鞋甩到了地 上 。

〔邱影匠望着远去的疯婆子哆嗦起来。丑儿从棚内 跑出。

丑 儿 (捡起鞋)哎，鞋——大婶!(跑下)

〔静场。布棚里突然映出松田的身影。

〔松田拿起丑儿扔下的影人子：“哪尼，剪纸的干活?”

他在灯上烧着了影人子，然后点燃叼在嘴上的香烟。 **邱影匠** (气得跳脚，但小声地)那是我家祖传的金漆影人子

啊!

〔众人敢怒不敢言。

〔突然，灯儿昂然走进布棚子。

〔灯儿：“住手!这影人子是影匠的命根子，你不能 烧!"

〔松田一愣。灯儿拿起影箱子转身欲走。松田一下 子打掉了灯儿的草帽，一头长发露了出来-

〔松田声：“所嘎!你的花姑娘?大大的好!皇军的 喜欢……"直扑向灯儿。

〔灯儿在棚内大声喊：“牲口!小鬼子牲口……大桩 子……来救救我 …… "

〔布棚映出灯儿被扑倒，松田撕扯着灯儿的衣服影 像 。

大桩子 (急忙跑近布棚，却又吓得停住了，对棚内)太……太 君，你饶了她吧……太君，(突然跪地)求求你饶了她 吧!

〔松田举起手枪：“叭嘎!滚!滚!不滚死拉死拉 的!"

〔灯儿喊：“大桩子，快上啊，我是你媳妇呀!”

〔大桩子慢慢退出去，突然一蹦高，哇的一声蹲地上 哭了 ……

**吴先生** 灯儿- 灯儿，你咋了?(拼命地要扑进棚去，被众 人拉住)

〔众人如木雕泥塑一般看着棚里。棚里传出厮打声

和灯儿的叫骂声。 〔 静 场 。

〔突然，一个瘦小的黑影出现在布棚里，只见他操起 小尖镐，一下砸在松田的头上，一股污血喷溅在白布 棚 上 。

众 人 ( 惊呼)啊……

〔黑影慢慢地走出布棚，塑像一样地站立着-  *是丑* 儿!

〔灯儿掩着怀，哭叫一声想扑向丑儿，可是又停住了， 转身扑在吴先生怀里哭起来 ……

〔众人都吓呆了。静场。

〔许久，人们才清醒过来。丑儿也软软地坐在地上。

邱影匠 (喃喃地)哎呀我的妈呀……完了、完了 ……这下咱

们大伙儿可都完了!(大声地)天老爷呀，丑儿、丑儿 啊，你可让咱大伙儿都没命了!

**吴先生** (慢慢推开灯儿走过来)咋的了?咋的了?鬼子 …… 灯 儿 (急忙上前捂住吴先生的嘴，小声地)爹，丑儿把鬼子



**吴先生** (沉吟片刻)别慌!把鬼子的尸首灌桥墩子里去!

丑 儿 对，让中国人千人踩万人骑他!让他连影儿也没有

〔大桩子挪不动步了。二林子上前拉大桩子， 一愣。 **二林子** 大桩子尿裤兜子了!

**大桩子** (才清醒过来，长号一声)哎呀妈呀，这可没我的事儿 啊!

〔众人扯下溅血的棚布，包起松田，抬下。 〔 灯 渐 暗 。

**第** **二** **幕**

〔 数 日 后 。

〔凌乱的大桥工地。近处有铁丝网和工事。舞台 一 侧斜伸出一面大大的日本膏药旗，以此作人物表演 的影窗子。

〔幕后尖利的哨子声 一 阵阵响起。传来跑步的嘈杂 声和狼狗的狂吠声、受拷打百姓的惨叫声。

〔突然，背景声音变成了电报的嘀嗒声，越来越大。

〔山本穿和服，摇着纸扇出现在膏药旗后，低声与另 一 日本兵对话。

〔山本：“混蛋!松田的不要找了，修桥的干活!” 〔日本兵：“松田队长突然失踪 …… ”

〔山本：“你的混蛋——7月7号，皇军已经在北平全 面开战!粮食弹药的急需，还有阜新、北票的煤炭， 这座桥是皇军大东亚圣战的命脉……建成以后，无 人区的干活!”

〔日本兵：“那松田队长 ….. ”

〔山本：“叭嘎!(压低声音)修桥的重要!你的明 白?”

〔日本兵：“哈以!”

〔膏药旗后的灯渐暗。

〔吴先生默然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拉着四弦儿。众人 扛水泥、木料等匆匆惶恐过场。

丑 儿 (感叹地)这大桥洞子要是蒙上张大纸，就着日头可 真是一个好影窗子!

**跑梁子** (惊恐地)啥时候了，你还想唱影儿?

**二林子** (招呼大桩子)哎，大桩子，当时你咋尿裤兜子了……

**大桩子** (惊恐地)你是我活爹中不?你可别说了!

**二林子** (小声地)说一声怕啥?

**大桩子** (气急败坏地压低了声音)怕啥?鬼子抓了不少人吊 打非刑地问口供——鬼子找松田都找红眼了!

**丑** **儿** 红眼了能咋的!

**跑梁子** 丑儿，小心着点吧，鬼子可毒着呢-  前两天，鬼子 在清风岭修电道，叫救国会砸死一个。鬼子找不着 人，就杀了二车户沟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七十多口子!

丑 儿 鬼子有能耐他就杀 我就不信他能把中国人都杀 光了!

**邱影匠** (害怕)我的活祖宗，你可给我小点儿声! ……丑儿、 丑儿呀，你可惹大祸了!

**丑** **儿** 爹……我我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扒皮抽筋我认!

**大桩子** 你一人当?(恶狠狠地)小丑儿，要是露了馅，我他妈

的命也保不住了!大伙儿的命都保不住了! 〔庄金贵急急忙忙跑上。

**庄金贵** 完了，完了-  太君发话了，谁要是说出松田太君的

下落，就给他二十亩水浇地! **跑梁子** 我的天，二十亩水浇地?

**二林子** 哎呀，这谁要是图稀那二十亩水浇地，上下嘴唇那么

一合，咱们老老少少可就没命了! 〔吴先生手中的弦子戛然而止。

〔众人惊恐地望着吴先生。

**吴先生** 水浇地可是好东西!多少人一辈子也买不起二十亩 水浇地啊!

**邱影匠** (害怕)这……可是……可是 ……

**吴先生** (沉声)大伙儿都记着——想保住命只有一个法儿： 谁要是上鬼子那儿露一个字，众口一词，大伙儿都证

着就是他干的!证死他!

**邱影匠** (感激地)好、好!这法儿好!

**吴先生** (仍是冷冷地)法儿是好法儿，可得好人去做!

〔日本兵在幕后厉声地叫喊：“庄保长，你的快快过来 ——山本大太君叫你!”

庄金贵 (胆战心惊地)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六神无主) 大桩子 … … 吴先生 … … 邱师傅 … … 这这 … … 唉! (战战兢兢地下)

〔警报声骤起。众人惊惧。

〔警报声里，突然隐隐约约传来疯婆子唱影儿的声 音。

丑 儿 ·哎，爹，你听……像是谁唱影儿呢。

**邱影匠** (恐惧地)影影影!你就知道影儿 … … (喃喃地安慰 自己)谁要是露出来……大伙儿就一齐……证死他 ……(转向吴先生，深打一揖)吴先生，我和丑儿给您 作揖了——谢谢您了!

**吴先生** (冷冷地，一语双关地)谢我?你先别忙——邱先生， 你知道，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邱影匠** 啊?(不由自主地后退)吴先生，您、您要 …… (咣啷

一声碰翻了水桶)

〔一声响亮，全场噤声。人们默默地注视着吴先生。 吴先生 (仰天长叹)人过留踪，雁过留影!……影儿是命，命

其实也就是个影儿!人哪能没影儿呢?白天看不着 影儿，那是影儿在脚底下；晚上看不着影儿，那是在 心里!要想没了影儿——除非先没了人!(一甩手， 将瓢里的水泼掉)

〔邱影匠吓得魂不守舍。 〔庄金贵复上。

**邱影匠** (浑身发抖)你……庄保长，你……

**庄金贵** (得意地对众人)我告诉大伙儿一个好信儿——山本 老太君说了--—唱影儿!

众 人(不解)唱影儿?

**吴先生** (疑惑地)唱影儿?鬼子不找松田了?就这么的了?

**庄金贵** 就是!这个新来的山本老太君可不像松田，仁义 ——他可喜欢咱们的影儿了，他说日本和满洲是亲 善的。他还说了，让咱们快点儿干，咋的冬子月初三 也得完工。到时候大桥一通，叫十里八村的乡亲都 来，山本老太君请咱连唱三天大影儿!

**跑梁子** 唱影儿——还是山本老太君仁义!

**庄金贵** 就是!山本太君说了，日满是同根同宗，他说咱们的 皮影是啥……大大的艺术!邱师傅，到时候你就好 好地露露脸吧!

**邱影匠** (惊魂未定)啊啊，那是该当的……

**吴先生** 是该露露脸了——这桥要修好了，关内的鬼子打仗 就阳棒了，还不得让你好好唱唱影儿!

**邱影匠** 这桥……是鬼子打仗用的?

**吴先生** 打咱中国人用的!

**丑** **儿** 那咱还还还给鬼子……修桥?

**吴先生** 那就看咱们有心没心了! 〔众人默默地看着吴先生。

庄金贵 (从兜里掏出一包香烟，分给众人)不说这个，不说这 个!(得意地)山本老太君还给我吃了半盒罐头，菠 萝蜜的，那真叫甜!看，这是山本大太君赏的洋烟， 大伙儿尝尝!

**二林子** (接过烟，嗅嗅)这洋烟是他妈的香!就是不赶咱那 蛤蟆杆子有劲!

**跑梁子** (接香烟)啥叫罐头啊?

**庄金贵** (愈加得意)洋铁盒的，(比划)这么大!里边连汤带 水，拿刀捅开就能吃……

〔众人接香烟。丑儿不接，还一把打掉二林子的烟。

丑 儿 (对二林子)啥烟你都抽? **庄金贵** 你个王八犊子小丑儿 ……

〔膏药旗后响起日本兵的嗥叫：“什么的干活?” 〔膏药旗后灯儿回答：“送饭的!”

〔日本兵翻检了一气。灯儿挎篮子上。

灯 儿 大伙儿歇歇吧，吃饭了!开水在那边的锅里!

〔众人立即围上灯儿，从篮子里抢菜团子和橡子面窝 头。灯儿拉了丑儿一把，从自己怀里掏出个布包递

给他。 灯 儿 给你!

丑 儿 (打开一看，惊喜万分)呀——苞米饼子! 灯 儿 (使眼色)你递给我爹一个!

丑 儿 哎——(递给吴先生)大爷，给您!

**吴先生** (接过饼子，嗅嗅)大桩子-  给你!

**大桩子** (赌气地看着灯儿和丑儿) ……爹，你吃吧……我不

要 !

**吴先生** 拿着!

**二林子** 大桩子，你老丈人给你，你就拿着呗!

〔大桩子接过饼子，尴尬地看着众人。众人嘲弄地笑 笑 。

**大桩子** (突然生气地冲向灯儿)你!

**灯** **儿** 咋的，你想管我?哼，还早点儿!我是你啥人? **大桩子** 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媳妇!

**灯** **儿** 影儿上说得好：“花出去的金银穿烂的布，娶到炕上

才是自个儿媳妇。”-  我上你家的炕了吗?

**吴先生** 灯儿!你还让我操心!

〔众人哄的笑了，四下散开 吃饭去了。 〔庄金贵也一气之下下场。

〔邱影匠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徘徊不定，最后只得躲 到一旁吃饭去了。

〔灯儿看看吴先生，悄悄拉拉丑儿，二人远远地走到 一块大石头前，坐下吃饭。

〔大桩子呆呆地站了一会儿，赌气想走，想想，又醋意

地溜到灯儿和丑儿吃饭的大石头后面。 灯 儿 唉，这桥修得窝囊!

丑 儿 就是!就欠来来来场大水把这这这桥冲喽! 灯 儿 (叹口气)这时候，哪来的大水啊 ……

丑 儿 (偷偷地看着灯儿) ……灯儿姐，你你你可真好看



灯 儿 你 说 啥 ?

丑 儿 我我是说你真好……不是你，鬼子就把金漆影人子 都烧了!

灯 儿 你个小丑儿……你才好呢!

丑 儿 (想撸灯儿的脑袋，一想不对，不好意思地收回了手) 嘿嘿，我我我好啥。

灯 儿 ……哎，丑儿，你这么小个人，咋有那么大的杀人胆 呢?

丑 儿 我也不知当时哪来的那股劲……灯儿姐，我就觉得 那不是杀人，杀的是牲口!

灯 儿 哎，丑儿，我和你说句话，你，你可不兴笑话我! 丑 儿 你说吧!

灯 儿 那天，你看见了我的身子…… 丑 儿 灯儿姐，我可不是故意的……

灯 儿 可你是第一个看见我身子的男人……我……我嫁给 你，你敢娶我不?

丑 儿 (大喜过望)我……你……灯儿姐，真的?

灯 儿 (深情地看着丑儿)我老早就想，我要嫁人，就嫁一个 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就像影儿里的薛仁贵那样

……天不怕、地不怕，护着我、疼着我……给我报仇! 丑 儿 (激动)灯儿姐! ……报仇?

灯 儿 对，报仇——丑儿，我要叫你再杀个人你还敢不?

〔石头后的大桩子恼羞成怒，想跳出来又不敢。 丑 儿 (嬉笑)真的假的?

灯 儿 (咬牙切齿)真的!你敢不敢了?

丑 儿 敢!可你你你得告诉我杀啥人，还得看他该杀不该 杀!

灯 儿 他坏透腔了——他毁了我一家!

丑 儿 (认真)谁?

灯 儿 我们吴家的两代血仇——震东川!

丑 儿 哦，早就听说震东川的影儿是一绝。他咋和你们家 有仇?

灯 儿 (悲愤地)说起来，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妈是万 家汤锅的老闺女……震东川弄瞎了我爹的眼睛，逼 我妈跳了河……

丑 儿 灯儿姐，你慢慢说……走，喝点儿水去……(和灯儿 下)

**大桩子** (愣愣地呢喃)……震东川弄瞎了吴先生的眼睛? (急忙走到吴先生跟前，想要说些什么)

〔突然间响起火车急促的汽笛声，夹杂着日本兵的 跑步和吹哨声。

〔膏药旗后出现日本兵吼叫着的身影。

〔众人忙干活。邱影匠扛着麻包慢慢走到膏药旗跟 前，因动作慢，被日本兵一脚踢到吴先生面前。

〔邱影匠爬起来一看是吴先生，害怕。 **吴先生** 命中注定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啊!

**邱影匠** 吴先生，早年唱过影儿? **吴先生** 这您比我清楚!

**邱影匠** 吴先生，影儿上有句老词——“火盆烧去烂麻鞋，冤 家宜解不宜结”……您高抬抬手……

吴先生 我如今是五尺高的一个瞎子，手还能抬多高?影儿 上不是也有句词吗——“只盼着大风吹去满天云，可 依然是电如蛟龙雨如盆哪!"

**邱影匠** (心一横)老西红，我就是震东川!有道是父债子还、 一替一报!当年，是我害了你，可是你先抢了我的翠

儿!今天丑儿惹下了塌天大祸，可他是为了救你闺 女灯儿!

〔吴先生不理不睬 ……

邱影匠 我知道，二十年也嚼不碎一个恨字 …… 自打那天起， 我上关里了，也没再打震东川的旗号，连我儿子也不 知道谁是震东川!

**吴先生** 可二十年了——我老西红不能再摸影卷，再唱一 口 影儿了啊!

**邱影匠** 要怪，就都怪咱们那时候年轻，唱影儿的心气太盛。

**吴先生** (冷漠地)不是影儿的事。影匠不常说吗——不怕耍 影儿耍叉，就怕没亮儿抓瞎!(指心口窝)耍影儿得

黑下耍，可这里不能没亮! **邱影匠** 唉，是我作孽了……

**吴先生** 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

**邱影匠** (喃喃地)不可活，不可活……我也不想活了!(猛地 扛起麻包走下)

〔吴先生无语。大桩子蹲在暗影里，听着二人的对 话，似乎有些明白。

**大桩子** (自语，突然蹦起来)老西红……邱影匠……邱影匠 就是震东川?

〔庄金贵背水泥上。

**庄金贵** 大桩子，你妈拉个巴子是个傻狍子!你非得让我把

话说明了咋的——你得看紧点儿你媳妇! **大桩子** 我这不是看着他们俩呢嘛!

**庄金贵** (气急败坏)你看着谁呢?——你是看影儿呢吧!

**大桩子** (得意地)爹，没事——小丑儿磕磕巴巴地蹦哒不了 ——他小命儿在咱手心呢，是他杀了松田，只要……

**庄金贵** 灯儿是你媳妇，你别胡说!再说，大伙儿一齐证你， 谁也好不了!

**大桩子** 我就是不说，他俩也成不了——吴先生和邱影匠就

是他俩过不去的坎! **庄金贵** 坎 ?

**大桩子** 爹，你知道不?邱影匠就是震东川! **庄金贵** (不解)啥震东川?

**大桩子** 震东川就是二十年前弄瞎吴先生双眼的邱影匠——

吴先生的血海仇人! **庄金贵** 吴先生的血海仇人?

**大桩子** 他还把吴先生的媳妇逼跳了河! **庄金贵** ……那丑儿还救灯儿?

**大桩子** 丑儿和灯儿都还不知道这一层! **庄金贵** 不知道?

〔灯儿和丑儿上。

丑 儿 灯儿姐，那你你你妈后来呢?

灯 儿 我也不知道……我妈投河叫人救了，没死了，后来就 没信儿了 …… (哭)

丑 儿 灯儿姐，别哭……

灯 儿 丑儿，我是觉得你亲哪，我说说心里痛快……

丑 儿 (咬牙切齿)灯儿姐……你你记着——就冲你从松田 鬼子手里给我抢影箱子，我要是找着震东川，我一定

杀了他，给你妈报仇，给你报仇!

灯 儿 (激动万分)小丑儿……你娶了我吧! 丑 儿 灯儿——我娶你!

〔灯儿抱住丑儿。

**大桩子** (气冲冲走过来，羞恼地给丑儿一耳光)丑儿!你他

妈的还要脸不要脸?

丑 儿 (捂着脸)我我我咋的了?

大桩子 你咋的了?我整死你!你还有脸问我?

灯 儿 (把丑儿挡在身后，对大桩子)没丑儿的事，是我稀罕 他 !

**大桩子** 你 !

灯 儿 (深情地)我长这么大，就我爹亲我疼我护着我，可大 伙儿都看着了———那天晚上要不是丑儿，我就…… 现在我把话挑明了——从那天晚上起，丑儿就是我 ……我……(决然地)我亲兄弟了!

丑 儿 灯儿姐……

大桩子 (无奈)灯儿……(对邱影匠)邱师傅，你都看着了 ……我啥也不说了!

**吴先生** (突然插话)灯儿!你的命贱，可不敢认那样的金贵

兄弟——别让人沾了你的晦气! 灯 儿 (吃惊地)爹，你 … …

丑 儿 吴先生，你你这是……

**吴先生** (决然地)我这是为灯儿好!

**邱影匠** (突然发火)丑儿，你不要脸还不要命了? 丑 儿 爹，你你你不知道!

**邱影匠** 我不知道?我啥不知道?

丑 儿 爹，我灯儿姐的命太苦了!

**邱影匠** (有些心虚)她苦……苦 ……

丑 儿 爹，灯儿她她她爹原来就是大凌河川有名的影匠老 西红!二十年前，他……

**邱影匠** (大声地制止)丑儿，你别瞎咧咧! **吴先生** 就是，我就是二十年前的老西红!

〔跑梁子、二林子等都围了上来。

丑 儿 爹，灯儿姐命苦也不是啥丢人的事!

**跑梁子** 吴先生就是大凌河川赫赫有名的老西红? **丑** **儿** 就就就是!

**二林子** 老西红?我听我爹说过，老西红是能震碎窗户纸的 金嗓子。(冲吴先生)吴先生，我咋从来没听你唱过 影儿呢?

**丑** **儿** 吴先生他……

**邱影匠** (急忙制止)丑儿!

**吴先生** 二十年前我被人在灯油里下了磷火药，火烧了影棚， 急火攻心，我倒了嗓，又血蒙了眼!

**庄金贵** (明知故问)谁那么损?啊，谁下的药啊?

**丑** **儿** 震东川! **众** **人** 震东川?

**庄金贵** (故意地)那谁是震东川啊?

**邱影匠** (有些害怕)吴先生，吴先生……

**丑** **儿** 我我我也不知道!不过，只要那个震东川还有口气，

我就能找着他——给灯儿报仇! 灯 儿 丑儿 …… (泣不成声)

**邱影匠** (心惊胆战地)丑儿……人家吴先生和灯儿的事…… 有大桩子管着，用你?

丑 儿 爹，影儿上不是常说——大路不平众人踩，千斤的梁 柁我我我一人抗!

**邱影匠** (心慌)那，那，那你想咋着?

**庄金贵** (别有用心地)是啊，你想咋着呢?

**丑** **儿** 爹，灯儿姐，你你你们听着，上有天、下有地，我丑儿 这辈子要是找不着震东川就拉倒了，要是找着了震

东川，我我我就一刀一刀碎剐了这个牲口! 邱影匠 (大惊失色)你—

〔膏药旗后响起日本兵催劳工干活的尖利哨声。

〔 灯 渐 暗 。

**第** **三** **幕**

〔三个月后的一个黄昏。 〔景同二幕。

*〔虬龙般的大树上落尽了叶子，枝条上霜雪斑斑。*

〔树下席片搭的窝棚破烂不堪。窝棚上有个简陋的 纸窗户。

〔纸窗后透出山本的影子。

〔山本：“哈哈!庄金贵、庄保长!”

〔庄金贵出现在纸窗后：“有，山本太君。” 〔山本：“……大桥很快地能完工?”

〔庄金贵：“能，能!准保很快地完工! ……太君，再 过个十天半月，等洋灰硬梆了，把支着桥面子的木头 楞一拆，您就赌等着跑火车吧 …… "

〔山本：“大大的好! ……这个……为了庆祝大桥完 工，那天皇军要看你们演皮影……这个，告诉周围的 百姓，到时候都来看皮影——皇军大大有赏!”

〔灯渐亮。

〔吴先生抚摸着弦子枯坐在大树下。 庄金贵上。

**庄金贵** 吴先生……亲家，有些话我不得不说了……灯儿姑

娘就听你的，你得说说她……不管咋的，灯儿姑娘是 我庄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可她和小丑儿勾勾搭搭 ……到时候她要是和小丑儿出点儿什么事儿，那你 我的老脸可算就丢尽了啊!

〔吴先生沉默不语 ……

**庄金贵** (着急)亲家，你得有个话啊!

**吴先生** (沉重地摇摇头) ……你当我愿意?儿大不由爷啊! **庄金贵** (急)那你 …… (心一横)亲家，我知道大桩子有点儿

老实，我也知道是小丑儿救了灯儿姑娘。可影儿上 说，老实是传家的法宝，豪横是惹祸的根苗。小丑儿 打死了松田太君，差点要了咱大伙儿的命!要不是 山本太君心眼好，咱们过不了这鬼门关!

**吴先生** 过关没过关，瞎子看不见——眼前一片黑，谁知道是 在鬼门关这边，还是在关那边呢?

**庄金贵** (阴险地)亲家，你可别忘了你的眼睛是怎么瞎的! **吴先生** (不为所动)是命里该然啊!

**庄金贵** 二十年前的血仇就这么烟消云散了? **吴先生** 依你呢?

**庄金贵** 亲家，只要你点一下头，二十亩水浇地就是你的了!

二十年前的血仇也就算报了! **吴先生** 你是让我借日本人的刀杀人?

**庄金贵** 亲家，是报仇——你比明眼人还明白!

**吴先生** 不错，邱影匠是我老西红的血海仇人，可日本人是咱 们大凌河川所有人的仇人——咱们……咱们还帮着 仇人修桥呢!

**庄金贵** 不修中吗?那不是咱能管的事儿!亲家，还是说你

那血仇报不报吧!

**吴先生** 报仇?你听好了——-小丑儿救的是我闺女——也是 你儿媳妇!

庄金贵 亲家……吴先生，话我可是就说到这了，二十亩一攥 就流油的水浇地，二十年前不共戴天的血仇……还 有，咱们可还欠着皇军的一条人命呢——你慢慢琢 磨吧!不过，可有一宗你说对了：灯儿姑娘虽说是你 女儿，可也是我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我不能让别人勾 搭走了她!(恨恨地下)

〔灯儿和丑儿上。丑儿挑着劈柴。

丑 儿 灯儿姐，这桥要是老也修不完多好啊!

灯 儿 你这是啥话?小日本鬼子的罪你没受够?

丑 儿 (看看远处的吴先生)不是，你看你爹对我，像黑眼疯 似的!等桥修好了，你爹还不得让大桩子把你领走 了!

灯 儿 是呢，我也觉得我爹有点儿不对劲——照理说，我爹 是个血性人，他原先是相中了大桩子的老实厚道 ……可从那天晚上起，他半拉眼珠子也看不上大桩 子啊!

丑 儿 那他为啥生别着不让你和我好呢? 灯 儿 我也觉着有点儿怪事儿!

丑 儿 哎，灯儿姐，你你你说啊，这怪事可多了——这桥就 要修好了，鬼子倒把咱看得越来越紧，连撒泡尿都不 让远走。这满工地也就是一个老疯婆子想上哪儿就 上哪儿!

灯 儿 许是防备着救国会?大桩子他爹说，前几天救国会 偷着下了清风岭，去五家店看影儿，就手又打死了好 几个鬼子。鬼子都疯了!

丑儿(看看左右没人)救国会才叫中国人呢!可咱们还给 他们修桥——一比，咱们是王八犊子!

灯 儿 修桥?(压低声音)我爹说……修鬼子的奈河桥吧!

丑 儿 奈河桥?你爹…… 〔大桩子急急跟上。

**大桩子** 你个小干巴丑儿——你要再和我媳妇打连连，我整

死你! 灯 儿 我愿意。

丑 儿 我我我也愿意!

**大桩子** (气急败坏)你，你们……(想想)灯儿，你过来，我有 话说!

灯 儿 有话快点儿说!丑儿，把劈柴放大灶坑那儿。 〔丑儿挑劈柴下。

**大桩子** (拉过灯儿)灯儿，你到底想咋的? 灯 儿 没想咋的。

**大桩子** 这大桥就修完了，你到底跟我回家还是跟……小丑 儿走?

灯 儿 (生气欲走)你要是就问这个我走了!

大桩子 (一不做，二不休)得，灯儿，你想跟谁就跟谁吧!不 过，我可告诉你——邱影匠就是二十年前害你爹的 震东川!

灯 儿 (一惊)什么?(旋即笑了)你就扒瞎吧——你真没个 爷们儿气!

**大桩子** 我扒瞎?不信你过去问问你爹!

灯 儿 问我爹，(将信将疑)邱影匠……是震东川? **大桩子** (得意地)去呀，你过去问问去啊!

灯 儿 (沉重地走向远处的吴先生)爹，爹——丑儿他爹就

是……震东川?

〔吴先生一动不动。

灯 儿 爹，你说话呀!

**吴先生** (长叹一声，点点头，弦子轻轻响起)唉——灯儿，你 的命咋这么不好啊!

灯 儿 (如雷击一般，喃喃地)老天爷呀，老天爷……你咋不 睁眼睛啊……

**大桩子** (拉过灯儿)这下你信了吧?……我早就看那小丑儿 他们不地道!

灯 儿 (气愤已极)你、你，你给我滚远远的!(喊)我告诉 你，大桩子，我就是跳大凌河喂王八，也不跟你走 ——我看着你恶心!

**大桩子** (恼羞成怒)灯儿，我就要你说句痛快话——你还是 不是我媳妇?

灯 儿 (愤然)是你媳妇?松田鬼子欺负我的时候，你是我 爷们儿吗?

**大桩子** 好，我也把话挑明了 —你要是我媳妇，我就啥话不 说，还要好生谢谢丑儿救你；你要不是我媳妇，我、我

……我就找山本太君去领那二十亩水浇地的赏! 灯 儿 (震惊)你、你、你……

大桩子 (得意地)灯儿，就在你了——你要说个不字，我现在 就去!(故意欲走)

灯 儿 别别 … … (愣怔好久，突然软了下来，拉住大桩子) ……大桩子，我求你，我、我，我是……你媳妇，我跟 你走!

〔吴先生手里的弦子訇然一响。 **吴先生** 灯儿啊 ……

**大桩子** (得意地)哎——灯儿，这就对了 …… 〔灯儿捂脸跑下。大桩子追下。

〔幕后响起了敲锣声，随即又响起了警报声。

〔幕后传来邱影匠声：“太君，别开枪别开枪啊，她是 疯子 …… "

〔突然，幕后响起一阵急促的机枪声。吴先生霍地站 起。众人拥向河边渡口。

〔邱影匠抱疯婆子从渡口上。跑梁子和二林子跟上。 **邱影匠** 哎呀，今儿个这是咋的了?平常这个疯婆子上哪儿

鬼子也不挡，可刚才差点儿让鬼子给打死! 疯婆子 (声音微弱地) ……哎呀呀!( 唱 )

小哥哥他在灯前展读影卷， 我上前为小哥哥把衣裳添； 怕只怕 ……

〔吴先生摸索着欲过来。

**邱影匠** (向幕后)丑儿——你给她整点儿火烤烤衣裳。 〔 丑 儿 上 。

丑 儿 哎——(扶住疯婆子)

**邱影匠** (看看自己衣服)哎呀我的妈呀，这前大襟让枪子儿 造个窟窿!

**丑** **儿** 哎呀，她咋还带了一把刻影人子的刀啊? **疯婆子** 给我，我留着它挖震东川的眼睛!

**邱影匠** (大惊)你!你 …… (吓得一步步退后) **丑** **儿**(奇怪)你要挖震东川的眼睛?

**吴先生** (也闻声摸索着走向疯婆子)你你……你是谁? **疯婆子** 可恨哪---—可叹!(唱)

可叹我那夫君遭毒手，

可恨那贼人忒下流； 一江流水洗不尽，

洗不尽我那血海仇 ……

**吴先生** (手里的弦子乱响，摸索)你、你，你是……是翠儿? **疯婆子** ……嘻嘻，我是翠儿……你是谁呀?

**吴先生** 我，我是，我是……(弦子怆然响起，唱)众儿郎啊，

人上雕鞍箭上弦 …… **疯婆子** (平静下来)你是 ……

**吴先生** (声音颤抖着) ……翠儿……翠儿! 丑 儿(对邱影匠)爹，他们这是……

**邱影匠** (推着丑儿)快走快走吧 …… 吴先生 (冷冷地)她就是灯儿她妈。

丑 儿 (吃惊)什么,她是灯儿她妈?(疑惑地) ……灯儿她 妈?

〔邱影匠战战兢兢地躲到一旁。 〔吴先生抖抖地扶疯婆子坐下。

疯婆子 (唱)小哥哥你冲锋陷阵好威风， 奴家我又是喜爱又心疼。 但愿你高奏凯歌回故里，

我亲手为你斟满女儿红 …… **吴先生** (摇晃着疯婆子)翠儿、翠儿 …… **疯婆子** (唱)小哥哥你 ……

**吴先生** (急)翠儿 …… (突然想起，唱) 你看我早已白发苍苍，

你看我早已泪流两行。

多少年我盼你望穿双眼，

多少年我寻你寸断肝肠 ……

**疯婆子** 老西红?

**吴先生** 翠儿，我是老西红啊……我那苦命的翠儿呀……咱

们咋在这么一个地方见着了 …… **疯婆子** (似乎想起了什么,唱)

怕只怕……恶贼寇他设下了鸿门 宴，

将俺君臣围困在金沙滩 …… (突然起身)俺去也!

**吴先生** (摸索着)翠儿 ……

**疯婆子** (躲着吴先生)嘻嘻……俺去也 …… (跑下)

〔 众 人 追 。

〔幕后响起了拉枪栓的声音和日本兵的大喊大叫。

〔日本兵幕后声：“站住!统统的等着后天看皮影儿 ……站住!"

**吴先生** 拉住她!翠儿、翠儿—一 〔一阵急骤的枪响。

〔幕后传来疯婆子的惨叫和众人的惊呼。 **吴先生** (突然一个踉跄，悲愤难抑地)翠儿—— **众** **人** 翠儿——

**吴先生** (突然摸索着拉过棍子)你们明眼人看看吧——鬼子 连个疯子都不放过!鬼子这是……这是 …… (决然 地)走!咱们叫着灯儿一起走，快点儿离开这儿!

〔庄金贵突然走上，横在众人面前。

**庄金贵** 别走哇，你们一走，山本太君管我要人我找谁去啊? **吴先生** (愤怒)你!(晕倒)

〔 静 场 。

〔 灯 渐 暗 。

**第** **四** **幕**

〔景同前幕。第二日。 〔黑云密布，北风怒号。

〔吴先生仰头疯狂地拉着急骤而悲愤的曲子。众人 围着吴先生。

众 人 吴先生……吴先生…… 灯 儿 (哭叫)爹——

**吴先生** (缓缓地出一口气，摇摇头)我没事，大伙儿都散了吧

……散了吧!

〔众人缓缓散去。

〔灯儿走了几步，又不放心地回头看着吴先生。

〔丑儿过来拉灯儿。灯儿惊恐地甩开丑儿的手。 丑 儿 灯儿，你咋了?

灯 儿 (痛苦地摇摇头)我、我…… (哭泣) 丑 儿 灯儿，灯儿……

灯 儿 丑儿!(看看场上只有远处的吴先生，突然扑到丑儿

的怀里，疯狂地亲丑儿) 丑 儿 (不知所措)灯儿 ……

灯儿(突然变脸， 一 把推开丑儿，跺着脚喊)你走!你走 ——我，我是大桩子明媒正娶的媳妇……你别再缠

着我!

丑 儿 (懵懂)你，你……灯儿，你这到底是咋的了? 灯 儿 (哭)你别问!

丑 儿 (坚决地)不行，我就问——你咋的了?是不是大桩 子欺负你了?我找他算账去!

灯儿(惊恐地)别别 …… (决然地一抹眼泪)小丑儿，你听 好了——我是大桩子的媳妇……生是人家的人，死 是人家的鬼……你和我，这辈子别想了!

, 丑 儿 灯儿!咱俩不是说好了吗，离开这儿，找着震东川， 报了仇，咱俩就成家，也不要房子不要地，就搭一个 皮影班子……我唱，你也唱，你当大凌河川的第一个 女影匠!

灯 儿 (控制不住)丑儿别说了……咱俩……下辈子吧 …… 丑 儿 (五内俱焚)不行，你得告诉我为啥!

灯 儿 (再次扑到丑儿怀里，仰起脸)丑儿，你别问了…… 丑 儿 灯儿，你告诉我—

灯 儿(紧紧抱着丑儿)丑儿、我的好丑儿…… (突然，坚定 起来)丑儿，走，今儿个你要是男人，就天当被子地当 炕，现在就入洞房……我要把我这干净身子给你!

丑 儿(一惊)灯儿，你……

灯 儿 丑儿，丑儿，我的丑儿啊!今儿个，我还是我自己，明 儿个，我就是大桩子的媳妇了……

丑 儿 灯儿 —

灯 儿 丑儿-—让我真正地当一回你媳妇吧!(和丑儿拥 抱着下)

〔庄金贵上，走到吴先生跟前。

**庄金贵** 吴先生，你给我一句痛快话——灯儿还是不是我的

儿媳妇?

**吴先生** 是又如何?不是又怎样?

**庄金贵** 是，我就不能让她掉进火坑；不是，咱就大路朝天各 走半边!

**吴先生** (有所警觉)依你呢?

**庄金贵** 让大桩子立马就带灯儿走，一刻也别耽搁!

**吴先生** 一 刻也别耽搁?(故意地)那 … … 鬼子说让咱都走 了?

**庄金贵** (脱口而出)都走?皇军都……得、得，你就说句痛快 话吧!

**吴先生** (一愣，站起，随即平静下来)这，你去问灯儿吧—— 儿大不由爷啊!

**庄金贵** (气急败坏)好，好，好，你就等着明天唱影儿吧!(气 哼哼下)

〔突然狂风大作，天地变色。 〔灯儿上。丑儿追上。

丑 儿 灯儿——灯儿-~-(喊)你听着，我要娶你! 灯 儿 (痛苦地)娶我?我，我是庄家的媳妇!

丑 儿 你，你可是我媳妇了!

灯 儿 丑儿，你别逼我……就算是我……走一嫁又一嫁了! 丑 儿 (下定决心)灯儿，咱走，远走高飞，走得远远的!

**吴先生** (从远处接话)咱……走不了了，老鬼子——好歹毒 啊!

丑 儿 老鬼子……歹毒?

**吴先生** (悲愤欲绝地)庄保长露出话了，翠儿的死，也告诉咱 了——日本鬼子不能放过咱!

丑 儿 (大惊)不能放过咱?你你你是说鬼子 ……

**吴先生** 后儿个大桥完工这影儿，唱的是倒头丧影儿啊! 〔幕后日本兵喊：“风的来了，注意防火!”

〔幕后庄金贵喊：“风太大，太君让大伙儿小心点儿 火!"

〔邱影匠上。

**邱影匠** 丑儿，咋的了?

丑 儿 鬼子让咱后儿个唱影儿庆祝大桥完工，是圈咱们哪! **邱影匠** (大惊)啊?……(醒悟)后儿个这影儿，咱不能唱了!

**吴先生** 唱是死，不唱也是死!你们明眼人看看吧 …… **众** **人** 哎呀，要把我们连窝端!那可咋整?

**大桩子** (惊恐地掐住丑儿脖子)你个王八犊子——二车户沟 那七十多个鬼魂缠上咱们了——丑儿，就是他妈的 你惹的祸!

丑 儿 (一怔)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去找山本说去，要杀杀

我我我一个，没大伙儿的事! 灯 儿 丑儿!

丑 儿 大桩子，你不去我我我自己去!

**吴先生** 没用，没用!鬼子的歹毒可不是就因为丢了一个松

田!

众 人 那……那咱们快想法跑吧! 〔静场。

〔突然，丑儿拉起灯儿。

丑 儿 走!灯儿，咱们大伙儿一起跑——跑不了咱们就死 在一块儿!

灯 儿 (看看丑儿，又看看邱影匠和吴先生，迟疑地)跑? ……咱们一起跑?

**大桩子** (怒向丑儿)敢?你丑儿带我媳妇跑?

丑 儿 你媳妇?大不了是一个死- 死我也和灯儿死一块 儿!

**大桩子** (得意地指着灯儿)你问问她，是谁媳妇? 灯 儿 (凄然地)我……是 … …

**大桩子** 灯儿，你快说——是谁的媳妇?

灯 儿 (心一横)反正是个死了——(喊)我是丑儿的媳妇! **大桩子** (绝望地)灯儿 (突然上前抓住丑儿衣领)我告诉

你，你爹就是害吴先生的震东川! **丑** **儿** 什么?

**大桩子** 你别装气迷，你爹就是害了吴先生的震东川! **丑** **儿** (冲向大桩子)你你你放屁!

**大桩子** (傲慢地)小丑儿，你问你爹去!

**丑** **儿** (对邱影匠)爹，大桩子他他他……

〔邱影匠木然 …… **丑** **儿** 爹，你倒是说话呀!

**吴先生** (决然地)丑儿，大桩子没说错。 **丑** **儿** 爹……你 … …

**邱影匠** 是，(平静地)我就是二十年前的震东川。

**丑** **儿** (绝望地)爹——你你你 …… (疯了一般地掏出疯婆 子留下的那把刻影人子刀，冲向邱影匠，又冲向大桩 子，最后猛地把刀刺向自己大腿)

灯 儿 (哭叫着扑上去)丑儿啊! 〔大桩子吓得连连退后。

**丑** **儿** 爹，你让我，我，我怎么做人啊——

**邱影匠** (苦笑)哈哈，做人?做人难啊……影儿影儿啊— 我这就把那金漆影人子烧了!都是影儿惹的祸-  今生今世，我再也不唱影儿了!

**吴先生** 不关影儿的事!

**邱影匠** 不关影儿的事儿?(沉重地摇摇头)不唱了……我再

不唱了…… 〔 静 场 。

〔幕后响起了庄金贵的喊声：“大桩子!大桩子—— ”

〔跑梁子、二林子上。

**跑梁子** 大桩子，庄保长找你呢! **大桩子** 找我干啥?

**二林子** 我知道干啥!邱师傅，明天就看你的手艺了!(又对 大桩子)去不去?

**大桩子** 哎，哎，就去就去!(下)

**跑梁子** (从怀里拿出一个小铁盒)鬼子让我们在河那沿卸火 车，好家伙，还他妈的有罐头!我和二林子就偷了一

盒，撬开一尝，我的妈呀，这罐头啥味儿啊! 丑 儿 ( 接过铁盒)这是罐头吗?

吴先生 (仔细嗅嗅，大喜过望)好!灯儿，你给我好好拿着



灯 儿 (接过一闻)啊-—黄……好，天意啊……小鬼子，我 让你修大桥!(仔细地把铁盒揣进怀里)

**吴先生** 老天爷啊——我看见你了!

跑梁子 你们说的啥呀?我咋听不明白呢?

灯 儿 跑梁子大叔，小鬼子想用唱影儿圈咱们! **二林子** (一惊)啊——

**跑梁子** — —小日本鬼子! **二林子** 吴先生，咱反了吧!

**跑梁子** 是啊，咱们跑，跑不了咱就反! 丑 儿 对，反了，大不了是个死!

**吴先生** (沉痛地摇摇头，手中的弦子一阵乱响)可叹是羊入 狼群，手无寸铁啊!

**跑梁子** 那就这么等死?

**吴先生** (斩钉截铁地)不!咱们后儿个就唱一场惊天动地的 大影儿!——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幕后日本兵声：“注意防火!” 〔邱影匠突然跪在吴先生面前。

丑 儿 (惊异)爹——

邱影匠 吴先生，我给你跪下了——二十年前，我因为唱影儿 害了你们一家，今天的祸又是丑儿惹下的——我听 凭你发落!

**吴先生** (长叹一声)唉……邱先生，起来吧。 **邱影匠** 天道轮回——是老天报应我啊!

**吴先生** 天道就是人道……唉，影儿啊影儿，真是人走到哪 儿，影儿就追到哪儿呀!

邱影匠 吴先生，你发话吧!——是你把我和丑儿交到山本 那儿呢，还是我们自己去———我们爷儿俩不能连累 大伙儿!

吴先生 (沉思良久)邱先生，你真以为把你们爷儿俩交出去， 鬼子就能放过咱们?……唉!人活一世，地长一尺 —-二十年小草成大梁啊……邱先生，前辈儿说的 好：不是人耍影儿，是命在耍人哪——事到如今，当 年老西红和震东川的恩恩怨怨也就是没耍好的一场 影儿啊!

邱影匠 (哽噎)吴先生——二十年前的那场对台影儿是我输 了!这一辈子影儿我是白耍了!我，我邱影匠再也 不耍影儿了!下辈子也不耍影儿了 ……影儿影儿

啊!

**吴先生** 别，邱先生。咱们给人家唱了一辈子影儿，临了临

了，咋的也得唱一场惊天的大影儿送送自个儿啊! **邱影匠** 你是说——后儿个还唱影儿?

**吴先生** (斩钉截铁地)唱! **邱影匠** ……真唱?

**吴先生** 唱。(思索)……咱给自己唱，给清风岭的救国会唱， 给死在鬼子手的乡亲们唱!

灯 儿

丑 儿 (悲壮地)唱!

吴先生 影儿上唱的好：只要能破了贼寇的连环阵，俺宁愿做 一个英雄鬼!

丑 儿 对!

**邱影匠** 谁承想，这大桥成了咱们老少爷们的奈河桥啊! 丑 儿 奈河桥就奈河桥，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好好汉!

灯 儿 (想想，毅然决然地)丑儿，反正也是个死，有你做伴， 我也不枉奈河桥上走一回!

丑 儿 灯儿姐—

〔幕后警报又响。

**邱影匠** ……可惜呀，咱临死还给鬼子修了一座运粮饷的大 桥!

**吴先生** ……震东川，你当年是怎么烧的我的影棚子? **邱影匠** 老西红，你、你……

**吴先生** (意味深长地)丑儿，你不是说，这大桥洞子要是蒙上

纸，可是没比的大影窗子吗? **邱影匠** (醒悟)你是说 ……

〔幕后日本兵又喊。众人下。

〔庄金贵上，堵住欲下场的丑儿。 庄金贵 丑儿，别走，我和你说个事!

丑 儿 啥 啥 啥 事 ?

庄金贵 日本人怕是真的饶不过咱们了! 丑 儿 我不怕——大不了是个死!

庄金贵 (阴险地)那你想不想让灯儿活命? 丑 儿 (一愣)咋咋咋的了?

庄金贵 我知道你喜欢灯儿，灯儿也喜欢你…… 丑 儿(警觉)你你你想咋的?

庄金贵 得!我实话实说了吧—-山本太君答应我和大桩子 带灯儿走了!

丑 儿 你你你告诉松田的事了? 庄金贵 我，我没有!

丑 儿 你你你——说了!

庄金贵 得，就算我说了能咋的——反正大伙儿也都跑不了 了—--就是不死，也得进人圈!

丑 儿 (大怒，抓住庄金贵)我我我杀了你! 庄金贵 你要杀了我，灯儿也就跑不了了!

丑 儿 你你你……是条狗!

庄金贵 都这时候了，狗就狗吧——活狗总比死人强!

丑 儿 你你你这个老狗!(泄气)……你说吧，你想干啥?

庄金贵 你劝劝灯儿，就说你和吴先生带她一起跑——她信 你 的 。

丑 儿 我我我不干!

庄金贵 那你就眼看着灯儿和大伙儿一起叫日本人突突了? 丑 儿 你你你 ……

庄金贵 丑儿，你是个明白人……你去和灯儿说，就说你和吴

先生在渡船上等她!

〔吴先生一直静静地听着二人的争吵，此刻摸索着走 过 来 。

**吴先生** 庄金贵，你欺人太甚!

**庄金贵** (冷笑)哟，是亲家……其实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儿 ……当年翠儿撇了震东川，跟了你老西红；今天，我 说啥也不能让灯儿跟她妈似的——撇了大桩子，跟

丑儿跑了! **吴先生** 你、你!

**庄金贵** 再说，亲家，我这也是为灯儿好啊。 **吴先生** 为灯儿好?你是为了你自己好!

**庄金贵** 我儿媳妇也罢，你闺女也罢，我这可是想救灯儿一条 命!亲家，你不想为了你的仇家把灯儿也搭进去吧?

**吴先生** 我的仇家?日本人才是我的仇家!

**庄金贵** 可咱们的小命儿都在日本人手心里捏着呢! ……丑 儿，我还问你——你想不想让灯儿活命?

丑 儿 (一跺脚)我我我和灯儿说去! **庄金贵** 你这就对了!

〔丑儿猛地扇了庄金贵一个耳光，跑下。 **吴先生** 庄金贵，我真是瞎了眼啊!

**庄金贵** (捂着脸，冷笑)这也是没法的法——谁让大桩子死 活要娶灯儿呢!

**吴先生** 天理良心啊……这世道真赶上唱影儿了! **庄金贵** 影儿，不就是唱人呢嘛!

**吴先生** 这你倒说对了——人和影儿，谁分得清呢! 〔丑儿跑上。

丑 儿 (凄惨地)吴先生，灯儿就要过来了，咱们躲躲吧!

**吴先生** (痛苦地) … … 躲躲吧 … …

**庄金贵** (冷笑)亲家，那我和你姑爷就走了。(喊)大桩子，你 还他妈躲啥，快走吧!

〔吴先生和丑儿慢慢躲在 一 旁。

〔庄金贵叫出大桩子 一起走下渡口。 〔灯儿上。

灯 儿 爹 — — 丑儿 — —

〔吴先生和丑儿痛苦万分地偷偷看着灯儿。 〔灯儿疑惑地走下渡口。

〔幕后，灯儿：“……丑儿…… ” 〔幕后，大桩子：“你上船吧!”

〔幕后，灯儿惊叫：“大桩子——是你?” 〔幕后，庄金贵：“你就快上船吧!”

〔幕后，灯儿：“放开我——爹——”挣扎声渐弱。 〔吴先生和丑儿快步走出，追到渡口。

**吴** **先** **生** (痛苦地自言自语)灯儿啊、灯儿啊! **丑** **儿** (悲痛欲绝)灯儿姐 — —

**吴先生** 我的灯儿啊 … … (痛哭失声) 〔一老一少抱在了一起。

〔灯渐暗。

**第** **五** **幕**

〔当天夜里。

〔大桥工地。脚手架横七竖八。 一 垛木头楞子支着 桥面。

〔雪花零落。

〔幕启。人们忙碌着在木头垛下搭影棚子。众人默 不做声。

邱 影 匠 (向幕后)太君，还得多给我们点儿洋油，我们好点灯 啊 !

〔山本幕后声：“好好，你们好好地唱……你们是大大 的良民!”

**邱影匠** 丑儿啊丑儿，没承想咱们爷们儿今天唱这么一 出影 儿啊!

丑 儿 爹，咱们爷们儿也算中了-  自古来，有几个影匠能 自己给自己唱倒头丧影儿的?

**吴先生** 丑儿说得好!人生自古谁无死?大将难免阵上亡 咱唱一辈子影儿了，能唱着影儿死，也就不屈枉 了 !

**跑梁子** 临死能听上老西红和震东川的影儿，值!

**二林子** 原来我就想拜邱师傅为师学影儿，可就是没缘，这下

好了——邱师傅，到了阴间，你说啥也得收我这个徒

弟呀! **邱影匠** 中!

**吴先生** 中?邱先生，您以为咱俩二十年的恩怨就了了?

**邱影匠** (一愣)您还想咋着? **吴先生** 咱阴间里接着算!

**邱影匠** 算就算——我还以为您真就大度呢-  您别忘了 ——是您先抢了我的娃娃亲翠儿!

**吴先生** 可翠儿是真心爱的我!

〔幕后传来日本兵的嚷嚷声。

邱影匠 好了，吴先生，咱还是唱好这场影儿吧!

**吴先生** 是啊，这是咱一辈子最热闹的一场影儿啊!

邱影匠 (坐到影窗子后)丑儿，来吧!把咱看家本事都使出 来吧!

**吴先生** (拉着弦子走到邱影匠身旁)我拉弦——热河影匠 王，就看你的了!

邱影匠 吴先生，你才是热河影匠王呢，我可不敢当啊!

吴先生 咱们大凌河的影匠……都是影匠王! 众 人 对 !

丑 儿 爹，你你你你就开戏吧!

邱影匠 (向外看看) ……可惜，就是没有多少老少爷们儿看 咱的影儿哪!

**吴先生** 有!大凌河川的老少爷们儿，咱们的列祖列宗都看 着咱们的影儿呢!

**邱影匠** 好!请大师兄韩大爪子!请影卷-  (在影窗子上 张挂韩大爪子像)

〔众人对韩大爪子像跪下。

吴先生 列祖列宗在上，大爪子韩旺大师兄在上，今儿个弟子 唱的既是丧影儿，又是喜影儿!望列祖列宗和韩旺

大师兄神灵保佑! 〔众人磕头。

**邱影匠** (对众人)老少爷们儿，唱哪出影儿啊? **跑梁子** 《九连环》,要不就《风波亭》!

**吴先生**《金沙滩》!

**邱影匠** (为难地看看吴先生)这个……这个 ……

**吴先生** (弦子一声响亮)今儿个就是《杨家将血战金沙滩》! **邱影匠** (激动地)吴先生!

**众** **人** 嗷——《金沙滩》—— **吴先生** 拿影卷来!

**邱影匠** 丑儿，拿咱祖传的金漆影人子! **吴先生** 开 戏 !

〔鼓乐激壮。邱影匠等激昂地耍影儿。 〔丑儿高亢的唱腔穿云裂帛。

丑 儿(唱)忽闻北国起狼烟， 贼寇铁骑犯边关。

俺杨家忠烈满门赴国难， 岂容那贼寇践踏好河山!

众人好 — —

丑 儿 (接唱)一门忠烈赴国难， 不斩楼兰誓不还 ……

〔灯儿幕后唱：“一门忠烈赴国难，不斩楼兰誓不还 ——”急上。

**吴先生** (大惊)灯儿—— **灯** **儿** **爹** **!**

吴先生 (抖抖地站起，一晃)是……灯儿?

灯 儿 爹，是我!

丑 儿(惊喜)灯儿姐!

灯 儿 丑儿——我死也要和你死在一起!

丑 儿 (激动万分，大喊一声)灯儿- (和灯儿紧紧抱在一 起)

**吴先生** (急)灯儿、灯儿啊，你可咋又回来了?

**灯** **儿** 爹!我不能扔下你——我是你的闺女，我还是丑儿 的媳妇啊!

丑 儿 (感动地抱住灯儿)灯儿啊-  **吴先生** 灯儿啊，你可让我说啥好哇—-

灯 儿 爹……这个我给你带回来了!(走近吴先生，从怀里 拿出那个铁盒)

**吴先生** (闻闻)你把黄磷带回来了?(又闻闻，突然摸一摸灯 儿的棉衣)啊- 洋油?你把棉袄棉裤浇上了洋油?

灯 儿 爹，当年你为啥给我取名叫灯儿?就是想让我亮亮

堂堂地做人——今儿个，我要照亮大凌河!

吴先生 ……灯儿啊灯儿!你让我说你啥好啊!

灯 儿 爹，别说了!- 良家女子不唱影儿，我在人前从没 唱过，可今天，爹，你就让我也唱一回吧!

吴先生 (悲壮地)灯儿灯儿啊——唱吧!

灯 儿 (一把甩掉帽子，披散出满头秀发)爹，丑儿，我唱了! 吴先生 灯儿- 我的苦命灯儿啊!你、你……今儿个你为

你妈，为了咱大凌河的影儿，你就尽情地唱吧——爹 给你拉弦!

灯 儿 爹 女儿谢谢你了——(唱) 这连天的旌旗如蝗的箭，

血染的征袍透甲寒 ……

恶贼寇他设下了鸿门宴，

将俺君臣围困在金沙滩 ……

〔灯儿慷慨悲壮地唱着，吴先生的弦子也越来越激越。 〔大雪飞落。

〔突然，吴先生的弦子慢了下来。

**跑** **梁** **子** 吴先生、吴先生，你的弦子怎么走调了? **邱影匠** 老西红!老西红 … …

**众** **人** 吴先生-

〔吴先生的头埋得越来越低。 灯儿爹 … …

邱影匠 (抱住吴先生)老西红、老西红! ……老西红他升天 了 !

灯儿爹 — —

众 人 吴先生-

〔突然，大桩子和庄金贵被日本兵踢得踉跄着上。

**庄金贵** (对幕后)太君，您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卸磨杀驴啊!

〔一阵枪响，庄金贵和大桩子倒地，庄金贵登时毙命。

**大桩子** (挣扎着向远处的灯儿)灯儿- (死) **二林子** 这……影儿，咱们还唱吗 ……

**灯** **儿** (斩钉截铁地)唱! 众 人 唱 !

丑 儿 众儿郎啊 (唱)

咱人上雕鞍箭上弦 …… 拼得一腔热血洒阵前， 马革裹尸埋青山 ……

〔影灯一阵阵忽闪。

·55 ·



**二林子** 灯捻子烧没了! **灯** **儿** 点影卷!

**二林子** 这可是你家的传家宝啊! **灯** **儿** 点——-

〔一本本影卷被点燃。火光越来越大。

邱影匠 (突然拿出铁盒看看，又对着死去的吴先生，深深一 揖)吴先生，老西红……我震东川今儿个又使这招儿 了!(手 一 扬)

〔一道火光闪过，突然影棚子起火了。大火扑向大桥 的木头垛。

〔一瞬间木头垛燃起了火苗。

〔幕后，日本兵惊叫声：“火!火!” 〔突然木头垛上的火苗灭了。

丑 儿 (焦急万分)灯儿姐，雪太大，火点不着! **邱影匠** (急)这可咋整?这可咋整?

〔灯儿突然一跺脚，撕开扣子，脱下自己的棉衣。 丑 儿 (吃惊地后退几步)灯儿姐，你 ……

灯 儿 (斩钉截铁地)大伙儿脱棉袄脱棉裤，浇洋油! 丑 儿 (阻止灯儿脱棉裤)灯儿!

灯 儿 (悲壮地)脱!

〔众人脱下棉衣棉裤赤裸着。

〔灯儿也赤裸着只穿了一件红兜肚。 〔大雪纷飞。静场。众人如同雕塑。

灯 儿 小鬼子，你睁开狗眼看看咱们大凌河人吧……恶贼 寇!(唱)

任你刀山剑林多凶险， 俺匹马单枪挺上前 ……

丑 儿 俺来也—— (唱)

哪怕是血流成河骨尸如山， 俺也要与贼寇拼死一战 ……

邱影匠 ( 大喊)乡亲们，拼了吧

〔众人点燃起棉袄棉裤。日本兵惊叫，突然枪声大作。 〔火光如血，越来越浓。

〔在机枪的扫射中，灯儿、丑儿、邱影匠、跑梁子、二林 子等人悲壮地高唱着，抱着点燃的棉袄棉裤扑向木 头垛——

众 人 (唱)任你刀山剑林多凶险，

俺匹马单枪挺上前 ……

哪怕是血流成河尸骨如山， 俺也要与贼寇拼死一战 ……

〔在鬼子的机枪声中，木头垛燃起大火。火光冲霄， 烛照天地。

〔在众人的悲壮的高唱中，大桥訇然倒塌。

〔唱影儿的音乐戛然而止。众人如雕塑般定型。 〔主题歌声渐起：

“ 一腔唱尽沧桑事， 双手舞出生死情。

莫道曲罢终散去，

千古凌河起涛声!”

〔 幕急落 。

剧 终

**帘卷西风**



孙德民

人 物 表

懿贵妃—-27岁，后尊圣母皇太后(西太后慈禧)。 肃顺—-50多岁，首辅顾命大臣。

皇 后——25岁，后尊母后皇太后(慈安)。 咸 丰-—31岁，皇帝。

丽 妃——20余岁，后尊太妃。

奕诉—-30岁，恭亲王，咸丰异母弟。 双喜 — 19岁，皇后侍女。

安德海——20岁左右，太监。

陈胜文——40多岁，首领太监。 李莲英——17岁，太监。

金环——20岁左右，太监。

大阿哥——6岁，小皇帝(同治)。

载 垣——46岁，怡亲王，顾命大臣。 景寿—-40多岁，额驸，顾命大臣。

杜 翰——顾命大臣。

胜保——40余岁，都统。

曾 禄- 30多岁，通州总兵。 曹毓瑛——40多岁，军机章京。

顾命大臣戊、己、庚、辛等，太医、太监、官女、侍从、卫 士、轿夫等。

**第** **一** **场**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中旬的一天，黄昏。 〔热河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

〔正中是御书房，有床和小几，墙上大书“福”字，挂有 对联：“三秀草呈云彩焕，万年枝茂露香凝”。左侧有 门，可通西暖阁。

〔幕启。官女、太监不时来回往复，神情紧张。 〔隐隐传来昆曲特有的笛箫之声，行腔之声。

〔金环从西暖阁走出，接过一太监递去的银盆。 〔双喜急急走来。

双 喜 金环!

金 环 是双喜呀。

双 喜 (焦急地)皇上的病……皇后那边早就没心思看戏 了 !

金环皇上不是嘱咐过了吗?今儿个皇后生日， 一 定要高

高兴兴的，免得在场的王公大臣胡琢磨。 双 喜 小太监传话，叫我来 ……

金 环 皇上召丽娘娘和你，有话要说呗。 〔丽妃急急走来。

**双** **金** **丽** **金**

**喜** **环** **妃** **环**

**太** **医** **懿贵妃** **太** **医** **懿贵妃** **太** **医** **懿贵妃**

**太** **医** **懿贵妃** **太** **医**

**懿贵妃**

给丽娘娘请安!

双喜、金环，皇上的病……

娘娘，皇上召您和双喜说话。 〔丽妃走进西暖阁，双喜随进。 〔金环端银盆也入西暖阁。

〔远处忽然清晰飘来“按龙泉血泪洒征袍，恨天涯一 身流落……”的唱句，分明是《夜奔》里那支“新水 令”,听来却有些异样。

〔懿贵妃走来，安德海后随着。 〔太医低头从西暖阁走出。

(下意识抬头，发现懿贵妃，慌张)给懿贵妃请安! 栾太医!皇上的病 ……

回懿贵妃，皇上万安。(欲脱身) (叫住)栾太医!皇上真的万安吗?

这……怎么说呢? 照实说，不必忌讳。

〔安德海悄悄走进西暖阁。

(目送着安德海)皇上的病……风前烛、瓦上霜! (一惊，低声)还能多久?

(摇摇头)这很难说!比如风雨中的茅庐，波涛里的 孤舟……哦，我该吩咐用药了。

(点点头)去吧! 〔太医应声下。

〔懿贵妃端详着墙上那个“福”字，嘴里还念叨着对 联 。

〔安德海自西暖阁出。

|  |  |
| --- | --- |
| **安德海** | 主子，丽妃果然在里边，皇后那边的双喜也在里边。 |
| **懿贵妃** | (忽然一阵凄凉)这些天该见面的人都见了，就是不 肯见我!皇上，为什么?我也是个女人，你曾经亲亲 热热喊着兰儿的女人!(黯然神伤) |
| 安德海 | (加油加醋)听坐更的说，丽妃一直在承幸，可亲热 呢!丽妃就这样 …… (用尖细的噪音学着浪笑)一宿 一宿的，笑个没完!(越发来劲)主子，从前您恩宠六 宫，自从肃顺老东西把丽妃引荐给皇上……说实在 的，连奴才都替主子窝囊! |
| **懿贵妃** | (忽嫣然一笑)我才不稀罕争风吃醋呢! |
| **安德海** | (尴尬)呃，主子量大福大造化大…… |
| **懿贵妃** | (复冷笑)你不召见我，我自己来了!  〔咸丰由金环、双喜扶着自西暖阁出，丽妃随出。 |
| **懿贵妃** | (上前)给皇上请安! |
| **金** **环** | 给懿贵妃请安! |
| **双** **喜** |  |
| **丽** **妃** | 给懿贵妃请安! |
| **咸** **丰** | (对懿贵妃)你没去陪皇后欢度千秋? |
| **懿贵妃** | 刚从戏台回来，皇上龙体欠安，兰儿放心不下。(欲 扶咸丰) |
| 咸 丰 | (摆手)我自己能走。(对双喜，语带双关)去陪你主 子，别忘了我的嘱咐，好好看戏! |
| **双** **喜** | 是!(恋恋而去)  〔一太监端着鹿血，二宫女端着净口水和痰盂上。 |
| **一太监** | 皇上，该进鹿血了。  〔懿贵妃急忙接过，帮助咸丰服下。 〔太监、宫女下。 |

〔咸丰坐在御床上，顺手拿起一折子浏览。 **懿贵妃** 皇上龙体欠安，还是静养为是!

**咸** **丰** (未予理睬)发匪未平，捻匪又起；捻匪未消，外夷又

至!大清天下，内忧外患，怎么都让我赶上了呢? **懿贵妃** 皇上，凡事多往宽处想。

**咸** **丰** (瞪着懿贵妃)哪里有宽处!(生气地扔折子) **懿贵妃** (试探地)要是恭亲王在皇上身边就好了。

**咸** **丰** (不露声色)恭亲王?(有顷，似乎忽然想起)今日的

奏折呢?(望着懿贵妃)

**懿贵妃** (沉着地)兰儿斗胆代劳了。

**咸** **丰** (大惊)什么?(震怒)朕再三嘱告于你，只有朕掐过 指印的奏章，你才能批复，怎么擅自……(一阵咳嗽， 对金环)去告诉陈胜文，往后，奏折直接上呈朕!

**金** **环** 喳 ! ( 下 )

**咸** **丰** (对懿贵妃，怒不可遏)把今日的奏折拿来!

**懿贵妃** (似若温顺)是。(欲去又回)皇上，兰儿还有一句话， (斜睨着丽妃)为了大清朝的江山社稷，您可要节劳 呀!(一扬手帕)安德海!去看看散戏没有?我要见

皇后!

**安德海** 喳 ! ( 下 )

〔懿贵妃斜睨着咸丰，踩着盆底鞋，飘然而去。

咸 丰 (气得说不出话来，直望着懿贵妃的身影，哆嗦不止) 你、你!(骤然跃起，拍案大叫)你滚出 …… (一阵急

促的咳嗽) **丽** **妃** (急扶)皇上!

〔宫女、太监闻声走来。 〔陈胜文和金环急上。

〔咸丰口吐鲜血，昏厥。 众 人 (齐声)皇上!

丽 妃 ( 一 惊 ) 啊 ? 血 !

咸 丰 (醒转)陈胜文 ……

陈胜文 奴才在!

咸 丰 召、肃、顺!

陈胜文 喳!(急下)

丽 妃(柔情地)皇上!

咸 丰 把、把她——懿贵妃，轰出宫去!(又一阵咳嗽)

丽妃 皇上消消气，宫里头只有懿贵妃生了皇子，她对朝廷

|  |  |
| --- | --- |
|  | 有功，请皇上宽恕了她。 |
| 咸 丰 | (诧异)你替她求情? |
| 丽 妃 | (摇头)我替皇子求情。 |
| 咸 丰 | (长叹一声)就因为她生了皇子，朕才不能宽恕她! |
| 丽 妃 | (不解)为什么? |
| 咸 丰 | 你不懂啊。 〔陈胜文上。 |
| **陈胜文** | 皇上，肃中堂到。 〔丽妃回避。  〔陈胜文至边幕，引肃顺上。 |
| 肃 顺 | 肃顺恭请圣安! |
| 咸 丰 | 这阵子精神好些，有几句话要嘱咐你。 (对陈胜文、金环)不许任何人出入! |
| **金** **环** | 喳!(走出) |
| 陈胜文 |  |
| 咸 丰 | ((转对肃顺)你记得朕同你谈过汉武帝杀钩弋夫人的 典实吗? |

肃 顺 (心中有数)记得的，臣还查阅过正史和野史。

咸 丰 朕不想效法汉武帝，却赞赏汉武帝的见识。(从怀中 取出写好的诏书，递给肃顺)这是密诏!

肃 顺 (阅诏)“……恃子为蛮……祖宗家法……”(内心窃 喜，故作恐慌)皇上!

(跪地，呈诏)容臣启奏，叶赫那拉贵妃虽然骄纵傲 慢，毕竟尊为贵妃——

咸 丰 尊为贵妃?朕百年后还要尊为太后呢!是吗?

肃 顺 (故作尴尬)这……皇上圣明!只是……臣还望皇上 三思!(再呈诏)

咸 丰(接诏，入怀)起来吧! 〔肃顺应声而起。

咸 丰 皇后生性暗弱，丽妃涉世尚浅，都不是那拉氏的对 手!一旦情势有变，这密诏就是朕的锦囊!朕把它 交与皇后。望你襄助皇后、辅弼幼主，朕不胜感戴， (蓦然动情，作揖)九泉下可瞑目矣!

肃 顺 (慌忙下跪)皇上言重了!皇上刚过三旬，春秋鼎盛 ……(见咸丰痛苦地摆手，不便说下去，少顷)这顾命 之任，重于泰岱华岳，只恐老臣担待不起!(试探地) 皇上，恭亲王是皇上的六弟，近日要来热河，何不让 他担此 ……

咸 丰 (大惊失色)什么?老六要来热河?

肃 顺 (故作惊讶)皇上不是已经谕旨了吗? 咸 丰 ( 暴 怒 ) 没 有 的 事 !

肃 顺 (从怀中取出奏折)皇上请看!

咸 丰(颤抖着接过奏折， 一看，颓然)又，又是她 …… (茫然 仰天)叶赫那拉……叶赫那拉 …… (口吐鲜血，昏厥

过去)

肃 顺 皇上!皇上 … … 来人!

〔陈胜文、金环、丽妃及宫女、太监急出。 肃 顺 快!召太医!

金 环 是!(急下)

〔丽妃及宫女、太监扶咸丰入西暖阁。 **陈胜文** 肃中堂，请回避。

〔肃顺应声退下。

〔金环与太医上，进西暖阁。 〔 静 场 。

〔懿贵妃飘然而至，发现地上血迹，思索着 ……

〔皇后与双喜随后走来。 **懿贵妃** (突然跪倒)皇后!

**皇** **后** (一惊)怎么啦，兰儿?快起来说话! **懿贵妃** (指地上血迹)血!皇上又吐红了。 **皇** **后** (愕然)啊?

**懿贵妃** 皇后你看!(递过五福捧寿手帕)

皇 后 这是丽妃的手帕 …… (看看手帕，又看看地上血)明 白了，这小妖精!

懿贵妃 宫里人都说，皇后好脾气，由着丽妃闹…… 皇 后 双喜，叫丽妃出来!

双 喜 (行至左侧门)皇后有请丽娘娘! 〔丽妃自西暖阁出。

丽 妃 皇后!懿贵妃!(行礼)

皇 后 丽妃，你也该懂点儿事了! 丽 妃 (不解)皇后 ……

皇 后 皇上病成这样，你该劝皇上爱惜身子才是，怎么能由

着性子闹!

丽 妃 (一惊)皇后，我 …… (缓缓跪下) **皇** **后** (忽又不忍)你起来吧!

**懿贵妃** (见状忙扶起丽妃)唉!话说回来，也不能都怪丽妃， 皇上想来，她能不依吗?(对丽妃)这种事呀，咱们当

嫔妃的，不用人教，自个儿也该检点点儿。 丽 妃 不，懿贵妃，不是……(哭泣)

**皇** **后** 别哭了。(递过手帕)随身带的东西别乱扔，多亏懿

贵妃捡到…… 〔陈胜文急出。

**陈胜文** 禀皇后，皇上晕过去两次了! 〔众人大惊。

〔皇后与双喜急进西暖阁。

〔懿贵妃、丽妃欲进，被陈胜文拦住。

**懿贵妃** (猛然想起)大阿哥!大阿哥!(急下)

**陈胜文** (向幕侧)皇上谕旨，宣召所有亲王、军机、大臣、皇子 及各等嫔妃贵人在烟波致爽殿候旨!(复进西暖阁)

**丽** **妃** (向天祷告)奴婢愿把寿数借给皇上，祈求上苍保佑! ( 下 )

〔懿贵妃急急走来，安德海抱着大阿哥随上。 **懿贵妃** 大阿哥，听话，再说一遍!

**大阿哥** (声朗朗如瓶中泻水)尊额娘做太后!

**懿贵妃** (喜泪立涌)好阿哥 …… (亲大阿哥)记住了，等阿玛 一咽气就说，不要说早了，也不要说晚了!

**大阿哥** 我懂。

**懿贵妃** 阿哥乖!还有，一定当着大臣们的面说，记住了吗? **大阿哥** 记住了。



〔陈胜文急上。

**陈胜文** 皇上召见大阿哥!

〔安德海抱起大阿哥欲入内。

**懿贵妃** (又亲大阿哥)好阿哥，额娘这辈子就指望你这句话 了!(说罢泪如泉涌)

〔安德海抱大阿哥进西暖阁。 〔懿贵妃恋恋不舍，行至一侧。

〔肃顺、载垣、杜翰、景寿与顾命大臣戊、己、庚、辛等 行来。

**众大臣** (下跪)臣等候旨!

〔丽妃等七位嫔妃行来。懿贵妃只好加入嫔妃行列。 **众嫔妃** (下跪)臣妾候旨!

**陈胜文** 召肃顺、载垣、端华、杜翰、景寿、穆荫、匡源、焦佑瀛 觐见!

**众大臣** 臣遵旨!(站起，相继进西暖阁)

**陈胜文** 召丽妃、祺嫔、婉嫔、容贵人、孙贵人、于常在、颜常在 觐见!

**众嫔妃** 臣妾遵旨!(站起，相继进西暖阁)

〔懿贵妃抬头，惶然四顾，发现只剩下自己孤零零一 个人。

〔陈胜文向懿贵妃投去同情的一瞥，走进西暖阁。

**懿贵妃** 陈胜文，陈……(失落，不由悲从中来，一阵晕眩，扶

案而立)

〔安德海急出。 **安德海** 主子、主子!

**懿贵妃** 是皇上召见我?

**安德海** (摇头)是封了，封了!

**懿贵妃** 封了什么?

**安德海** 封了八位顾命大臣，赞襄一切政务…… **懿贵妃** (急问)都有谁?

**安德海** 肃顺、载垣、端华、杜翰、景寿、穆荫、匡源、焦佑瀛!

**懿贵妃** 没有恭亲王……(两眼发直，有顷)不，皇上不会不召 见我!(欲闯西暖阁)

**安德海** (急拦)主子!奴才亲耳听见皇上说 …… (下跪) **懿贵妃** 说什么?

**安德海** 说……说“不许懿贵妃再来见我!”

〔懿贵妃晕了过去。 **安德海** 主子!主子!

**懿贵妃** (醒转)不要管我……快，快去照看大阿哥! 〔安德海入西暖阁。

〔内声凄厉：“皇上!”一片哭喊声隐隐传出：“皇上驾 崩了!”

**懿贵妃** (痛哭)皇上!(跪下) 〔安德海急上。

**安德海** 主子!不好了，大阿哥给忘了! 〔懿贵妃一震，失声号啕。

〔隐隐传来昆曲《夜奔》中的“雁儿落”曲子：“……望 家乡，去路遥；想妻母，将谁靠…… "

懿贵妃 (仰天)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皇上!我是你的兰 儿，我为你生下惟一的皇子!那是皇上的骨血，大清 朝的香火呀!你不该晋封我吗?我不该母以子贵 吗?皇上，你怎么啦?看看这烟波致爽殿吧，明珠毁 弃、秕糠高扬，为什么?为什么?……啊，不问了! 我要如愿以偿，我会如愿以偿!蹈火赴汤，抛开事后

的追悔；冷心铁面，摒弃事前的优柔!归来吧，白山 黑水的精魂!归来吧，叶赫那拉的光荣!皇上，我的 皇上!你一定会看到，你埋下的不义的种子，必将开 出罪恶之花!

〔双喜扶着悲恸欲绝的丽妃走过。

**懿贵妃** 哭吧，哭吧!痛痛快快地哭吧!(突然歇斯底里地狂

笑起来) 〔 闭 幕 。

**第** **二** **场**

〔初秋。

〔皇太后寝宫小院。

〔假山玲珑，秋花灼灼。远处波光粼粼，芰荷摇曳，放 眼望去，金山上帝阁巍然。

〔一侧有石桌、石墩，右侧月亮门可通皇太后卧室。

〔蟋蟀啾鸣。 一溜花台上，摆着几个瓷坛子，二太监 伺候小皇帝在斗蟋蟀。

**小皇帝** ( 望 着 坛 内 ) 掐 ! 掐 ! … … 好 ! 赏 你 月 饼 ! ( 扔 月 饼 进坛内)

〔一太监引肃顺上。肃顺大咧咧走来，见小皇帝情 状，摇摇头。

肃 顺 (不情愿地跪拜)肃顺恭请皇上圣安!(低头等候)

〔小皇帝不耐烦， 一边向二太监打手势， 一边从肃顺 头上迈过去，溜走了。二太监忍俊不禁，随下。

肃 顺 (少顷，忿然站起)岂有此理!

**一** **太监** (行至月亮门)禀太后，肃中堂到!

〔皇太后从月亮门走出。陈胜文随后。 〔一太监退下。

肃 顺 (跪拜)肃顺叩见皇太后!

**皇太后** 肃中堂，快起来!

肃 顺 (站起)太后凤体可痊愈? **皇太后** 好多了!

肃顺(呈折子)这是为大行皇帝发出的哀诏，请太后过目。 **皇太后** (摆手)肃中堂，你就办去吧!

肃 顺 (又呈三道奏折)臣等八顾命议定，有三道明发上谕， 请太后垂治。

**皇太后** 这 … … 大行皇帝生前已然托付你等八顾命，你们就 ……看着办吧!

肃 顺 话虽如此，可按祖宗立下的规矩，明发上谕起讫必须 加盖二枚印玺，方能生效。起，盖“御赏”章；讫，盖 “同道堂”章。

**皇太后** 我知道，那就……先放在这里吧。(接过奏折)

肃 顺 (傲然)也好，请太后少时派人送往三官庙微臣舍下， 明发上谕不能过夜!

**皇太后** (略思索)好吧。 〔肃顺行礼走去。

〔皇太后望着手里的奏折，为难地摇摇头。

**陈胜文** 主子，不是奴才多嘴，肃中堂比先前强悍多了!

**皇太后** 可我能怎么样?他是首辅顾命大臣!(感慨地)要是

大行皇帝还活着，何用我操心?(放下奏折) 〔双喜急至。

双 喜 太后，丽太妃服毒了……

**皇太后** (大惊)啊?快去看看!(拔腿欲走)

双 喜 (拦)她活过来了。喝的是鸦片烟膏。太医说，量少， 不妨事。

**皇太后** (叹气)瞧，屋漏偏逢连夜雨!(又拿起奏折，复放下)

双喜，你再去看看懿贵太妃病好了没有?就说我请 她过来理事……

双 喜 (不动)太后，都请多少次了，她不会来的!

皇太后 (似有成算，从怀里取出一颗包裹着的印章)把这颗 “同道堂”印章交给她!

双 喜 (大惊)不!太后，这是大行皇帝留给您的御玺!怎 么能 ……

皇太后 我还有一颗“御赏”章。告诉她，以后凡是需要太后

垂治的大事，我和她一起过目。 双 喜 不!太后，您是正宫太后!

**皇太后** (厉声)不许多嘴!

双 喜 (倔强)太后，(下跪)大行皇帝在天之灵是不会答应 的!

〔皇太后闻言落泪。

双 喜 肃中堂知道，也不肯善罢甘休……

**皇太后** 肃中堂……(隐痛难言，走近双喜)好双喜，你起来! 我知道你的脾气，你也该明白我的秉性，皇上没了，

我一个寡妇人家，我难哪……(哽咽) 双 喜 (哭泣)太后!

皇太后 只要懿太贵妃能帮助我，我什么都能忍让；再说，她 毕竟是小皇帝的生母，也是应分的。好双喜，你就去 吧!

双 喜 太后!双喜为太后什么事都可以去做，就是这件事 做不得!太后，您听奴婢说，上个月皇上临走时候对 奴婢说过，懿贵太妃-

**皇太后** (拦住话头)不要说了，懿贵太妃不像皇上想的那样， 更不像肃顺他们说的那样!(动容)双喜，你去不去

吧?

**双** **喜** 太后…… **皇太后** 陈胜文! **陈胜文** 奴才在。 **皇太后** 你去!

**陈胜文** (为难地)双喜你看 ……

**双** **喜** (无奈地)太后!(站起，接过印章)遵太后懿旨!(拭

泪走下)

〔皇太后拿起奏折，心事重重走进月亮门。陈胜文随 下 。

〔金环溜上，犹有几分醉意。

**金** **环** (低声)双喜、双喜!(鬼鬼祟祟，伸头探脑) 〔少顷，假山后有细声回应：“金环哥!”

〔金环欣然寻声前往，假山后转出安德海。

安德海 你小子好大的色胆!我跟踪你有好一会儿了!

金 环 (一惊)安哥?嘿嘿，兄弟我今儿个喝高了，高了……

安德海 高了?你小子哪儿都高!上次我问你遗诏的事，你 可高得邪乎!

**金** **环** 遗诏?嘘!安哥，那可是不能乱说的!

安德海 成，有种!(拉着金环欲走)是跟我就近在皇太后这 儿，还是到我们主子那儿?

金 环 呃呃……安哥，我告诉你还不成吗?(欲言又止)还 真不敢告诉!(一想)安哥可不能露出去，兄弟我没 长俩脑袋!

**安德海** 露出去?我有病?吃饱撑的?(低声)哎，那诏是不 是为我们主子……

**金** **环** (点头，耳语)得!这事你知我知……

**安德海** 天知地知!你小子不是馋酒吗?哥哥我有“拔兰

地"! **金** **环** 洋酒?

**安德海** 主子赏给我的!我们主子大方 …… (忽有所见，拉着金环溜走)

〔皇太后拿着奏折走出月亮门，焦急地张望。 〔双喜急上。

**皇太后** 怎么?还是不来?(喟然长叹)人来求我三春雨，我 去求人六月霜!

**双** **喜** 太后，奴婢把“同道堂”印章给了她，她身子不挪 一 下，连句谢恩的话都没说。

皇太后 (生气地)太不成体统了!难怪大行皇帝临终 … … (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叫陈胜文，传我的鼓旨，让 她马上来!(忽又改口)啊不，还是我亲自去请她



〔内太监声：“给懿贵太妃请安!” 〔内宫女声：“给懿贵太妃请安!”

**皇太后** (喜不自胜)她自个儿来了!(急前行)

〔安德海扶着懿太妃走来。 **懿太妃** (行大礼)给皇太后请安! **皇太后** 起来吧!

**懿太妃** (长跪不起)太后，奴婢一再违旨，实在是身体不适，

特来向太后请罪! **皇太后** 别别 … …

**懿太妃** (从安德海手里取过“同道堂”印章)这“同道堂”印章 是皇上留给太后的，兰儿实在不敢收受!(高举印 章，伤臂突发疼痛)

**皇太后** (见懿太妃缠绕伤处的寸帛，吃惊地)你胳膊怎么啦? **懿太妃** (作遮掩状)没什么 ……

**安德海** (上前)回太后! **懿太妃** (制止)多嘴!

**皇太后** 说 !

**安德海** 回……回太后，是这么回事……太后凤体欠安，主子 辗转无眠，半夜起来焚香祷告，又翻查药书，忽然发 现有一偏方，说如果在汤药里放入人的臂肉一片，多 重的病人也会很快痊愈。所以，主子就让奴才拿刀



**皇太后** (惊呼)什么?

**安德海** 太后，奴才跟主子这么多年，说什么也下不去手呀! **皇太后** 那是，那是……

**安德海** 谁知主子……夺过刀，从自己胳膊上割下来一片 …… (不忍卒说状)

**皇太后** (茫然)我吃的药里，有你的臂肉……快打开，让我看 看，叫太医把良药敷上。

**懿太妃** (推让)太后 ……

〔安德海将寸帛打开。

皇太后 (察看伤口，一惊)啊?这么大一片!妹妹，我的好妹 妹!谁有你这样的好心地?(落泪，抱懿太妃泣)说 心里话，我差点儿错怪了你……这些天，我可作难 了!(顺手拿起奏章)你看这些奏折!(少顷)还是你 我姐妹两宫垂治吧。(扶起懿太妃，将“同道堂”印章 郑重交付)

**懿太妃** (坚决地)不，太后，奴婢至死也不能收受! **皇太后** (愕然)你?

**懿太妃** 奴婢没有脸面收受大行皇帝的御玺 …… (说着抽泣 起来)

**皇太后** 妹妹这是怎么啦?有什么委屈只管对我说!

**懿太妃** 太后，这些日子，兰儿与其说是身病，莫若说是心病! 为什么大行皇帝临终人天永隔之际不肯见我一面?

什么怨毒能这样刻骨铭心哪?(黯然神伤) 〔皇太后默然无语。

懿太妃 想我兰儿，一十六岁进宫，未曾妄行半步，岂敢多置 一言?委屈的泪水只能泡湿枕头，无端的羞辱惟有 消融心内。十载深宫，几多劳累，一不献媚邀宠，二 不恃子擅权，太后您是知道的，可大行皇帝他 …… (语至伤心处，潸然泪下)兰儿怎么敢接这颗“同道 堂"?

**皇太后** 原来这样!你说的也是 ……

**懿太妃** 昨晚，我梦见大行皇帝，他口口声声，要对兰儿行祖 宗家法……

〔皇太后闻言一惊。

**懿太妃** 果真这样，兰儿活着也是行尸走肉，不如死了干净 …… (呜呜咽咽哭了起来)

**皇太后** (决心地)好妹妹，别哭了!今天，姐姐把话跟你说白

了吧。(对安德海)你先忙别的去吧! 〔安德海应声下。

**皇太后** (将钥匙给双喜)拿来! 〔双喜犹豫着走进卧室。

**懿太妃** 姐姐，怎么回事?

〔皇太后但笑不语。少顷，双喜捧遗诏出。 **皇太后** (取出遗诏，递给懿太妃)你自个儿念念吧!

懿太妃 (念遗诏)“朕万年之后，哪位贵妃恃子为蛮，骄纵不 法，可按祖宗家法治之，毋得宽贷，特此留谕。”(双手 哆嗦不止)果真跟梦里一样!(突然哭跪)太后!既 然大行皇帝留诏，奴婢再受委屈，也不敢抗旨。太 后，你就处置吧!(呈遗诏)

**皇太后** (接过遗诏)看你，我要是信不过你，能让你看遗诏 吗?双喜!

〔双喜上前。

**皇太后** (递过遗诏)烧了!

〔双喜和懿太妃俱大惊失色。 双 喜 太后!这是大行皇帝的手谕!

懿太妃 太后，你不忍心处置奴婢，已经恩重如山了!万万不 可烧毁手谕!

双 喜 (灵机一动)太后，可以永久封存，不可以一旦烧毁 啊!

**皇太后** 双喜去吧!留着它，总是我们姐妹 一 块心病。 〔双喜一想，有顷，点头应声，欲入内。

**懿太妃** (喊住)双喜!不能烧! **皇太后** 双喜!听话!

〔双喜入内。

**懿太妃** (行大礼，跪地)奴婢永世不会忘记太后的大恩大德! **皇太后** 从今往后，我住东院，你住西院，两宫垂治!(拿起

“同道堂”印)妹妹，快收下! 〔懿贵太妃接过印玺。

〔双喜端瓷盘走来，瓷盘上帛灰可见。 **双** **喜** (举盘)请太后过目!

**皇太后** (点头)好!

**懿太妃** (情不自禁)好姐姐!(复跪地，连叩响头) **皇太后** (忙扶起)瞧你!

〔二人拉着手，破涕为笑。 〔 闭 幕 。

**第** **三** **场**

〔前场几日后。 〔烟波致爽殿。 〔景同第一场。

〔载垣怒冲冲走进烟波致爽殿，景寿追来，顾命大臣 戊、已、庚、辛随至。

**景** **寿** 怡亲王!不可莽撞!

载 垣 我是两朝顾命大臣了，谁敢把我怎么着? 〔陈胜文急出，阻拦。

载 垣 给我叫你主子出来，我要问她，为什么三道明发上谕 不加盖印玺?

景 寿 (小声提醒)“同道堂”、“同道堂”……

载 垣 “同道堂”印章凭什么给了西边? 陈胜文 怡亲王!母后皇太后正在歇息。 景 寿 烦劳大总管禀奏母后皇太后。

〔陈胜文入内。

**顾命大臣庚** 肃中堂来了!

〔肃顺、杜翰走来。曹毓瑛抱黄匣后随。众大臣施 礼 。

**众** **大** **臣** 中堂大人!

肃 顺 诸位顾命大人!请稍安。杜大人入夜观天象，颇有 凶征恶兆!

**杜** **翰** 景文失度，帝座暗弱，自东而南，有扫帚星掠过，还有 贼星两枚。

**载** **垣** 扫帚星一定是西边，那两枚贼星又应在谁身上?

**肃** **顺** (不动声色)曹毓瑛，你把胜保、董元醇奏章跟诸位顾 命大臣念念吧!

曹毓瑛 (打开黄匣，取出奏折)“督办河南安徽剿匪事宜、钦 差大臣胜保，山东御史董元醇联衔启奏，恭请两宫皇 太后垂帘临政 …… "

〔众顾命大臣一听，犹如晴天霹雳。 **载** **垣** 混账!岂有此理!

**杜** **翰** 两枚贼星就应在胜保、董元醇身上! **众大臣** 中堂大人!

肃 顺 (对曹毓瑛)你先回军机处。(收取黄匣) 〔曹毓瑛应声退下。

**肃** **顺** 怡亲王，诸位，一旦两宫垂帘，顾命相应而废!(指黄 匣)这道奏折来头不小啊!我想，胜保、董元醇，区区

外臣，未必有此胆量! 〔众人点头议论。

**肃** **顺** 我昨晚做了一梦，梦见大行皇帝又跟我说起汉武帝 杀钩弋夫人的典故 … …

**杜** **翰** 恐怕是大行皇帝托梦给中堂吧?这钩弋夫人 …… **载** **垣** 就是西边!

**顾命大臣辛** 这样看来，胜、董奏章是西边指使……

**载** **垣** 我说过嘛，她有了“同道堂”御玺，什么事都干得出 来!得让东边收回去!

〔陈胜文走来。

**陈胜文** 母后皇太后驾到!

肃 顺 怡亲王，诸位，容肃顺单独陈奏。 **众大臣** 我等恭候了。(退出)

〔双喜探身窃听。

〔皇太后走出。陈胜文退下。

肃 顺 肃顺恭请皇太后圣安!(行礼) **皇太后** 起来吧!又有奏折?

肃 顺 (启黄匣)胜保、董元醇大逆不道，联衔奏请两宫皇太

后垂帘临政。

**皇太后** (若无其事)哦。

肃 顺 太后，胜保、董元醇奏章恐怕是西边指使的…… **皇太后** 指使不指使的我不知道，可也合乎我的意愿。

肃 顺 (一惊)太后!恕微臣直言：自皇上宾天以来，太后有 三不该。

**皇太后** 哦?哪三不该?

肃 顺 一不该让西边晋封，二不该让西边问政，三不该让西 边掌管“同道堂”!

**皇太后** 唉，你们对西边多有误解。

肃 顺 太后!顾命乃是祖制，为的辅弼幼主；垂帘忤逆宗 法，必定后患无穷!

**皇太后** 是两宫垂帘同治啊!

**肃** **顺** (狡黠地一笑)臣素知，太后心系社稷，德摄六宫，言 必行，行必果。而西边则不然，其恃子为蛮、骄纵不 法，近日已见端倪。三道上谕不得明发，便是实证。 臣只怕两宫垂帘，最终落个(加重语气)西宫独揽!

〔皇太后心中一震，踱步徘徊。

肃 顺 (愈加急切)太后啊太后!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 与其来日大错铸就，追悔无及，莫如今日未雨绸缪， 磨砺以须 ……

**皇太后** (预感不祥)你想怎样?

肃 顺 尊先皇教训，拿出遗诏，处置西边! 〔皇太后不语。

肃 顺(突然下跪)倘若太后实在于心不忍，臣冒死请赐遗

诏，以八顾命名分颁发处置! **皇太后** (吞吞吐吐)我 ……

肃 顺 太后!

**皇太后** 遗诏已经……烧了! 肃 顺 (大惊失色)怎么?

**皇太后** 烧了 …… (低头)

**肃** **顺** (抑制不住暴怒)你……你背弃了先皇的遗志，你是 大清朝的罪人!(仰天悲号)大行皇帝!大行皇帝

啊!(伏地痛哭)

〔皇太后踌躇着入内。

〔众大臣潜行而来。 **众大臣** 肃中堂 … …

**肃** **顺** (良久)都听见了? 〔众大臣点头。

〔安德海走来。

**安德海** 懿旨下!(念旨)“圣母皇太后懿旨，近日宫中谣传遗

诏一事，实属妖言惑众。今令宗人府、敬事房即刻追 查言者，速从归案。”(下)

〔众大臣惊愕、沉寂。 杜 翰 为保完尸，解职归里!

顾命大臣己 不愿同流，坐等杀头!

肃 顺 (一脸倔强，走近景寿)额驸爷! 景 寿 ( 一 愣)中堂 … …

肃 顺 代皇上拟旨! 景 寿 拟皇上圣旨?

肃 顺 对!尔等还是顾命大臣!我肃顺还是首辅顾命大 臣!

**众大臣** (一惊)肃中堂!

肃 顺 以皇上名诳，痛斥胜保、董元醇，毋使两宫垂帘干政! 让两宫加盖印玺!

**景** **寿** (拿出笔墨纸张，犹豫地)西边她肯盖章?(不敢提 笔)

**杜** **翰** 额驸爷，我来!(提笔立书，落笔如飞，瞬息收毫)

肃 顺 (宣读)“顾命辅弼，赞襄政务，此祖制之定规，亦先皇

之遗命，岂可乖违?焉能擅改?叢尔区区外臣，竟敢 抗命不遵，怂恿太后，垂帘干政，实属玷污圣德，紊乱 朝纲。特谕旨天下，严加痛驳!钦此!”

载 垣 (大呼)痛快!痛快!

肃 顺 (主意已定)额驸爷，告诉军机处，增哨加卡，对去往

京城的人员，严加盘查! 景 寿 是 !

肃 顺 (高呼)大总管! 〔陈胜文走来。

肃 顺 呈太后，加盖印玺，明发天下!(率众大臣下) 〔陈胜文手持上谕发愣。

〔一阵笑声。圣母皇太后(西太后)与安德海走来。

**安德海** 主子，那小太监叫小山子，谁也不认得，还蛮机灵的



西太后 (发现陈胜文在发愣)陈胜文，又有什么奏章?我看 看!(接看上谕，脸色骤变，大怒)简直要反了!(来

回踱步，不能自制)安德海，抱皇帝来! **安德海** 喳 ! ( 下 )

**西太后** 陈胜文，传懿旨，召见八顾命。 **陈胜文** 喳 ! ( 下 )

〔安德海抱小皇帝上。 **西太后**(指御座)坐那儿!

〔安德海将小皇帝抱上御座，取走小皇帝手中玩耍的 马鞭。

〔肃顺、载垣、景寿、杜翰及顾命大臣戊、已、庚、辛成 列走来。

**众大臣** 叩见皇上!叩见圣母皇太后!

**西太后** ；起来吧!(拿起上谕，忽一笑)谁能告诉我，什么叫上 谕?

杜 翰 回圣母皇太后：皇上亲自下达的诏文，就叫上谕。 **西太后** 对了!可皇帝还小 … …

载 垣 (抢话)所以，大行皇帝才派定顾命大臣，辅弼幼主。 **西太后** 辅弼幼主，就可以假借幼主训斥太后?

杜 翰 上谕里对太后没有不敬呀!

西太后 上谕里“玷污圣德”、“紊乱朝纲”是什么意思? 载 垣 (又抢话)那是说的胜保、董元醇!

西太后 好!胜保、董元醇的话怎么就“玷污圣德”、“紊乱朝

纲”呢?

载 垣 (强硬地)上谕已经说得很明白!

肃 顺 (上前)回圣母皇太后，臣等辅弼幼主，乃是先皇遗

命。果若臣等专权擅断，蒙蔽幼主，臣等甘愿免冠摘 翎，斧钺加身。今日情形恰好相反，胜、董奏章违背 先皇遗志，忤逆祖宗法度!废顾命，必使幼主无依； 行垂帘，定教皇权旁落。此所谓“玷污圣德”、“紊乱 朝纲”!

**众大臣** 正是!

**西太后** (冷笑)那么,我倒要问问你们，在你们的眼睛里，还 有两宫皇太后吗?

肃 顺 呈请太后过目，正是恭敬太后!然而顾命大臣赞襄

政务，不能听命于太后! **西太后** 什 么 ?

肃 顺 不能听命于太后!

载 垣哼!呈请过目，本来就是多余!

西太后 (拍案)住口!你们也太跋扈了!载垣，你竟敢在皇 上面前欺负太后!(忽冷笑)肃顺，你是中堂，应该比 他懂事!把上谕拿回去，就照胜保、董元醇的意思， 重写!

肃 顺 (亦冷笑)只怕微臣至死也不能奉命!(出其不意)难 道太后果真忘记大行皇帝的遗诏?

**西太后** (怒喝)肃顺!你妖言惑众

肃 顺 (狂笑)你怕了!先皇当初留诏，微臣曾经过目，字字 句句，记忆犹新!(语气忽然和缓)微臣奉劝太后，谨 遵先皇遗训，痛驳胜、董奏章，与臣等一道襄助幼主， 起弱振衰，切勿以为遗诏焚毁而无所顾忌，而变本加

*厉!*

**西太后** (气急败坏)你!(高声)陈胜文! 〔陈胜文应声急上。

西太后 立即召见满朝文武，我要谕旨天下!

肃 顺 (针锋相对)太后一意孤行，臣等只好挂冠! 众大臣 解职归里!

西太后 (拍案怒吼)你们要反了!

〔小皇帝“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众大臣 (慌忙跪下)皇上圣安!

〔皇太后急急走来，双喜后随。皇太后抱起小皇帝。 皇太后 这是怎么啦?哎呀，把皇上吓得尿裤子了!

众大臣 臣等该死 ……

皇太后 下去吧，有话明儿个说。 众大臣 领旨!(退下)

西太后 (落泪)姐姐!(为不能制服强臣而伤心不已)他们合 伙欺负咱们孤儿寡母啊!

皇太后 (长叹)唉!(对双喜、安德海)给皇上换衣服，领他出

去玩一会儿。 安德海 喳 !

西太后 (计上心来)小安子!(语带双关)你可要尽心尽力! 安德海 喳!(抱起小皇帝与双喜走下)

皇太后 妹妹，不是说，先不召见他们吗?

西太后 (更加伤心)我咽不下这口气。(递上谕)你看 …… 〔陈胜文急上。

陈胜文 两宫太后，不好了!八顾命搁车了! 皇太后

(大惊)什么?

西太后

陈胜文 他们说，上谕不盖章，他们决不上朝 皇太后 啊?怎么办?

西太后 没想到他们还有这手……姐姐，这是掐咱们脖子呢!

陈胜文 还有……军机处刚刚抓到一个小太监，叫小山子，额 驸爷不敢处置，请太后审理。

〔西太后暗地一惊。 皇太后 抓他干什么?

陈胜文 说是私出宫门，要去京城 ……

西太后 还审什么?有宫规在，私出宫门者，斩! 陈胜文 喳!(急下)

西太后 姐姐，这回你就看清楚了吧。小太监一出门都让他 们抓了，咱们姐妹早就被人软禁了!这才叫鱼游釜 中、燕巢幕上哪!

皇太后 (急得搓手)这可怎么办?

西太后 (不慌不忙)除非让恭亲王来热河!

皇太后 (点头，复摇头)路上盘查这么严，怎么给六爷捎信?

〔西太后也焦急起来。 〔双喜边哭边上。

双 喜 请两宫太后给奴婢做主!(跪下) 皇太后 添乱!怎么啦?

双 喜 小安子欺负人!

皇太后 这儿有急事，先下去。

西太后 (若有所思)双喜，怎么回事?慢慢说。

双 喜 刚才，我们陪皇上去采菱渡摘菱角。小安子嬉皮笑 脸，非让我叫他哥哥，我不叫，他就抢我的菱角，还动

手动脚，骂村话……(哭泣) 〔安德海走来。

西太后 (佯怒)安德海!你气死我了!

安德海 主子，我是想捡几个新鲜菱角，孝敬主子…… 西太后 呸!谁要你捡?(喊)陈胜文!

〔陈胜文应声而来。

**西太后** 陈胜文，安德海动手动脚，还骂村话，照宫规，该怎么

处置? **陈胜文** 这 ……

**皇太后** 妹妹，自家的事儿，拉倒吧。小安子，快给双喜赔个 礼!

**安德海** (急忙给双喜跪下)小安子给双喜姐赔不是 ……

**西太后** (胸有成算)姐姐，这样纵容下去，可了不得!你不知 道，因为他，我受了多少口舌!陈胜文，你说宫规该 怎么办吧!

**陈胜文** 回圣母皇太后，小安子跟您多年，怎么处置，请您发 话。

**西太后** 那好!叫他滚，滚得远远的，免得我看着心烦! **皇太后** 妹妹，你叫他滚到哪儿去?

**西太后** 哪儿去都行!干脆，把他送回京城!他不是说粗话 吗?派去干粗活，洒扫庭院!

**安德海** (心领神会，哭腔)主子、主子，奴才走了，谁伺候主 子?

**西太后** 不用你操心!(佯作不忍，转过脸去)拉下去掌嘴，再

狠打二十，马上送走! **安德海** 主子，奴才走了!(下) **皇太后** 真的，谁伺候你呀?

**陈胜文** 主子，上次您见过的李莲英 …… **西太后** 成，就李莲英。

**皇太后** (不解)妹妹，你今儿怎么啦?

**西太后** 让八顾命气的!(长叹一声)姐姐，你别着急，我想通 了，退一步地阔天宽!为了祖宗的基业，咱姐俩就忍

下这口气吧。 **皇太后** 妹妹是说……

**西太后** 只要他们上朝，八顾命的上谕，咱们给盖章!

〔陈胜文捧印盒，铺上谕。两宫太后各自盖章。 〔 闭 幕 。

**第** **四** **场**

〔八月上旬，某日，黄昏后。 〔西太后寝宫小院。

〔院内有大缸，白莲摇曳。门边有假山，小巧玲珑。 左侧石阶直抵寝宫，右侧小门可通院外。

〔昆曲优雅的唱腔隐隐约约传来，似乎还是那出《夜 奔》。

〔陈胜文引皇太后走来。

**陈胜文** 母后皇太后驾到! 〔二宫女、太监急出。

**二** **宫** **女**

(跪拜)叩见母后皇太后!

**太** **监**

**皇太后** 你们主子呢?

〔二宫女、太监无言答对。 〔昆腔又起。

**皇太后** (轻轻摇头)百日未过，她又犯戏瘾了! (说着也不由得跟着节拍轻唱起来)

“……名不将青史标，为家国总是徒劳…… ” 〔金环急急走来。陈胜文下。

**金** **环** 圣母皇太后!(一跪)哟，是母后皇太后!

**皇太后** 起来!风风火火地，什么事?

**金** **环** 奴才正要启禀两宫皇太后呢!肃顺他们八顾命百日 未过，就大摆宴席，天天闹腾，欢着呢!

〔西太后悄悄走来，李莲英尾随。二宫女、太监悄悄 入内。

**西太后** 这就叫弹冠相庆!姐姐，进屋坐吧! **皇太后** 这儿凉快。妹妹，你在听戏?

**西太后** 没有呀!谁敢唱戏?

**皇太后** 我闹耳呜?我说你呀，倒沉得住气，肃顺他们把个山 庄戒严了!

**西太后** (镇定自若)还有哪，宫里的护军营开到滦平县去了! **皇太后** (一惊)他们真要逼宫呀?

〔西太后冷笑一声。 〔陈胜文上。

**陈胜文** 额驸爷景寿谒见两宫太后。

〔两太后互望一眼，示意接见，复耳语。 〔陈胜文下。

〔景寿诚惶诚恐走来。

**景** **寿** 景寿给两宫太后请安!(跪拜) **皇太后** 额驸爷，起来说话吧。

**景** **寿** 禀两宫太后，大行皇帝的金匮预备好了，陀罗经被由 活佛念过经，钦天监的官员也选好了时辰，明天早上

己初二刻大殓，特此禀告。 **皇太后** 知道了。

**景** **寿** (急欲脱身)那，奴才走了。(欲下)

**西太后** 等等!额驸爷，你博古通今，我想问你一个典故。 〔景寿收步，哑然。

**西太后** 当年康熙爷亲政以后，鳌拜他们四位顾命大臣是什 么下场?

**景** **寿** 呃，杀头。(汗流浃背，慌忙跪下)

**西太后** (莞尔一笑)额驸爷误解了!额驸爷，皇家姑爷子，跟

旁人不一样，胳膊肘哪能往外拐呀? **景** **寿** 那是，那是!

**西太后** 所以，额驸爷知情必报啊!听说恭亲王 ……

**景** **寿** 恭亲王已经到了热河。肃中堂担心有变，密令山庄 戒严、滦平设防。今儿个午宴肃中堂亲自把酒给六 爷接风。

〔二太后惊疑不定。 〔李莲英悄悄走来。

**西太后** (见李莲英前来，心知有事)额驸爷到底是自家人。

额驸爷忙去吧! 〔景寿告辞而去。

**李莲英** 禀主子，恭亲王昨晚住在三官庙公馆。 **皇太后** 那么远!为什么不住小南门亲王府? **西太后** 三官庙公馆不正在肃顺府前吗?

〔一座默然。远处隐隐笛箫声中，夹杂着一二哭声。

**李莲英** 禀主子，肃中堂陪恭亲王叩谒梓宫!

**西太后** 哼，寸步不离呀!要隔开我们和恭亲王 …… **皇太后** 我们两宫不能传话召见吗?

**西太后** 姐姐说得对!(对金环、李莲英)去!传太后懿旨! **金** **环**

喳!(下)

**李莲英**

〔天色已暗，新月上树梢。

〔依稀昆腔传来，似乎还是《夜奔》:“……想亲帏梦

杳，空随风雨度良宵…… ” 皇太后 你听，谁在唱戏?

'西太后 没有呀，姐姐耳鸣吧?

皇太后 怪?(有顷)啊，妹妹，一会儿恭亲王来了，话还是由 你说吧!

〔金环急上。

金 环 禀两宫太后，恭亲王不来了……

西太后 (惊愕)不来了? 皇太后 怎么回事?

金 环 回太后，奴才传完懿旨，杜翰杜大人说，大行皇帝尚 未大殓，谒见后妃不合礼制；怡亲王说，恭亲王和两

宫是年轻叔嫂，理应回避…… 西太后 恭亲王怎么说的?

金 环 恭亲王一笑，说，那就请诸位代我向两宫请安了，说

完话上轿走了。

西太后 (有顷)李莲英呢? 金 环 好像跟着去了。

西太后 (似有所悟，对金环摆手)去吧! 金 环 喳!(退下)

皇太后 (不满)恭亲王也是的……这么胆小怕事! 西太后 (解释)不，姐姐，恭亲王想得周到。

皇太后 妹妹，我走了。 西太后 来人，快侍候!

〔二宫女、太监急出，随皇太后下。

西太后 (望空出神)六爷，你好吗?(独自徘徊香径，念念有 词)“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不，“好风凭借 力，送我上青云!”(缓缓步入寝宫)

〔双喜行来，不见皇太后，且空无一人，犹豫不敢向 前，忽闻声响，躲出门外。

〔月色朦胧。李莲英上，后随一乘四人抬花轿。花轿 放下，四轿夫退去。李莲英掀轿帘，一女流走出。李 莲英为其除却披风，原是恭亲王奕诉。

**李莲英** 六爷您稍候片刻，奴才就去禀报。(入内)

〔奕诉左顾右盼，怡然自得。曹毓瑛 一 身轿夫打扮， 急上。

**曹毓瑛** 六爷!

**奕** **诉** (一惊)曹毓瑛?你扮成轿夫混进宫里，好大胆子!

**曹毓瑛** 六爷扮成粉黛钗裙，那才叫浑身是胆呢!六爷，眼下 西边和肃顺闹僵了，想借助六爷，扳倒顾命!

奕 诉 尔后呢?

曹毓瑛 六爷是皇叔，自该出来摄政! **奕** **诉** 你这眼线，没被察觉?

**曹毓瑛** 两边都蒙在鼓里。

〔李莲英内声：“太后驾到!” 〔曹毓瑛急下。

〔西太后上，李莲英随上。

**奕** **诉** 奕诉叩见圣母皇太后!(行大礼)

**西太后** 六爷一路辛苦了!(对李莲英)快，扶起六爷!

〔李莲英扶起奕诉。

**西太后** 六爷，安德海传话了?

**奕** **诉** 太后的口谕，奴才晓得了。 **西太后** 六爷以为 ……

**奕** **诉** 唉!顾命弄成今日局面，奴才万万没有想到!不过，

顾命是大行皇帝钦定的，奴才不敢擅自臧否。

西太后 唉!大行皇帝受小人挑唆，顾命大臣里面没有六爷， 我心里一直不好受。现在该想个法儿，把大行皇帝 欠斟酌的地方弥补过来。

奕 诉 这……这怕很难 ……

西太后 六爷，自家叔嫂，有什么主意，尽管说好了。 奕 诉 奴才实在是见短力拙 ……

**西太后** ((冷笑)想不到时隔一年，恭亲王忽然谨慎起来!(不 满地踱步)

〔庭院中惟闻秋虫鸣唱。

奕 诉 (心头一震)圣母皇太后，你想，顾命是祖制，谁敢擅

改?

**西太后** (忽然打破僵局)有个主意，请恭亲王回军机处，跟肃 中堂共事。

**奕** **诉** (愕然，有顷)只怕奴才难以胜任。

**西太后** (哈哈大笑)恭亲王不回军机处，必有更大抱负了! 难怪热河这边也风闻一二，说恭亲王要摄政 ……

奕 诉 (慌张地)一派胡言!

〔西太后示意李莲英回避，李莲英退下。

**西太后** 唉，真没想到，刚一见面，六爷就跟我耍心眼儿!你 就别瞒我了!六爷是皇叔，出来摄政，也是应分的。

奕 诉 不，不……

**西太后** 六爷，如果肃顺他们长久下去，六爷在北京苦心经营 的一切就要落空!你我只能同舟共济，不可南辕北

辙；只能珠联璧合，不可两败俱伤! 〔奕诉回望西太后，思索着。

**西太后** 说实在的，这宫里宫外，满朝亲营，除了六爷，我能指 望谁?皇上还小，我一个妇道人家，朝政大事，还不

都得靠你……六爷，这你还不明白吗? 奕 诉 (多情地)兰儿!

**西太后** (故作姿态)嗯? **奕** **诉** (行礼)太后!

**西太后** (一笑)也不知你是胆大还是胆小? 〔奕诉不置可否。

**西太后** (话中有话)事成之后，你可就如愿以偿了。

**奕** **诉** (决断地)太后懿旨，奴才惟命是从。 **西太后** (嫣然一笑)你呀，贼精贼精的 ……

奕 诉 (舌若粲花)不精能作贼? **西太后** 好了，说说你的打算。

奕 诉 热河是肃顺的天下，要回京城才好办事。待奴才筹

备妥当，马上差人回禀太后。

〔西太后笑着点头。 〔远处传来更鼓声。

奕 诉 风露中宵，太后珍重!奴才告辞了!(退下) 〔西太后一直目送着 ……

〔“唉 …… ”一声深沉的叹息伴着混响，似乎发自假山

*后。*

**西太后** (猛然一 惊)谁?(高喊)李莲英!

〔李莲英闻声急上。宫女、太监提灯笼随上。 **李莲英** 主 子 !

〔西太后惶恐地指着假山后。

**李莲英** (大喝)出来!(见无反应，绕至假山后，见空无一人) 主子，什么也没有。

**西太后** (上前，果无见，对宫女、太监)回去吧! 〔宫女、太监入内。

**西太后** (对李莲英)我明白了，是他! **李莲英** 谁?

**西太后** (喃喃地)大行皇帝!咸丰爷! **李莲英** (一时语塞)这 ……

**西太后** (昂首望天)你不用吓唬我!我不怕你!(冷笑)要是 麻雀能使苍鹰敛翅，兔子能把猛虎吓跑，你就现出真 身吧!即便是叫魔鬼丧魂的东西，我也敢正眼瞧它! 别忘了我的祖宗也是白山黑水长大的!大清朝要靠 我——叶赫那拉!叶赫那拉!

〔天上一搦月痕。 〔 闭 幕 。

**第** **五** **场**

〔中秋夜，皓月当空。

〔避暑山庄月色江声“冷香亭”。

〔亭前一湖秋水，游廊回绕。石阶上有赏月的御座。 〔李莲英指挥着宫女们摆放祭祀的供品、赏月用的圆 桌和绣墩。

〔一宫女偷声饮泣。

**李莲英** (大喝一声)大过节的，哭什么! **一宫女** 我想家 … …

**李莲英** (一耳光过去)进了宫就没了家!

〔西太后悄悄走来。 **西太后** (制止)李莲英!

**李莲英** (一愣)主子!

**西太后** 她是新来的吧?每逢佳节倍思亲，人之常情嘛!(对 宫女)别哭了!(转对李莲英)过节了，每人赏四色月 饼一份。

**宫女们** 谢太后恩典!(跪下) **西太后** 免了，免了，下去吧! **宫女们** 是 ! ( 下 )

**西太后** (颇着急)陈胜文还没回来?

李莲英 快了，请主子放心。

西太后 (忽见圆桌有三，顿生不快)还有谁来? 李莲英 这……东边吩咐，丽太妃也来……

西太后 丽太妃……叫得蛮带劲儿的啊!

李莲英 (自己掌嘴)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西太后 (指一圆桌)撤!

李莲英 喳!(搬一圆桌走开去) 〔陈胜文引胜保急急走来。

胜 保 (摘下墨镜)奴才胜保恭请圣母皇太后万安!

西太后 快起来吧，胜都统!(对陈胜文)万一太后他们来

陈胜文 奴才知道。(急下) 西太后 恭亲王怎么说的?

胜 保 恭亲王要奴才禀告太后，皇上和梓宫尽快回銮!

西太后 恭亲王准备好了? 胜 保 万无一失。

西太后 (长舒一口气)什么时候动身? 胜 保 越快越好。

西太后 (沉吟)太急了，肃顺要起疑心，这里有肃顺的护军营



胜 保 禀太后，奴才亲兵五百，已经部署停当。

西太后 (笑着点头)胜都统真是老谋深算!陈胜文! 〔陈胜文应声上。

西太后 马上给肃顺传旨，由热河到京都沿路，速速施工，五 天以后，护送梓宫回京!胜都统，宫里不可久留……

胜 保 奴才明白。

西太后 先送胜都统，再传懿旨。

**陈胜文** 喳!(送胜保退下)

〔西太后饶有兴致地凭栏望月。 〔李莲英走来。

**李莲英** 主子，您别累着，(搬一绣墩)您坐这儿…… **西太后** 你知道当年乾隆爷赏月坐在哪儿吗?

**李莲英** (指御座)就在那儿!奴才还知道嘉庆爷中秋赏月也 坐在那儿!

〔西太后走过去，坐御座上，略露几分得意。 〔忽然间，隐隐传来哭声。

**西太后** (心烦)又是谁在哭?

**李莲英** 回主子，是丽……呃……妃，她每天晚上都到湖边哭



**西太后** 晦气!

〔一宫女端一盘水果走来。

**李莲英** (见状，讨好地)主子，吃个水果，去去火，消消气。

(接过盘子，没走几步，跌一跤)哎哟! **西太后** (蓦地转身，怒)你?你也给我添堵呀!

〔李莲英跪地。早已走开的宫女也跟着跪地。

**李莲英** (叩头不止)奴才该死!奴才该死!(灵机一动，计上 心来)主子，容奴才回禀 …… (回望宫女)

**西太后** (对宫女)没你的事，回去吧! 〔宫女应声下。

**李莲英** 主子，刚才奴才看见一条金龙盘在御座上， 一时惊

吓，失手…… **西太后** 说的真话?

**李莲英** 奴才有几个脑袋敢撒这样的谎?千真万确， 一条金 龙!

|  |  |
| --- | --- |
| **西太后** | 起来吧，这件事跟谁也不许说! |
| **李莲英** | 奴才知道!(站起)  〔内声：“皇太后到!”、“丽太妃到!”  〔少顷，皇太后、丽太妃、双喜及宫女们走来。 |
| **西太后** | (迎上去)太后，让我好等呀!再不来，我可要派轿子 去接了! |
| **皇太后** | (笑)这不是来了吗? |
| **丽太妃** | (上前)给圣母皇太后请安! |
| **西太后** | (不冷不热)免了吧! |
| **皇太后** | (见眼前只两桌，心知肚明，对李莲英)快给丽太妃摆 桌子! |
| **李莲英** | 喳!(迟迟未动) |
| **丽太妃** | 不必了。 |
| **西太后** | 那哪儿成啊!丽太妃嘛，可慢待不得! 〔李莲英指挥宫女搬圆桌。  〔丽太妃忍泪不语。 |
| **皇太后** | (见圆桌摆好，对丽太妃)坐吧!  〔丽太妃坐下，忽见西太后仍站着，只好站起，待西太 后坐下后，再落座。 |
| **皇太后** | (毕竟敦厚)大行皇帝走了，往后咱们姐妹就该同心 同德、和衷共济了! |
| **西太后** | 太后说的是! |
| **丽太妃** |  |
| 皇太后 | (望月，感慨)人生有尽日，天地无绝期!列祖列宗都 在这里赏过月，可……往矣!到底古人说得好，“今 人难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就说去年今日， 大行皇帝还坐在这儿 …… (拭泪)唉!人生一世，草 |

木一秋，还争个什么名分?

**丽太妃** (闻言愈悲，哭泣起来)大行皇帝 ……

**西太后** 行了，大过节的，让母后皇太后宽宽心吧!(阴阳怪 气)话说回来，当初，大行皇帝要不是因为你由着性 子闹 ……

**皇太后** (急忙制止)妹妹!

〔丽太妃抑制不住站了起来，怒视西太后。 〔西太后转过脸去。

〔丽太妃满眼泪水，满腹委屈，看皇太后示意忍耐，终 于坐了下来。

〔一太监走来。

**一太监** 请两宫太后和丽太妃用膳。 **西太后** (对皇太后示意)请吧!

**皇太后** (对丽太妃)随便吃一点儿吧! **丽太妃** 我什么也吃不下 ……

**皇太后** (一想)也好，双喜，你好好陪着丽太妃。 双 喜 是 !

〔皇太后与西太后同去，一太监随去。

〔丽太妃见两宫太后已去，顿时伤心地哭了起来。 双 喜 (含泪)太妃!太妃!(沉思)

**丽太妃** 我真不愿意再活下去 …… 双 喜 太妃不该这样想 ……

**丽太妃** (拭泪)双喜，你都看见了!(叹息)人常说，天上神仙 府，世上帝王居。可谁知即使身为宠妃，一旦失去依 靠，求为寻常百姓也不可得呀!还不如死了干净!

双 喜 (语出惊人)死也要死出个样子来!(掷月饼入湖) 看，掷个物件还有一响呢!

**丽太妃** (悟出其意)不是我甘愿由人摆布，只是……大行皇 帝的遗诏让皇太后给烧了!

双 喜 太妃见过这份遗诏?

**丽太妃** 是我伺候的笔墨。除了我，就只有肃中堂见过。(唏 嘘不已)要是遗诏还在，我就是死，也不放过西边!

双 喜 (一阵激动，旋即平静)近日来宫中屡有奇闻，太妃可 愿听?

**丽太妃** 什么奇闻?

双 喜 有一夜，从丽正门偷偷进来一抬花轿，花轿里坐着一 个王妃。花轿到了西边的小院，王妃变成个大男人



**丽太妃** (一惊)什么人? 双 喜 恭 亲 王 !

**丽太妃** 恭亲王……大行皇帝说过，老六早就惦记着皇位，所 以不让他当顾命!

双 喜 恭亲王和西边谈了大半夜…… **丽太妃** 谈的什么?

**双** **喜** 扳倒肃中堂!

**丽太妃** 啊?这可怎么办?

**双** **喜** (试探)要是遗诏还在 ……

**丽太妃** 这时候说这话有什么用?哼，若有遗诏，我拼将一 死，也要扳倒西边!

**双** **喜** (行大礼，庄严地)太妃在上，奴婢冒死陈言，大行皇 帝遗诏仍在!

**丽太妃** (惊喜至极)真的?快起来!(扶起双喜)不是烧毁了 吗?

〔李莲英远远走来。

**李莲英** 双喜大姐!

**双** **喜** (敷衍)丽太妃累了!

〔丽太妃走下，双喜随下。 〔李莲英远远跟踪下。

·〔中天一轮圆月。风过荷叶呼飒飒声，鱼儿跳浪泼喇

喇声。

〔陈胜文引肃顺走来，忽停步。

**陈胜文** (委婉地)肃中堂，今儿个中秋节，两宫太后祭祖赏 月，还是明儿个再拜见吧。

肃 顺(强臣威风)朝廷大事要紧还是两宫赏月要紧?我的 大总管!

**陈胜文** 呃，这个 … …

〔偏巧，皇太后和西太后步月而来。

**肃** **顺** 肃顺叩见两宫太后! **皇太后** 肃中堂，有事?

肃 顺 禀太后!(语气强硬)梓宫回銮，车马轿桢 一 时难以 备齐，兼之山路崎岖、桥梁失修，启迁梓宫须用六杠， 一杠就是一百二十八人，若有差池，有负先皇深恩大 德!圣母皇太后懿旨五日启程，怕是无能为力了!

〔皇太后为难地望着西太后。

**西太后** 肃中堂，日子是紧了点儿，可一想起大行皇帝不能生 还京都，连梓宫也久久不能归陵 …… (拭泪)

**皇太后** (触景伤情，亦落泪)肃中堂 ……

**西太后** 肃中堂，有一件事，我一直难以启齿 …… (惭愧地低 头)那天，为胜保、董元醇的折子，我不该对肃中堂发 那么大的脾气。这些日子，真是悔恨不已啊!

肃 顺 (始而惊愕，继而感动)啊，肃顺那天，言辞多有偏颇，

还望圣母皇太后海涵!

**皇太后** (意外，欣喜)把话说开了好，往后和气致祥!

**西太后** 肃中堂，我看，趁着天气未寒，还是尽早启程为好。

姐姐你说呢? **皇太后** 是呀，肃中堂。

**肃** **顺** (不由软化)肃顺尽力就是……

**皇太后** (对西太后)不早了，妹妹，咱们回宫吧。(偕西太后 同去)

〔肃顺恭送，沉思。

〔丽太妃急上。 **丽太妃** 肃中堂!

**肃** **顺** 丽太妃，肃顺给太妃请安!(欲拜)

**丽太妃** (急制止)不敢当!肃中堂 …… (未语泪先流) **肃** **顺** 奴才知道，丽太妃吃苦了。

丽太妃 一年前承中堂引荐，侍奉皇上，宠爱有加，可叹自家 福薄……(拭泪)中堂大人恩重如山，无以图报，今有 要事特来告知……

〔肃顺近前。丽太妃低声耳语。肃顺忽惊忽喜，警惕 地四顾。

**丽太妃** (掏出遗诏)这就是遗诏!

肃 顺 (一阅便知)没错，就是它!(瞬间犹豫)刚才西边还 给我赔不是 … …

**丽太妃** (狠狠地)西边蛇蝎心肠，狐兔狡诈，不可轻信!

肃 顺 (沉思有顷，点点头)说得是!(自语)紧关节要之处， 不可有妇人之仁!

**丽太妃** 中堂大人，大清朝的江山社稷拜托你了!(缓缓跪 下 )

肃 顺 (迟疑尽扫)丽太妃!(相向而跪，叩头)肃顺将以首 辅顾命大臣身分，当众颁发遗诏，废黜西边。肃顺纵

负叛臣之罪，凌迟而死，也心甘情愿! 〔二人相扶而起。

**丽太妃** 谢中堂!只是……梓宫很快回銮，到了京城，可就…… **肃** **顺** 太妃尽可放心!我将密令通州总兵曾禄 …… (低声) **丽太妃** (刚毅地)我自有主张!

〔肃顺退下。

丽太妃 (仰头望月，低头临水)多好的夜晚!(低吟)“不知天 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嘻嘻 ……

哈哈 …… (踏月而去) 〔李莲英从阴影里钻出。

**李莲英** (一吐舌头)奴才我明白了，什么叫宫闱争斗，什么叫 你死我活!

〔西太后悄悄步月而来，她心内同样不平静。 **李莲英** 主子、主子!不得了啦!

**西太后** 怎么?尿裤子啦?

**李莲英** (四顾，低声)主子，那份遗诏还在!

**西太后** (大惊失色)什么?(旋复镇定)胡说!

**李莲英** 千真万确，由双喜给了丽太妃，丽太妃又给了肃顺 …… (絮絮述说)

〔西太后渐渐晕眩 ……

〔 光 暗 。

〔漆黑中只有石阶上的御座熠熠发光。 〔西太后茫然行来。

〔御座后面忽地站起一个人，那是咸丰。

〔咸丰哈哈大笑，西太后惊惧后退。 **咸** **丰** (嘲讽)你这女人也有害怕的时候? **西太后** (惊魂甫定)你是 ……

**咸** **丰** 你的皇帝，奕泞，咸丰爷! **西太后** 你……又来吓唬我?

**咸** **丰** ( 一 笑)来劝导你!

**西太后** 劝导我?劝导我什么?

**咸** **丰** 劝导你提携吾儿，匡扶大清!

**西太后** (气定神闲)说得好听!我问你，你临死前为什么不 肯召见我?为什么让八顾命赞襄一切朝政?为什么 留下遗诏要把我废黜?

**咸** **丰** 我，身不由己呀!

**西太后** 哼，谁逼你?那狐狸精也逼不了你，是你自己!(忽 然悲从中来)常言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可你，忘了 当年偷欢的情景，忘了御床恩爱的浓情，忘了茶余饭 后开心的戏谑，忘了案前几畔代笔的艰辛!啊，最不 该的，是你忘了我为你生下你惟一的儿子，大清朝的 皇帝!(低声饮泣)

咸 丰 (闻言泪涌)非是我无情无义，我不得不这样做。(思 绪悠悠)当年汉武帝杀钩弋夫人，就是因为钩弋给他 生了个小儿子刘弗陵。戾太子死了，皇位落在刘弗 陵身上，可他只有七岁。汉武帝担心皇权旁落，便把 钩弋夫人杀了，这位刘弗陵就是后来的汉昭帝……

西太后 (嘲讽)所以，你效法汉武帝要杀我!想不到呀!从 来是母以子贵，到了我这里，偏偏是母因子死!可你 为什么又不杀我?你杀呀!杀呀!(有顷)你后悔了 吧?你的血液已经冷却，你的骨髓已经干枯，你的眼

睛已经失去光彩，黄土掩埋了你的形骸。你不能死 而复生，你再也不能杀我了!(狂笑)

咸丰(长叹)本来，我对你就不能忘情!我只好留下遗诏， 以为警示，再辅以顾命大臣，赞襄朝政。你知道，顾 命制度不是我创建，是祖宗留下来的，怕的就是皇权 旁落!

西太后 (冷笑)那好，我也给你讲个故事!康熙爷继位，也只 有八岁，临政的是孝庄文皇后!试问，倘若不是孝庄 文皇后，康熙爷能够除掉鳌拜四顾命吗?大清朝的 这段典实，咸丰爷您不会不知道!

咸 丰 (沉吟有顷)话说到这里，我只好和盘托出了 **西太后** (轻蔑)臣妾洗耳恭听!

**咸** **丰** 我们爱新觉罗氏和你们叶赫那拉氏有世仇!据说当 年我们祖上把叶赫部的男人几乎杀光了，叶赫部的首 领临死前发下毒誓，我叶赫那拉即使只剩下一个女 儿，也要复仇!这话怕是要应在你身上了!(渐隐)

**西太后** (自语)我小时候隐约听说过，可我不相信……皇上， 皇上!我不相信!我爱大清朝呀!(环顾四下， 一片

空潆，一阵莫名的惶恐袭来) 〔 暗 转 。

〔西太后茫然倚栏。

〔李莲英不知所措。陈胜文走来。 **李莲英** 主子怎么啦?

**西太后** (悠悠醒转)肃顺走了? **李莲英** 早就出宫了。

**西太后** (突然暴怒)叫那个贱人!

**陈胜文** 禀圣母皇太后，丽太妃一条白练自尽了! **西太后** 便宜她了!(有顷)叫双喜!

**陈胜文** 喳 ! ( 下 )

〔双喜坦然走来。

双 喜 不用叫，奴婢自己来了。

**西太后** (忽又平静下来)双喜，你怎么假造遗诏呢?从实说来!

**双** **喜**太后，何必自欺欺人?奴婢烧毁的是假，肃中堂带走 的是真!

**西太后** 双喜，本宫谅你无此胆略!

**双** **喜** (轻蔑一笑，出示一蝙蝠状玉佩)太后可认得此物? **西太后** (脱口而出)大行皇帝的玉佩!

双 喜 多谢太后说出来历!大行皇帝临走之时，召见奴婢， 说了四句话：西强东暗，恃子为蛮，遗诏赫赫，匡扶皇 权。他晓得母后皇太后不是您的对手，便解下玉佩， 命奴婢权宜行事。此刻，大事已经办完，是杀是剐， 任凭太后!

**西太后** (沉思良久，嫣然一笑)双喜胆识超人，敢作敢为，真

有点儿像我，就留在我身边吧! 〔双喜一愣，李莲英也傻了。

双 喜 (醒转)多谢圣母皇太后!奴婢追随大行皇帝去了! (行至水边，纵身一跳)

〔西太后和李莲英纹丝不动，就像是什么事情也没有 发生过。

**西太后** 你说肃顺要去找谁来着? **李莲英** 通州总兵曾禄。

**西太后** (喃喃地)通州总兵曾禄 …… 〔 闭 幕 。

**第** **六** **场**

〔一周后的一个下午。 〔密云行宫。

〔殿堂内御案、御座错落有致，御案上有文房四宝。 墙上挂着二御匾，乃康熙、乾隆各自书写之“密云”。 窗外，长城逶迤，阴云四布，隐隐有雷声传来。

〔曾禄据案饮酒。侍从伺候着。 〔窗外几个士兵匆匆过。

〔又有闷雷滚过，给人以逼仄之感。 〔曾禄推杯，站起，踱步 ……

〔内声：“肃中堂到!” 〔曾禄一愣，急出迎。 〔肃顺及侍卫走来。

曾 禄 肃中堂!请! 肃 顺 曾郡王!请!

〔二人落座。侍从奉茶，退下。侍卫出外警戒。

曾 禄 中堂大人，您不是在后面护送大行皇帝梓宫吗?怎

么……

肃 顺 今天一早，两宫太后懿旨，让我扈从进京。我一想， 也好，就在此地，密云行宫 …… (低声)曾郡王，人马

都到齐了? 曾 禄 是的。

肃 顺 (忽然想起)遗诏可藏好?

**曾** **禄** (拍拍胸前)请中堂放心。

〔侍从悄悄走上。

待 从 (对曾禄)大人，怡亲王和杜大人要见中堂大人。 曾 禄 快请!

〔侍从上前引载垣、杜翰上。

曾 禄 通州总兵曾禄给怡亲王和杜大人请安。

载 垣 ((倨傲地)免!曾郡王，这回可全看你的了。 杜 翰 (诚恳地)愿郡王不负皇恩!

曾 禄 (一丝冷笑)剽悍的马，驰骋千里，永不回头——曾禄 就是这样的马!

杜 翰 好!(抄起案上酒壶，斟酒)杜某预先祝捷，敬郡王一 杯!(单腿跪地，奉酒以敬)

曾 禄 谢大人!(一饮而尽) 杜 翰 壮哉!

肃 顺 (犹自思虑，仿佛自语)连日阴雨，路程已经耽搁，恭 亲王肯定猜疑。倘若中间有变……(对在场各位)我 想，必须草拟一份文告，将西边的罪状公诸朝廷，昭 示天下，以便抚内安外!(转对杜翰)继园兄大手笔，

还请代劳!(取过文房四宝)

杜 翰 (欣然)这一层，杜某已想到……

载 垣 怎么着?你已经 ……

杜 翰 (取出文稿)请中堂过目。

肃 顺 (惊喜)继园!(接读文稿)“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叶 赫那拉氏欺君罔上，擅政专权。昔者于大行皇帝弥

留之际，口出恶声，致使圣体违和，崩于山庄；今者与 恭亲王奕诉里应外合，觊觎神器，图谋垂帘临政。凡 此种种，实属恃子为蛮，骄纵不法。故按大行皇帝遗 诏，以祖宗家法治之，毋予宽贷!钦此!”

载 垣 好!写得好!

肃 顺 有劳继园兄了!就按此文颁发。 〔雷声又起。

〔步履声响起，二太监探视而来。

〔肃顺、曾禄及载垣、杜翰等人避去。 〔西风劲吹，庭阶叶落。

〔李莲英边走边看上；做检查状。 **李莲英** (对二太监挥手)去吧!

〔二太监应声下。

〔西太后走来，宫女端梳妆盒后随。

**李莲英** 主子一定累了!主子是坐着，是躺着，还是半坐半躺 着?

**西太后** (颇有兴致)我不累。

**李莲英** (见西太后观赏墙上御匾)这不是行宫落成时候康熙 爷的御笔嘛!

〔西太后点点头，兴致勃勃走到案前，缓缓举笔。李 莲英慌忙伺候笔墨。

**西太后** 今儿个我赐你们一个“福”字! **李莲英** (跪下，示意宫女)谢主子恩典!

**宫** **女** (放下梳妆盒，亦跪)谢主子恩典 〔西太后写毕，将“福”字交李莲英。

**李莲英** (对宫女)告诉敬事房，也放在紫檀木的匾额上! 〔宫女应声，持“福”字下。

西太后 小李子，今儿个就住在此地?

李莲英 回主子，肃中堂安排在这儿下榻。

西太后 我喜欢这个地方。(忽然想起)走一天了，蓬头垢面 的，那丫头……

李莲英 主子，奴才给您梳头! 西太后 (一惊)你还会梳头? 李莲英 笨手奴才有孝心。

西太后 (一笑)好吧，今儿个让我看看你的孝心。 〔李莲英精心为西太后梳头 ……

西太后 (照镜，异乎寻常地满意，左看右看)你还真有两下

子!叫什么发式? 李莲英 龙凤呈祥!

西太后 龙凤呈祥?好，这个名字就吉利。 李莲英 主子，这个龙凤呈祥，凤在上头!

西太后 ……好、好!李莲英，你年纪不大，什么时候梳一手 好头?

李莲英 不、不，主子夸奖了。不是奴才会梳头，而是圣母皇

太后的芳发，生来就好看。 〔内声：“妹妹”!

〔皇太后慌慌张张走来，金环随后。 皇太后 妹妹!

西太后 姐姐，怎么啦?

皇太后 (往窗外一指)你看!那旗子，是兵!山上、山下、长 城、隘口……怕不是要出事吧?

西太后 (佯作惊讶)这是谁的兵? 〔陈胜文急上。

陈胜文 禀两宫太后，额驸爷有密奏。

**皇太后** 快，快传! 〔景寿上。

景 寿 两宫太后……(望了望陈胜文、李莲英、金环，欲言又 止 )

〔皇太后挥手示意陈胜文等回避。

景 寿 两宫太后!奴才已经探知，曾禄带着一千精兵埋伏 在四周山上!

**皇太后** (大惊)啊?曾郡王到这儿干什么?

**景** **寿** 回太后，是肃顺密令曾郡王……太后，奴才一再劝 阻，肃中堂执意不听……

**西太后** 姐姐，肃顺真的要唱逼宫了!

**皇太后** 这个肃顺真能做出这种事来?妹妹，你说怎么办? **西太后** (随声)是呀，怎么办?额驸爷，你说 ……

**景** **寿** 回两宫太后，胜都统的兵马，正在后面护送梓宫，只 有调他来 ……

**皇太后** 妹妹，就让额驸爷去传懿旨 … … **西太后** 额驸爷，拜托了!

〔景寿应声退去。 〔陈胜文直进。

**陈胜文** 肃中堂和怡亲王、杜大人叩见两宫太后! **皇太后** (看着西太后)妹妹 ……

**西太后** (果断地)让他们进来! **陈胜文** 喳 ! ( 下 )

**皇太后** 妹妹，和气致祥，有什么事，回到京都再说，好吗? **西太后** 好的。

**皇太后** 那……妹妹先进去，我来说服他们。 **西太后** 也好。(入内)

〔 一阵雷鸣 。

〔肃顺、载垣、杜翰走进。

肃顺等 奴才恭请皇太后万安!(跪拜)

皇太后 (冷冷地)起来吧!肃中堂，大行皇帝在世，待你如 何?

肃 顺 恩深如海。

皇太后 本太后统摄六宫，又待你如何? 肃 顺 义重如山。

皇太后 身为朝臣何以对太后? 肃 顺 竭诚拥戴。

皇太后 大行皇帝临终又有何嘱托? 肃 顺 尊崇懿旨。

皇太后 既然如此，你据实回话。 肃 顺 喳!

皇太后 行宫外面的兵士是哪位大人的部卒? 肃 顺 曾禄曾总兵。

皇太后 曾禄曾总兵又是受哪位大人的派遣? 肃 顺 是……奴才。

皇太后 (愕然)啊?果真是你!

肃 顺 太后，奴才此举无非敦请圣母皇太后谨遵大行皇帝 遗言……

皇太后 你先把兵撤走! 肃 顺 太后!

杜 翰 (上前)太后，自古知兵非好战，肃中堂不得已而为之 啊!

皇太后 (高声)撤走! 肃 顺 太后!

载 垣 (对皇太后)你还蒙在鼓里呢!西边她 …… 〔西太后忽然走出。

**西太后** (对皇太后)我早就说过，他们迟早要逼宫!(转对肃

顺)好啊，肃中堂，打算怎么办吧?

肃 顺 臣等只是敦请圣母皇太后维系朝纲…… 载 垣 不许垂帘临政!

西太后 (对皇太后)姐姐你看，图穷匕见了!(转对肃顺)两 宫太后不能临政，把朝政交给你们，让你们当鳌拜! (冷笑)如果不依你们呢?

肃 顺 如果圣母皇太后一意孤行，顾命大臣可以……

杜 翰 取消圣母皇太后的尊号! **载** **垣** 收回“同道堂”印章!

**西太后** 请问，凭什么?

肃 顺 凭的是大清国的祖制，二百年的朝纲! **西太后** 肃中堂你还没有这根权杖吧?

**肃** **顺** 顾命大臣可以赞襄一切政务! **西太后** (冷笑)我要是不理睬呢?

肃 顺 那就别怪臣等犯上了!(向外)曾总兵!

〔曾禄内声：“在!”曾禄走上。 肃 顺 曾总兵宣读大行皇帝遗诏! **皇太后** (愕然)遗诏?不是烧了吗? 肃 顺 回太后，双喜烧的是假…… **皇太后** (一惊)你说什么?

**西太后** 不，太后，他分明是扯谎，一定是假造遗诏!

肃 顺 真诏! **西太后** 假诏!

**皇太后** 不管真诏、假诏，都得给我!

肃 顺 (高声)太后!大行皇帝尸骨未寒，怎能容得这般专 权擅政的嫔妃?若由她肆虐朝廷，大清朝休矣!就 是九泉之下的大行皇帝，也不会瞑目的!

**皇太后** (哀求)不，肃中堂，等到京城…… **肃** **顺** (不理睬)曾总兵，宣诏!

**西太后** 太后，既然肃中堂执意宣诏，那就念吧! 〔众人一齐望着曾禄。

**曾** **禄** (沉吟片刻，高声)肃顺听旨!肃顺听旨! 肃 顺 (一惊)啊?(目瞪口呆)

〔载垣和杜翰亦木然。 〔西太后突然大笑。

〔胜保率士卒数人走进。 **西太后** 曾总兵，宣诏吧!

**曾** **禄** (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肃顺、载垣、杜翰等威 慑幼主，欺侮两宫，假造先皇遗诏，谋危社稷。现将 肃顺、载垣、杜翰即行革职，拿交宗人府。钦此!”

〔皇太后一时茫然。 **胜** **保** 给我拿下!

〔卫士们拿下肃顺等三人，免冠摘翎。 **皇太后** 兰儿，这是……

**西太后** 扶太后下去歇息。 肃 顺 太后 … …

**皇太后** 妹妹 … … **西太后** 扶下去!

〔宫监们扶皇太后下。 **肃** **顺** (怒视曾禄)曾禄你!

〔曾禄转过脸去。

**西太后** 好在曾总兵以社稷为重。

肃 顺 后悔，当初没依大行皇帝之言，及早把你……把你轰

出宫去……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不会饶恕你的! 〔陈胜文内声：“恭亲王到!”

〔奕诉得意踌躇走上。安德海后随。 奕 诉 奕诉叩见圣母皇太后!

**西太后** 恭亲王免礼!

载 垣 (忽然狂笑)一对贼子、淫妇! **西太后** ( 暴 怒 ) 押 下 去 ! 斩 !

**众士卒** 喳!

〔载垣一路狂笑而去。杜翰浑身筛糠而下。

肃 顺 (猛然跪地，仰天大呼)大行皇帝，奴才死有遗恨哪! (站起，昂首而行)

**西太后** (得意一笑，复望天)大行皇帝，您可以瞑目了!(忽

然惶恐起来) 〔光渐暗。

〔一束顶光打在西太后身上。

〔但闻一声长叹，仿佛咸丰的声音：“叶赫那拉，叶赫 那拉 … … "

〔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 〔幕闭。

**—** **—** **剧终**

**大都市辩护**

王 钢



王钢，男，46岁，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创作室干部，创作有 《海阔天高》、《懦弱的强者》、《海角情天》(合作)等剧本及电视 剧、报告文学、小说、评论等。

人 物

(以出场先后为序)罗子峰、季正天、袁琳、温小静、柏 言。

**时** **间：**当 代 。

**地** **点：**某大都市。

**第** **一** **幕**

〔大都市的生命似乎在错落有致的摩天大楼之间律 动。

〔音乐——古典的与现代的两股音乐旋律交错、交 融。

〔罗子峰上，追光罩着他。

**罗子峰** (以职业律师的姿态，侃侃陈述)诸位朋友，晚上好! 作为律师，我的最佳位置应该在法庭上，为我的委托 人做最好的辩护，引经据典，雄辩滔滔。此刻我粉墨 登场，当然是想向诸位讲述一个律师的所见所闻。 先说点有意思的- 在美国律师界一直流传着这样 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律师刚刚打赢一场重大官司， 便立刻给他的委托人发去电报：“正义已经取胜。”委 托人却十万火急地回电：“立即上诉。”这个故事说明 什么,不知诸位是否能琢磨出点什么味儿来?(稍 顿)这个世界变化得真快，WTO、互联网、纳米技术， 新概念轮番轰炸；索罗斯、李嘉诚、比尔 ·盖茨，商界 奇才红透了半边天。而在中国，仿佛一夜之间便冒 出许多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他们身边谁 没有个把律师招呼着，他们当中谁没有个把有趣的

故事?于是，我就此将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故事介绍 给诸位。这里虽然不是法庭，诸位还是权且当一次 陪审员，来审视故事中的人物，然后再以法官的身份 做出你们的裁决。顺便说一句，诸位不必太认真，就 算经历一次人生游戏，游戏人生或许不会太沉重。 当然，诸位的裁决不是从法律的角度，而是从个人好 恶的角度，裁决只在你们的心里。

〔 夜 晚 。

〔街道。五光十色的霓虹灯闪闪烁烁，大都市的声浪 烘托出繁华与浮躁。

〔季正天上。他手里抓着瓶“人头马”,带着微醉。

**罗子峰** 故事该从哪里讲起呢?就从这样一个平凡的夜晚开

始吧 ……

〔季正天一个翅趄撞在罗子峰身上。

**罗子峰** 喂，你这人怎么……季正天?季老板!

**季正天** (睁着醉眼)你……罗子峰罗律师，我的法律顾问，我 的朋友!(拥抱)

**罗子峰** (推开季正天)你好像喝醉了。 **季正天** 醉什么醉，你也来一 口。

**罗子峰** 算了吧，喝酒找别人去。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往常 总有那么三五个好友马仔围在身边，怎么现在连个 喝酒的伴儿都没有?

**季正天** 我现在算什么?快一文不值啦，还“老板”!我的产

品卖不动，我的“正天公司”眼看就要倒闭。

**罗子峰** 借酒消愁不是个办法。酒喝得再多，你也不能把一 千三百二十多万的债务给喝没了。

**季正天** 喝酒使人快乐。

**罗子峰** 你又何苦——一千三百多万，对大企业来讲，这还是 个小数目。

季正天 可我是个私营小企业，蛋糕还没来得及做大，就要发 臭了。一屁股的债，别人躲都躲不及，还跟在身边来 替我擦屁股吗?

**罗子峰** 唉，现今的人啊，没几个不势利眼的：你风生水起时，

称兄道弟；落魄有难时，鬼也不来照面。

**季正天** 你这个法律顾问，也快顾不上我，懒得问我了。 **罗子峰** 哪的话，我要是一根救命稻草，你就捞去吧。

**季正天** 可惜你不是救命稻草。

**罗子峰** 那么宏大集团的袁琳是不是救命稻草?

季正天 她?虽说宏大集团有十几个亿的身家，在商言商，险 境不可冒进，她怎会傻到来淌这潭浑水!再说我当 初向银行贷的五百万，还是她做的担保，现在我已资 不抵债，一旦破产，银行只能找她还钱，她不来扒我 的皮，已经很够意思。

**罗子峰** 她够意思，有的债主不够意思，十天半月来催债，个 别的还来了律师函，声称再不还债就要起诉了。

**季正天** (恼火地)我知道!(向后一指)你看后面，他们专门

盯我的梢。

**罗子峰** 谁?在哪儿?

**季正天** 你不认识，我也不认识。在黑暗的角落里，总有那么 一两双贼亮的眼盯着我，阴魂不散—他们就是债

主派的人，害怕我玩失踪。 **罗子峰** 你太神经过敏了吧?

**季正天** 不，是洞察一切的敏锐!(喊)出来!你们都给我滚

出来!过来面对着我，别藏着躲着，跟做贼似的，算

什么英雄好汉!我跑不了，我也不想跑，可要钱没 有，要命你们不敢!

**罗子峰** 别喊了，这大街上的，别让人看着笑话。

**季正天** 管他哩!欠债的是大爷，要债的是孙子，哪有大爷怕 孙子的?(猛地灌了一 口酒)来，罗子峰，你也喝一

口!

**罗子峰** 不行，我不行。

**季正天** 罗子峰，我们是不是朋友? **罗子峰** 当然是朋友。

**季正天** 那么陪我喝。

**罗子峰** … …可不是酒肉朋友。酒喝多了没什么好处。

**季正天** 你不懂，不喝酒不知道喝酒的好处。酒真是个好东 西，能使人忘记一切，使人轻松自在。那一千三百万 算什么?是一千三百块嘛，简直就是小儿科!(又灌 一 口酒)

**罗子峰** 你要真拿得起、放得下，就“而今迈步从头起”——倒 下的招牌，还有重新树起的一天。

季正天 说得轻巧，多年的心血我就让它白流不成?想当初， 我来到这座南方大都市时，身上只有两千元，好不容 易才有了这份家当。

罗子峰 你确实不容易，做广告业务，炒股，与人合伙做贸易， 七八年间便挣下了几百万，你小子也真是运气，干啥 成啥。

**季正天** 你以为我是瞎蒙的呀?那都是经过科学分析，小心

求证，最后才大胆行动。 **罗子峰** 咦?这会儿你倒清醒了。

**季正天** 都怪我一时糊涂，鬼迷心窍， 一家伙把钱都投进实

业，搞什么“益智3号”口服液，几百万像扔进了海 里，连渣子都没了。现在人们都营养过剩，谁会稀罕 什么狗屁口服液!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地，我他 妈的是个大蠢猪!

**罗子峰** 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

**季正天** 没错，没必要后悔。当初我想借三千块，也没人肯 借，现在我有正天公司，有一千多万的债务，你说我 是不是很成功?

罗子峰 你没失败。钱像流水，是活的，必然要在市场流通， 今天流进你的口袋，明天流进他的口袋。也许你那 几百万暂时流进了别人的口袋，说不定什么时候又 流回你的口袋，甚至更多。你说是不是?(见季正天 又喝，抢酒瓶子)行了，别再喝了，你已经醉了!

季正天 我没醉，我确实没醉。你不信?你看前面这栋楼，是 五层吧?你信不信我在三十秒之内一口气跑上楼 顶?

**罗子峰** 跑上楼顶干什么?回家去!

**季正天** 你不信?我做给你看，你在这里看着表，三十秒之内 我准跑上楼顶。不信我们打赌，赌什么都行。

**罗子峰** 行了，我送你回家。

**季正天** 你怕输?那就赌小一点，就赌一元。请看好表，现在 预备——开始!(猛地跑下)

**罗子峰** 哎，你回来。他今天是怎么啦?不正常呀!就他这

样精明能干的人，不至于弄得神经兮兮的呀! 〔少顷，气喘吁吁的季正天站在了楼上。

**季正天** (喘着粗气)哈哈……我跑上来了，刚好三十秒。罗 子峰，你输了。你瞧我腿脚利索，像是个喝醉的人

吗?别看我是头一遭喝酒，我可有喝酒的天分，而且 才华横溢。我简直佩服自己的酒量，佩服极了!你 不佩服吗?

**罗子峰** (仰着头)季正天，别玩了，你快下来!

**季正天** 我会下去，可我不是顺着楼梯下去，(举起酒瓶)我会

像它一样下去。(手一松，酒瓶坠下) 〔嘭的一声，酒瓶坠地发出清脆的响声。

季正天 哈哈……你听这声音多么美妙动听，就像音乐一样， 不知道人摔下去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不管怎样， 生命也许会在这坠地的声响中得到升华。

**罗子峰** (大声地)季正天，我告诉你，在中国，想做大富翁的 人多得很，可那是一座独木桥，千军万马挤上独木 桥，又有几人能通过?你掉下来又算得了什么?很 多人连挤上独木桥的资格也没有，你没什么可抱怨 的，你没什么想不开的，你已经是个大赢家。

〔幕外音：“有人要跳楼啦!”“快打110报警!”人声鼎 沸，议论纷纷。

季正天 可我还是从桥上掉下来了，摔得很惨。我已输不起。 古人说“高处不胜寒”,我说在债台高筑处才是不胜 寒。我已别无选择，最后在这里向我的债主们说几 句话：多谢你们曾经借钱给我，我努力过，我拼搏过， 可我还是一败涂地 ……

**罗子峰** 季正天，你别傻了，钱财是身外之物，你的命就值这 些钱吗?你还可以搏回来。

季正天 不错，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可我 把债带走，我赚了。各位债主，我多谢你们，可你们 何苦逼债把我逼上这么高的地方?再见了， 一了百

了!你们要逼债，请到阎王爷那儿找我吧!(纵身一 跳 )

**罗子峰** (惊叫)季正天!

〔“啪——哗”,像是重物砸在什么物件上发出的声 响。周围一片哗然。

**罗子峰** (欲跑下，又停，掏出手机打电话)急救中心吗?快，

风华街有人跳楼，赶快过来救人! (又拨打另一号码)喂，是袁总吗?

〔袁琳握着手机出现在另一演区。 **袁** **琳** 我是袁琳。是罗律师吧?

**罗子峰** 大事不好，季正天想不开跳楼了，我正在现场。

**袁** **琳** 什么?他怎么会 …… (巨大的情感起伏，声咽地)把 他送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一定

要把他抢救过来! 〔 灯 暗 。

〔救护车刺耳地鸣叫……切光。 〔 灯 渐 亮 。

〔医院高级病房。前场翌日上午。

〔季正天仰卧在病床上，左腿上打着厚厚的石膏绷 带。他闭着眼，似乎未醒。

〔温小静坐在病床前，双耳挂着一副“随身听”。她听 的是马斯湟的《沉思》,乐曲声外延的音响效果舒缓 而深沉。她多少有点沉醉于乐曲中。

**季正天** (醒来) ……小姐，(手拍温小静的肩膀，大声地)喂! **温小静** (按“随身听”停键，乐曲声止)醒来了，我给你打洗脸

水 去 。

**季正天** 等等，你是护士?

温小静 不是，我是专门来伺候你的。 季正天 我好像没请人“陪床”。

温小静 你当然没请。就算你有那心思，也没那工夫：昨晚你 被送进医院一直昏睡到今天，现在是十点一刻……

季正天 我大至睡了十二个小时。这一觉睡得真痛快，很久 没有这么好好睡过了。

温小静 自打你送进医院，就一直没睁开过眼睛，是想给人一 种伤得不轻的错觉吧?其实你心里清醒得很。

季正天 (有意转移话题)小姐，我跟你不是很熟。 温小静 我好像认识了你很久，并不陌生。

季正天 你可能搞错了。

温小静 我是说我的感觉。

季正天 那么,我该付你多少钱? 温小静 什么?

季正天 你该不会说你伺候我是“义务劳动”吧? 温小静 我要的不多，就六位数吧。

季正天 哗，抢银行呀。

温小静 (笑了)是六个大鸭蛋。

季正天 你……(解嘲地)好，我这楼跳得好，居然跳出个大美

人来陪着，还分文不取，值了。 温小静 你这人好无赖。

季正天 你这人还有点意思。 温小静 其实，我是 —

季正天 (打断)不过，我没兴趣知道是谁让你来的。 温小静 那么,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

季正天 我更没兴趣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因为，漂亮的女 孩一般都头脑简单。

**温小静** 你……你也太狂了，不理你了!(赌气戴上“随身

听”)

季正天 小姐，你现在是否给我打点洗脸水 …… (见温小静无 动于衷，欲下床)小姐，我就知道漂亮女孩只有别人 伺候她的份，没有她伺候别人的理。

温小静 别动，你的小腿骨裂，不能着地。行了，还是让头脑 简单的人伺候头脑复杂的人吧。(拿下“随身听”放 在床头柜上，下)

季正天 (顺手拿过“随身听”戴上，有点惊讶地)是马斯湟的 《沉思》,她居然听的是严肃音乐。看来，漂亮女孩的

头脑，也有例外的。 〔罗子峰上。

**罗子峰** 看来状态不错嘛。 **季正天** 难得偷来半日闲。

**罗子峰** 叫人虚惊一场，你小子命大。 **季正天** 你小子不够朋友。

**罗子峰** 怎么啦?

**季正天** 我现在仍负债累累，还安排我住进高级病房。

**罗子峰** 你放心，这全都是你的债主们一手安排的，什么医疗 费、住院费，他们全包了。

**季正天** 怎么回事?

**罗子峰** 你这条命金贵呀，如果你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他们找 谁要债去?

**季正天** 所以，他们现在像供菩萨一样先把我供起来。

**罗子峰** 没错。你知道我刚才在干什么吗?我在那头的会客

室代你会见各位债主，真是热闹极了。 **季正天** 不会是逼债吧?

罗子峰 不，恰恰相反。你猜他们怎么说?这个说：“老季不 能死呀，他不能丢下个大包袱一死了之，让我怎么向 我的上级主管交待?”那个说：“季老板别想不开，长 命债长命还，我们不逼他就是，让他别焦急。”然后， 他们个个塞红包过来，这个两千那个三千的，要你好

好养伤。(掏出一沓红包)你瞧，收获不小。 **季正天** 嗬，我倒成了宝贝疙瘩。

**罗子峰** 你这一跳，还真跳出一点名堂，形势有点好转。 **季正天**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我现在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罗子峰** 是呀，你又可以重振旗鼓、再战江湖了。

**季正天** 债主里有袁琳吗?她来了吗? **罗子峰** 没有。

**季正天** 这就奇怪了。要知道，我向银行贷的五百万，是她宏

大集团做的担保，照理，她应该比谁都焦急。

**罗子峰** 袁总是个比谁都沉得住气的女人。

**季正天** 对我的生死无动于衷，就是对五百万无动于衷。你 也是宏大集团的法律顾问，你说为什么?

**罗子峰** 不知道。即使知道，如果牵涉到商业利益，我也不能

说。不该说的不说，这是律师的职业道德。

**季正天** (讥讽地)你倒是挺讲原则的嘛。

**罗子峰** 我确实不知道。要说袁总不关心你，你就错了，她特

地把她的秘书专门派来伺候你。 **季正天** 就是那个“陪床”的女孩?

**罗子峰** 怎么,到现在你还没搞清楚呀?

**季正天** 难怪有点儿眼熟。以前是见过几次，大概没有留意， 也就没有什么印象。

〔温小静端洗脸水上。

**温小静** 那么现在请记住我的名字，我叫温小静。来，我给你

洗脸。

〔袁琳上。

**袁** **琳** 小静，你不要再伺候他了。 **温小静** 怎么啦，袁总?

**袁** **琳** 他这人不值得同情。

**季正天** 喲，袁大姐，你可来了，我还以为你对小弟的生死漠 不关心哩。

**袁** **琳** 季正天，我干吗要关心你根本就不存在的生死问题?

你期盼我说什么?像那些债主们那样给你定心丸 吃，然后塞给你一封更有分量的红包吗?

**季正天** 你怎么能跟他们比，简直就不是一个档次嘛。我大 难不死，全托你的福哇。

**袁** **琳** 季正天，你别再演戏了。你骗了所有的人，也差一点 骗了我的一把眼泪——你压根就没想过死。

**季正天** 这话从何说起?

**袁** **琳** 你要真想死，为什么不挑一座二十几三十层的摩天 大楼往下跳呢?那样会死得很干脆。

**罗子峰** 袁总，你这太过分了吧，你居然会怀疑一个自杀的 人?当时他喝醉了，怎么会考虑得那么周全?

**袁** **琳** 罗律师，你太书生气了——那酒瓶里装的恐怕是茶

水 。

**季正天** 可五层楼的高度也足以致命，算我命大才又捡回一 条小命。

**袁** **琳** 没错。可你算计好了，那一楼开着间酒吧，屋檐伸出

的帆布飘篷必然会把人挡一下，充其量只会弄出点 外伤。现在弄成小腿骨裂，只是正常的误差，而你却

在整个过程做足了表演。

**季正天** (泄气)你简直无所不知——你还知道什么?

**袁** **琳** 我还知道你在一个月前离了婚，五岁的儿子随女方

八十万一套住房留给了女方，还有三十万的存款打 的也是女方的名字。你早就留了后路，因为你知道 你的企业的债务里，有三百万是借的私人钱，万一弄 上法庭，私人财产也得抵债。

〔季正天望了望罗子峰 ……

**袁** **琳** 你别盯着罗律师，这点事我还用不着向罗律师打听。 你还算有良心，留下三十万给前妻开了间花店，让她 自食其力。

**季正天**(索性撕下脸皮)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达到了预期的 效果，这一点对我很重要。

袁 琳 你以为那些债主们不会再给你施加压力了吗?你以 为你就可以多一点喘息的时间了吗?你错了。现在 病房门口就站着两条彪形大汉，要不要问问他们为 什么守着你的门口?

**季正天** 怎么回事?

**罗子峰** 我看看去。(下)

**季正天** (向门外张望了一下)袁大姐，直说了吧，你想怎样?

袁 琳 (一把拉过温小静)我想让她来当你的助理。 温小静 即将成为同事，请握一握手。

**季正天** 袁大姐，我那破企业，你还敢往我那儿塞人呀? **袁** **琳** 谁说上你那儿了。

**季正天** 你 这 是……

〔罗子峰复上。

**罗子峰** 季老板，门口果然站着两条壮汉。是债主们派来的。

**季正天** (吃惊地)什么意思?

**罗子峰** 他们说了，他们是来保护你的，要二十四小时形影不 离。

**季正天** 什么?(沉默)……我这一跳，居然跳出两个保镖来， 真是妙极了!

**袁** **琳** 现在你只有一条路可走。 **季正天** 什么路?

**袁** **琳** 正天公司关闭，清盘。

**罗子峰** 正天公司的企业资产只能大致抵消企业债务，只有 那三百万的私人借贷必须实打实地要你个人清还。

**季正天** 别说三百万，三万我也拿不出。

**袁** **琳** 我可以先给你垫上，否则你脱不了身。

**季正天** 我还是有三百万债务，只不过转嫁给了你。

**袁** **琳** 你不必还。

**季正天** 什么条件?

**袁** **琳** 很简单，你到宏大集团总部来，给你一个市场部经理 的位置，月薪不低于五位数。

**季正天** 真是天上掉下的馅饼。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对我这 样好?

**袁** **琳** ……我欣赏你，这个世界好男人太少。

**季正天** 据说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有那么一点意思，首先是 从母爱开始的。

袁 琳 你放肆!我是大姐，你一直都是小弟，你要清楚这一 点。你有很多原因被我看中，其中一点就是你与众 不同。所以，我让温小静和你搭档，当你的助理，就 是想让她跟你学点东西。

**季正天** 学什么?难道学我的一败涂地?

**袁** **琳** 你要是什么都一帆风顺，我还看不上眼。有过失败 的经历，也算一种财富。

**温小静** 我跟着袁总一年多，是该做点实际工作。季先生，有 我这样的助理，你不介意吧?

**季正天** (没理温小静，对袁琳)如果我拒绝你的好意呢?

**袁** **琳** 你不要对正天公司再抱任何幻想：清盘是迟早的事，

不会超过三个月时间。 **季正天** (对罗子峰)是这样吗?

**罗子峰** 照现在发展的趋势，有可能。

**袁** **琳** 三个月以后，你到哪儿找我给你的优厚条件?请你 考虑清楚了。小静，我们走，你不用再伺候他了。

**温小静** 季先生，只能跟你说声抱歉了。不管你信不信，可我 相信我们终究会成为同事——三个月以后见。

〔袁琳与温小静下。

**季正天** 这年头是怎么回事?为何女人都比男人强?

**罗子峰** 哪儿都这样，阴盛阳衰。温小姐还真有袁总遗风。 **季正天** 你说，有什么办法，能甩掉那两个“保镖”?

**罗子峰** 狗皮膏药似的，何苦去费心劳神。就算甩掉了又怎 么样，你能改变现状吗?

**季正天** 我总感觉在正天公司的背后，有一只大手在操纵着

一切。

〔罗子峰无语。

**季正天** 喂，你没感到这里面不正常吗?

**罗子峰** 我一直在想，你跳楼到底是不是在表演。你回答我。 **季正天** 你烦不烦，哪有画公仔非得画出肠来?

〔 灯 暗 。

〔一束追光罩着罗子峰。

**罗子峰** 诸位，你们都看到了，这似乎是一件荒唐事，可你们 不要怀疑它的真实性。如果不是出于无奈，没有谁 会去表演一出跳楼的闹剧，也没有谁能以离婚的方 式使私有财产不至于用于抵债。季正天实在出于无 奈。作为律师，对于季正天的做法，可以说这擦边球 打得并不漂亮。因为以任何方式转移私有财产来逃 避债务都是无效的，债主仍然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追 讨充抵。后来我就此向他讲明已为时晚矣。他们的 离婚是我办理的，他的妻子没哭没闹，很平静地甚至 高高兴兴地签了字。诸位不要以为他们是假离婚， 季正天原本是这么想的，可他的妻子却说不想再跟 着他表面上风风光光，骨子里却担心受累。季正天 也就认了。诸位很容易理解，一个女人在她接受一 笔相当不菲的财产的时候，当她认为足以维持后半 生的生计并且还会过得相当不错的时候，一切的一 切都可以淡化或者忽略 谁敢说爱情与世俗无关

呢?谁又敢说爱情与金钱无关呢? 〔 收 光 。

**第** **二** **幕**

〔数月后，宏大集团总部，季正天经理办公室。 [早晨，季正天在大班桌上睡得正香。

〔温小静拎着早点上。她悄悄走到大班桌旁放下早 点 。

**温小静** (轻摇头)又是一夜留在办公室。(从衣架上拿下季

正天的西装往他身上披去) **季正天** (惊醒)几点了?

**温小静** 还没到八点半，你还可以睡一会儿。

**季正天** 够了，高质量的睡眠无须太长的时间。(伸个懒腰)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温小静** 你已经好几天都没离开过办公室，就这么趴着睡也 算高质量?简直一个工作狂。

**季正天** 我新来乍到，千头万绪的，不抓紧点不行呀。 **温小静** 你难道不能分出一部分让我来做吗?

**季正天** 当然可以，就看你够不够资格。

**温小静** 你给我的“商战条例”,我已经背熟了。这不算难事。 我不知道你哪儿来的规矩，当你的助理得具备起码 的资格。

**季正天** 这是基本功，没有好的基本功不行。

**温小静** 还好，这资格条件不算苛刻。要听我背“商战条例” 吗?

**季正天** 不用，我相信你已经烂熟于心。

**温小静** 那我总不至于一直给你接接电话、作作记录吧?

**季正天** 你别急，先看我做。看也是个学习的过程，等你熟悉 了，自然让你分担一部分业务，甚至可以独当一面。

**温小静** 对了，“商战条例”第十八条我搞不清楚。 **季正天** 十八说的是 ……

**温小静** “永远不要对客户说‘没有’。”我不明白：有就有，没 有就没有，为什么不能说没有呢?

**季正天** 这很简单，客户已经把商机给了你，你如果拒绝，就

等于把商机浪费了——为什么不去寻找，去创造呢? **温小静** 我明白了，机遇可遇而不可求，要善于把握机遇。

**季正天** 没错，正是这个道理。你的悟性还行。 **温小静** 什么叫“还行”?你这不是小瞧人吗?

**季正天**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哪敢呀!你毕业于外语学院，是

日语专业的高材生，毕业后进了一家日本企业当职 员，一年后进入宏大集团，你天生是做公司的料。对 外，你清新靓丽的外貌，谈吐不俗的风度，很能代表 公司的形象；在内，你办事灵活，善解人意……怎么 说呢，就是总体素质不错。

**温小静** 你还了解了什么?说下去。 **季正天** 没 了 。

**温小静** (略感失望)没啦?

**季正天** 跟着我做事，我知道这些已经足够。

**温小静** 你要了解什么人，全都是为了工作需要吗? **季正天** 我还没有打听别人隐私的习惯。

**温小静** 今天还没到上班时间，我们是不是谈谈工作以外的

话题呢?转换思维，可以让大脑得到休息。

**季正天** 谈什么?

**温小静** 谈谈你自己。

**季正天** 我?(笑)我只不过比你早十年八年离开大学校园， 多了一点儿经历。我没有打听别人隐私的习惯，也 不喜欢别人打听我的隐私。再说，一个离了婚的男 人，就这点隐私，有什么好谈的。

温小静 对不起，我无意要打听你的隐私，可我忍不住想知道 你对那一段情感的总结——你不会不对那一段情感 作概括性的总结吧?

**季正天** 如果把爱情比作产品，那么,我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大 的伪劣假冒产品。

**温小静** 你的说法真有点触目惊心。

**季正天** 我不想再多说什么,对于一个曾经是生活中的伴侣， 分开以后再对她说三道四，总是不道德的。谁都不 是圣人，多一点宽容，自己也就多一些心理平衡。

温小静 爱情是一件产品，这让人太难受了!产品都是冷冰 冰的机器制造出来的，都是人为的结果。人怎么能 是一个机器呢?有血有肉又冷冰冰，那不成了行尸 走肉?

**季正天** 那么我应该收回把爱情比作产品的说法?

**温小静** 那倒不必。一个受伤男人的体验，总是值得回味的。

〔 沉 默 。

**季正天** 作为对等原则，是不是该谈谈你了?

**温小静** 我有一个嗜好，就是上网聊天，其中一个网友叫徐志 摩的，我们聊得很投契。

**季正天** 大文豪、大情圣徐志摩?真该恭喜你与复活的徐志 摩交上朋友。

**温小静** 他好几次提出要和我见面。 **季正天** 你相信网上情缘?

**温小静** 不知道，我喜欢成熟的男人。

**季正天** 你别用这种眼光看我，我是成熟，属于熟透熟烂了的 那种。

〔桌上电话铃响。

温小静 (拿起电话)你好， ……我就是。好，谢谢。(放下话 筒)季经理，我昨天订了两张明晚的音乐会门票，等 会儿就送过来。你呀，该换换脑筋，明晚我陪你去。

**季正天** 什么音乐会?

**温小静** 美国钢琴公主琳达 ·珍蒂的钢琴音乐会。

**季正天** 早就听说这位钢琴公主不单美艳动人，而且有很高 的艺术造诣。小时候我就很崇拜钢琴家，他们的十 根手指简直不可思议，多少美妙的音乐就在十根指 头的舞动之间神奇地流淌出来。谢谢你的安排。

〔罗子峰抱着一摞报纸上。

**罗子峰** 二位，早上好。给，今天的报纸。

**温小静** 罗律师，派报纸可不是你的职责。

**罗子峰** 请注意，早在一个月之前，我的身份已经转换，现在 是宏大集团总部的行政经理。我第五次奉劝你改变 对我的称呼。

**季正天** 老罗，当职业律师，你是名牌；当经理，你就不是名牌

了 。

**罗子峰** 当经理不是名牌没关系。名牌都是好的吗?不一 定。世界贸易组织有一项最新统计，名牌的仿冒率

高出其他普通产品百分之八百；还有一项不乐意公 布的资料，普通商品的质量高出名牌商品三十个百 分点。所以，我这个普通经理应该是很有市场的。

**温小静** 行了，你是律师出身，没人说得过你。

季正天 (翻报纸)今天屈尊我们的罗经理亲自派报，是不是 有什么重大新闻呀?

罗子峰 今天报纸的副刊登了在下的一篇散文，请二位不吝 赐教。今晚我做东，请二位小撮一顿，如何?

**季正天** 哟，瞧你的得意样，能给你泼冷水吗?行，下了班，你 过来打声招呼一块儿走。

**温小静** 没想到罗经理还有这一手。

**罗子峰** 不怕你们笑话，当作家一直是我的心愿。当律师前， 我就曾发表过好几篇短文，但这不能当饭吃，生存是 第一位的。当律师后，光是写代理词、辩护词什么, 就已经忙不过来，现在好了，终于可以挤点时间写点 自己喜欢写的东西。

**季正天** 这年头还有你这样的人，难找，可算“珍稀动物”。 **罗子峰** 你在讥笑我。

**季正天** 哪敢，物以稀为贵嘛，我只有敬佩的份儿。我先去洗 把脸，才好拜读你的大作。(下)

**温小静** 现在的人都想着法子发财，你倒好，绞尽脑汁发作

品 。

**罗子峰** 想发财也不是难事， 一块钱的生意也能做成百万富

翁。想不想我支点招儿给你? **温小静** 你说说看。

**罗子峰** 在报纸上向“网虫”们发出一则小广告：“小静娱乐公 司竭诚为阁下服务，在一年内每天发布一条谜语，供

阁下茶余饭后娱乐，收费一元。”如果有一百万人购 买你一年的谜语，你就是百万富妞了，除了每天创作 一条谜语，通过网络发出，剩余的时间你就尽情享受 生活吧。

温小静 这么好的门路，该由子峰娱乐公司操作才对。 罗子峰 可惜，已经有人做了，还真成了百万富翁。

温小静 在 哪 儿 ?

萝子峰 在美国。好了，和女人谈发财大煞风景，挣钱是男人 的义务，花钱才是女人的权利。

温小静 我起诉你歧视妇女。 罗子峰 我应诉。

〔季正天复上。

季正天 老罗，你又卖弄什么了，小心教坏了人家纯洁女孩。 温小静 要教坏我，还轮不到他。

罗子峰 我当然不够格。

温小静 我得出去拿音乐会门票，你们谈。

季正天 等等。(拿起桌上一沓资料)这份计划书，你顺便复 印两份。

温小静 好。(接计划书)对了，我给你买的早点，快吃吧。

(下)

罗子峰 看来，你们发展得很快嘛。 季正天 你说什么?

罗子峰 莎士比亚的一句诗说得好：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就

在你的眼前。

季正天 什么美好事情? 罗子峰 爱情。

季正天 你想到哪儿去了， 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多一点关心

就是爱情?别那么俗气好不好!

**罗子峰** 温小静是宏大集团最漂亮的姑娘，你知道袁总为什 么要把她安排在你身边吗?

**季正天** 我曾担心这是她安插的“克格勃”,可后来一想，疑人 不用，用人不疑，她不是小心眼的人。

**罗子峰** 你要知道为什么,首先得知道温小静是怎么进入宏 大的。

**季正天** 愿闻其详。

罗子峰 温小静本来在一家日资企业干得不错，可是在两年 前，她父亲得了尿毒症，急需一大笔钱换肾，那日本 老板趁虚而入，答应给她五十万，条件是包她一个 月。这事不知怎么就给袁总知道了，竟一怒之下闯 进那家日资企业，狠狠抽了那日本鬼子两记耳光，把 温小静给拉了出来。她父亲的手术费、医疗费袁总 全包了。

**季正天** 几十万白给?

**罗子峰** 白给，没有任何条件。 **季正天** 她们沾亲带故?

**罗子峰** 非亲非故。

**季正天** 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难道一个人的金钱积累到一 定程度，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慈善家?

罗子峰 我也在捉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也许正应了两 个字：投缘。袁总似乎要对温小静负责到底，决心为 她选择一个好男人，你是最佳人选。

**季正天** 笑话，你这个作家的想像力太丰富了吧。

**罗子峰** 这无需想像力：能当你助理的人选多的是，为什么偏 偏是温小静?

季正天 那是为集团的未来培养骨干力量。

罗子峰 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培养你们之间的感情。 季正天 够了，你少点肉麻行不行!

罗子峰 怎么,你不满意温小静?

季正天 (有意岔开)你好好的职业律师不做，偏偏来做一个

不咸不淡的经理，你当我不知道你的想法吗? 罗子峰 怎么扯到我的头上了?

季正天 现在的经理一抓一大把，一颗石子从楼上掉下来，砸 在任何人头上，大小也是个经理。没人会相信你是

冲着经理的位置而来的。 罗子峰 我冲什么而来?

季正天 你对袁大姐抱有非分之想。

罗子峰 ……谢谢你的提醒，连我自己一直都弄不明白我怎 么就心血来潮加盟宏大了。现在想来，好像有这方 面的因素。

季正天 你不觉得异想天开?

罗子峰 我绝对是标准的单身汉。

季正天 四十来岁的人还是单身汉，更像珍稀动物了。打从 你对异性有感觉的时候起，就一直只谈恋爱不结婚 吗?

罗子峰 过去可以省略不讨论。 季正天 可袁总是有夫之妇。

罗子峰 她丈夫还在坐牢，他们的关系名存实亡。 季正天 你很难面对许多世俗的眼光。

罗子峰 是呀，一切随缘吧。说实在话，我当这个经理，有一 半原因是冲你而来的。

季正天 什么?做老友总不能好到如影随形吧?

罗子峰 你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我不想让你离开我的视野

太远，因为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也会出现在我的文学 作品里。

季正天 那我得先谢谢你，你让我不朽了。 〔温小静上。

罗子峰 时间不早了，明天我陪袁总到山区去参加希望小学 奠基典礼，得做些准备。(下)

温小静 (见桌上的早点没动)怎么还不把早餐吃了? 季正天 我现在胃口不好。

温小静 要不然你自己出去买点能开胃的填填肚子。 季正天 不必，上班时间已到。

温小静 (交复印的计划书)这是计划书，复印好了。(撕下一 张音乐会门票)给，音乐会门票，还有节目单，请明晚 准时到。

季正天 请考虑把这张门票送给其他人。

温小静 什么?你为什么突然改变了主意?

季正天 不为什么。 温小静 我不明白。

季正天 其实，西方音乐就那么好吗?听冗长沉闷的舒伯特、 巴赫什么的，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莫名其妙，都会不太 舒服。(扬了扬节目单)你瞧瞧这些溢美之词，“辉 煌”、“无与伦比”、“充满了生命之美”——全都是放 屁!

温小静 你怎么变得这么粗鲁?

季正天 请纠正，这不是粗鲁，是直率。

温小静 真正莫名其妙的是你，你刚才还 …… 季正天 请记住，在办公室不要随意交朋友。

温小静 为什么?

季正天 相互之间了解得太多，一旦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由 于利害冲突，就有了在老板面前攻击对方的口实，饭 碗难保。

温小静 没有足够的信任，还能叫朋友吗?

季正天 亲兄弟还有反目成仇的时候，何况是朋友。 温小静 你就这样看我?

季正天 记住，“商战条例”第36条：永远不要在办公室里交 朋友。

温小静 “商战条例”只有35条，哪来36条?

季正天 “商战条例”第37条：永远不要质疑你的上司。 温小静 痛快点，你到底要不要这张门票?

季正天 我是个粗人，不敢附庸风雅。 温小静 你……你冷血!

季正天 不错，商战需要冷静，忌讳冲动，市场经济拒绝一切 忘乎所以。

温小静 也罢，就让你保持冷静去吧。(走到桌上的电脑前，

打开电脑) 季正天 你干什么?

温小静 上网，我不想浪费了这张门票。 季正天 想找个网友陪你去?

温小静 是 。

季正天 找谁?

温小静 “徐志摩”,他一定很乐意去。 季正天 你等等 ……

温小静 你想说什么?

季正天 初次见面就这样，作为女孩子，是不是不够含蓄?

**温小静** 你说我该怎样处理这张票呢? **季正天** 给袁大姐，让她陪你去。

**温小静** 也好，你交给她吧。

**季正天** 你就住在她家里，干吗让我转交?

**温小静** 这张票原本是为你订的，你乐意给谁是你的权利。 **季正天** 你 … …

〔 暗 转 。

〔前场翌日下午。袁琳办公室。

〔大班桌上，原本插旗的旗座上插着一只纸扎的风 车，纸张发黄，表明有些年头了，在这气派的摆设中 间，显得格外醒目。

〔柏言上，他手中拿着一盒包装精美的礼物。他站在 门口，巡视四周，见没人，便轻轻走到桌前放下礼物， 顺手拿起风车看了看，若有所思，又插回旗座，然后 很惬意地坐上大班椅，微闭着双眼，似乎隐入久远的 回忆。

〔温小静拿着份文件上。

**温小静** 喂，先生，这儿好像不是你该坐的地方。 〔柏言站起。

温小静 你是怎么进来的?

柏 言 你这人问得奇怪，走进来的。 温小静 你是谁?

柏 言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又回来了。 温小静 你也是公司里的人?怎么我没见过你?

柏 言 出了一趟远门。你又是谁?

温小静 公司职员。你要见董事长吗?

柏 言 到这儿能找谁呢?既然她不在，我等一会儿再来。

(下)

温小静 一个怪人。(拨打电话)喂，前台吗?刘小姐呀，刚才 有位陌生的男人是怎么进来的?……什么,不知道? ……(放话筒)

〔袁琳和罗子峰风尘仆仆上。

温小静 袁总，你们回来了。这儿有份文件，需要你签名。 (递文件)

袁 琳 (签名，见桌上的礼盒)这是谁的东西?

温小静 刚才一位陌生人闯进来丢下的，该不会是送给你的

吧?

袁 琳 人呢?

**温小静** 走了，说是等一会儿再来。

**罗子峰** 袁总，今天是你的什么好日子，会有人送礼物来? **袁** **琳** 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温小静，你忙去吧。

**温小静** 是。(欲下)袁总，待会儿季正天可能会来找你。 **袁** **琳** 什么事?

**温小静** 见着他你就知道了。(下)

**袁** **琳** 这孩子，怎么也搞得神神秘秘的。

〔罗子峰忙着找地方欲挂一面带回来的“扶助山区教 育”的锦旗。

**袁** **琳** 老罗，把旗子收起来。

**罗子峰** 怎么,一百万的捐助，就这点荣誉，没必要藏着掩着。 **袁** **琳** 宏大集团不缺这点荣誉。

**罗子峰** 也好，反正也没几个人能见得着。我想就这事写篇 报告文学在报纸上发发，扩大点影响。

**袁** **琳** 别写，给山区的孩子做点事，也算是取之于民，用之 于民，还是低调点好，没什么值得宣扬的。

**罗子峰** 你大小也是个人大代表，宣传一下并不过分。 **袁** **琳** 算了，你要真有能耐，倒不如写一篇批评稿。 **罗子峰** 怎么讲?

袁 琳 你也看到，在今天的希望小学奠基典礼上，乡政府领 导人坐的都是高级小轿车，一个穷得学校危房都没 资金修补的山区，却有钱购买小轿车，这是不是可以 曝曝光呢?

**罗子峰** 难怪奠基典礼一结束，你就急着回来。

**袁** **琳** 我担心再待下去，我会骂娘。

**罗子峰** 难怪你把车开得飞快，二百多公里的路程，一个半小 时就赶回来。你那是开车吗?你那是在玩命。

**袁** **琳** 够刺激吗?

**罗子峰** 我奉劝你一句，在人间与地狱的这条等级公路上，只 有一个交通警察，那就是你自己。

**袁** **琳** 谢谢你的幽默。

**罗子峰** 要知道，你不是你自己的，你属于宏大集团。有许多 人关心着你，有许多朋友爱护着你，其中也包括我。 而我对你的关心，也许……要超过一般朋友的关心。

袁 琳 (咯咯地笑了) ……我们是不是也该来点浪漫?老 罗，这并不幽默。

**罗子峰** 袁琳，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 沉 默 。

袁 琳 很久没有人这样当着我的面直呼我的名字了，感觉 怪怪的。

**罗子峰** 有时候回到做普通人的感觉，并不容易。

**袁** **琳** 我本来就是普通人。好吧，我就以普通人的身份问 你一句：你加盟宏大集团，是为了我还是为了其他?

**罗子峰** 这对你很重要?

**袁** **琳** 很重要，因为我也是女人，喜欢听真话。 **罗子峰** … …我确实为了你。

**袁** **琳** 很有趣，半老徐娘的人了，还能引起像你这样的男人

关注，这很有趣。 **罗子峰** 袁 琳……

**袁** **琳** 老罗，我都明白，可在办公室里称呼袁总会更自然一

些 。

**罗子峰** 你别介意，你不觉得这样称呼会亲切些吗?

**袁** **琳** 行了，我们不谈这个，办公室里容不下风花雪月。

**罗子峰** 行，我们不谈这些。(顺手拿起风车)这玩意儿摆在

这，好像是你的钟爱。

**袁** **琳** 这是一个很私人的问题。

**罗子峰** 我只觉得和房间的布局有点格格不入，好奇而已

……行，我们谈工作，这是你要的这半年的财政报 告。

〔袁琳接过报告，又找着什么。 **罗子峰** 你找什么?

**袁** **琳** 眼镜，我的眼镜丢哪儿去了?

**罗子峰** (掏出眼镜)在这，要不是我留点意，早丢在乡政府 了 。

**袁** **琳** (接过眼镜)谢了。让你给我找个秘书怎么还不见

影?我这人丢三拉四的，没个秘书不方便。

**罗子峰**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我这不是在暂时兼着吗?

**袁** **琳** 不管是不是暂时，我不习惯用男秘书。(快速翻着报 告)房地产是赤字，饮食业是赤字，电子厂、玩具厂是 赤字，全都是赤字。

**罗子峰** 负利润。

**袁** **琳** 负利润和亏损没什么区别。

**罗子峰** 也就是说，宏大已开始全面下滑——你早该有所预 见 的 。

袁 琳 我是有预见。去年，宏大就有下滑的现象，不得不吃 “谷种”了，没想到今年下滑的速度会这么快。问题 出在哪儿呢?你说，问题出在哪儿?

**罗子峰** 我一时也难讲清楚。不过，请先听我讲个故事。 **袁** **琳** 现在哪有心情听你讲故事。

罗子峰 你还是听我讲完。这事发生在美国。 一天，一辆载 满货物的大型卡车在通过一条隧道时，被卡在了道 口，由于卡车装得太多，卡在洞口动弹不得，既进不 去也退不出，交警过来也束手无策。这时一个过路 的小女孩说了一句话，问题就解决了。

**袁** **琳** 那女孩说了什么?

**罗子峰** 那女孩说：干吗不放了轮胎里的气?后来，美国一家 大公司就根据这个“泄气”的原理，调整公司工作，效 益很快上来了。

**袁** **琳** 很有启发。宏大是不是也该根据这个原理，做一些 调整?

**罗子峰** 也许吧，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袁** **琳** 作为企业高层不允许说“也许”,必须有一个全面的、 系统的分析。老罗，这事就交给你了，你尽快做出一 份全新的宏大集团发展经营战略计划书。

**罗子峰** 我 ?

**袁** **琳** 对。(递给罗子峰一个软盘)宏大集团所有资料都在 里面，给你一个月时间。否则，你辞职。

**罗子峰** 你得搞清一个事实，我刚才说的话很虚。 **袁** **琳** 那就避虚就实。

罗子峰 宏大集团属下有二十多个分公司，要做这样一个计 划书，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可我是行政经理，这 不是我的强项。

袁 琳 你的强项是什么?难道就是给我收拾眼镜，或者为 我找个秘书?不错，你也做了员工培训计划和企业 文化设计，可我不满足，我要的更多。

**罗子峰** 如果你觉得我先前的表白不合时宜，你大可不必以 这种方式对待我。

**袁** **琳** 你既然是宏大人，就得接受我的指手画脚。

**罗子峰** 你为什么非要戴着个“女强人”的面具对待生活呢? 你不觉得累吗?

袁 琳 ……是的，宏大走到今天，我筋疲力尽，我需要一个 有力的肩膀让我靠一靠，你的肩膀能是我休息的港 湾?

**罗子峰** ……好吧，我只能勉为其难，谁叫我是个男人。 [电话铃响。

**袁** **琳** (拿起话筒)喂， ……我就是。是徐主任呀，那天还玩 得好吗?……别客气，是你看得起我，看得起宏大集

团，别人请，未必请得动你…… 〔罗子峰拿软盘悄悄下。

袁 琳 (继续打电话) ……什么?上头有人来，让我接待? 行呀，几位?好，六位，我让人给你安排，高规格的 ……还是老规矩，我就不出面了，有些场合女人在场 总是不方便的。……麻烦什么呀，谁跟谁哩，你尽管 放心，我一定让他们满意。(放下话筒)妈的!

〔 季正天上 。

季正天 哟，大姐，你也会骂人呀，真新鲜! 袁 琳 就图个嘴上痛快。

季正天 男人骂人多是口头禅，女人骂人出自真心。

袁 琳 真心也好，假意也罢，骂人就为了宣泄。听说你经常 自己为自己加班，可得注意身体。你好像很久没去 打高尔夫球了，为什么不去松弛一下?

季正天 那种高级会所，是有钱人去的地方，你看我还算有钱 人吗?会员卡我早就廉价出让了。

袁 琳 你真不该抛弃青山绿草、阳光灿烂的大自然。 季正天 贵族的生活已不属于我。

袁 琳 享受大自然倒是其次，重要的那也算上流社会的一 种社交场合。

季正天 不错，我一直很满意我曾经在那样的场合结交了你。 我多了一位大姐，这是我的荣幸，可我又不太喜欢你

在某些方面的做法。 袁 琳 你指的是什么?

季正天 我们开诚布公?

袁 琳 最好。把话都摆在桌面上。

季正天 听说你安排温小静在我的身边是有你的目的的…… 袁 琳 你该不会怀疑我是为了便于对你的监控吧?

季正天 你没这么低档。我是说你想当红娘，这就有点无聊 了，我讨厌别人干涉我私生活。

袁 琳 (笑)传播这种信息的人才叫无聊。在感情方面我是

个失败者，自顾无暇，哪还敢干涉别人。 季正天 你真的没这种想法?

袁 琳 我喜欢温小静，我希望她能尽快成长，仅此而已。当

然，我无法阻止她会对你有什么想法，更不会阻止你

.会对她有什么想法。 **季正天** 你到底还是默许的。

**袁** **琳** 男女之间的事情，还需要别人默许吗? **季正天** 家长没点头的事，小孩不会去做。

**袁** **琳** 我不是温小静的家长。 **季正天** 不是家长胜于家长。

**袁** **琳** 好了，就算你说得对，可你们要真能够发展下去，也 不是什么坏事。

**季正天** 可惜，你不是我的家长。

**袁** **琳** (不由恼了)季正天，你听着，我还不会笨到非得把一 个漂亮的姑娘推到你的怀抱里不可。

**季正天** 我的意思是：一个现代企业的操作也以家长式的方 法进行是没有前途的。

**袁** **琳** (口气松缓)其实，你是一匹受伤的狼，需要女人的温

柔舔去你身上的血污，抚平你心灵的创伤。

**季正天** 不要以为男人在受挫之后都是脆弱的，爱不需要同

情和怜悯。所以，这张音乐会门票你拿去看吧。 **袁** **琳** 怎么回事?

**季正天** 是温小静让我转交给你的，你陪她去。 **袁** **琳** (大致明白了)那你就代我去吧。

**季正天** 可是我……

**袁** **琳** 你还算不算男子汉?不就是一场音乐会吗?干吗要 那么矫情?

**季正天** 看来在办公室里讨论这种问题，我才真正无聊。 〔季正天的手机响。

**季正天** (接电话)喂，是老罗呀……我就在公司里呀。什么?

十万火急?什么事这么紧张……行，我就来。 〔柏言上，后面跟着温小静。

温小静 (拦着柏言)喂，我说你这人是怎么回事?就算你是

公司里的人，也不能随便乱闯呀。 **袁** **琳** 小静，放了他。

温小静 袁总，刚才就是他……

袁 琳 我知道了。他确实曾经是公司的人，你们都下去吧。

〔温小静与季正天下。 **柏** **言** 为什么要说“曾经”?

袁 琳 因为你已经不是宏大的人，尽管你曾经是宏大的总 经理。

**柏** **言** 是从我被逮捕的那一刻起吗?

**袁** **琳** 不错。经董事会通过，你已经被罢免。

柏 言现在谁是总经理? 袁 琳我兼着。

柏 言 也好。其实总经理该做的事一直都是你在做，我只 不过在场面上撑撑。三年不见，人事已非，公司又壮 大了，好多公司职员我都不认得，你也越发对我冷淡 了 。

**袁** **琳** 我已经心如止水。

柏 言 我承认，我姓柏的过去确实对你冷淡了，那是因为工

作忙，应酬又多—

**袁** **琳**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柏 言 好吧。现在我只想弄明白，你为什么要向法庭提供 我行贿的证据?

**袁** **琳** 你牵涉进的是一桩腐败案件，在这桩大案里虽然你 只是配角，可你无法脱得了干系。铁板 ·钉钉，改变不

了 的 。

柏 言 为了宏大，你只有“弃车保帅”,是这样吗? 袁 琳 蹲三年监狱，你罪有应得。

柏 言 可我是你的丈夫，没有哪一个做妻子的会希望自己

的丈夫蹲监狱。你太狠了! 袁 琳 丈夫?你还有资格做丈夫吗?

柏 言 做总经理我被免职了，做丈夫目前我仍在任。 袁 琳 你该卸任了。

柏 言 你什么意思?

袁 琳 ……柏言，你是今天出的狱? 柏 言 是的。

袁 琳 出来想见的第一个女人是我吗?

柏 言 你这叫什么话，我最想见的当然是你。

袁 琳 我不算你的红颜知己。 柏 言 你说什么?

袁 琳 说白了吧，你应该先去看看你的至爱刘春丽。 柏 言 (没反应过来)谁?

**袁** **琳** 刘春丽。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就是你包的二奶。你

们男人是不是都这样健忘，这才三年呀。 **柏** **言** 你……早就知道了?

**袁** **琳** 她年轻漂亮，热情如火，你在里头压抑了那么久，难 道不想念她?

**柏** **言** 难怪你对我这么狠，问题原来出在这儿。袁琳——

**袁** **琳** 你不用解释，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等一会儿我要去 见一个重要客户，我们长话短说，讲求效率：我们还 是好合好离吧。(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离婚协议)请你 在上面签个字就成。当然，你不会吃亏，你可以得到

一笔钱，算是补偿。

柏 言 袁林，那都是逢场作戏—

袁 琳 只要你签了字，你可以得到五百万。 柏 言 袁琳，我们是十几年夫妻了——

袁 琳 六百万。

柏 言 钱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不该意气用事。 袁 琳 七百万。

柏 言 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谈谈呢?在这里谈，回家谈，或

者找个地方谈，都可以。 袁 琳 八百万——八百万到顶。

柏 言 也许，我们过去沟通得太少，我们之间有太多的隔阂

袁 琳 五百万。

柏 言 你应该给我改正错误的机会，谁都不是完人—— 袁 琳 四百万。

柏 言 (仍挣扎着)你太小瞧我了!说什么我也不会放弃我 们之间的一段感情——

袁 琳 三百万。

柏 言 (终于忍不住)够了，不要再减了!你说的八百万算 不算数?

**袁** **琳** 当然算数!

柏 言 好，我签。(拿起笔)

袁 琳 很好，还是实际一些好。

柏 言 (欲签又止)在铁窗下，我曾经千百次地设想我们重

新见面的情景，可决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次也没想 到!(突然爆发)我……我这算什么呀!(扔下笔，顺 势扫落桌上那盒礼物，跑下)

〔半晌，袁琳轻轻拿起桌上的风车，吹了一口气。风 车旋转。继而，她拾起掉落地上的那盒礼物，打开 来，从里面掏出一把很古典的毛瑟枪。

**袁** **琳** (惊愕)天呀!

*〔切光。*

〔罗子峰上，一束追光罩着他。

罗子峰 一个做妻子的亲手将自己的丈夫送进监狱是不可思 议的，尽管这个女人并没有亲手为其戴上手铐。诸 位，表面上看这是柏言因行贿而被判刑，根子却在千 古永恒的爱情上，因为柏言首先将袁琳的爱打入阴 冷潮湿的牢狱。当初：我是柏言的辩护律师，我相信 如果不是袁琳为法庭提供证据，柏言完全有可能逃 过这一劫难，至少也应缓期执行。我不敢说，袁琳的 举动有多少仇恨的因素，但我可以肯定，她在为了正 义的同时也挟带着私念，她以另一种方式维护着爱 情的尊严。对爱情的背叛，柏言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爱情也确实是这个世界最为昂贵的物品，“生命诚可 贵，爱情价更高”这句名言就是最真实的写照。这意

味着必要时你得付出精神的崩溃甚至鲜活的生命。 〔 收 光 。

**第** **三** **幕**

〔 数月之后 。

〔袁琳复式结构的豪宅。展现在眼前的是独具品味 的客厅，地柜上摆放着那只从办公室带回来的风车。 〔灯亮。袁琳正在打电话，温小静在整理着什物。

袁 琳 ……徐主任，牌局都安排好了，有捷通公司梁总，利 达集团的陈总，他们都是“水鱼”,你就放心大胆地过 来宰吧。……我嘛，还是老规矩，我不上场，罗子峰 代表我上场。 ……好，等着你哩。(放下话筒)

**温小静** 大姐，又得耗上一整天了，星期天也不见得轻松。

**袁** **琳** 没办法，这个徐主任就这点爱好，能不陪他玩几圈 吗?常言道：磨刀不误砍柴功。

**温小静** 砌四方城也叫“磨刀”?

**袁** **琳** 宏大走到今天，少不了方方面面的支持，徐主任在某 些方面，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温小静** 这“磨刀”的次数也多了点儿。

**袁** **琳** 刀要经常磨才利。

**温小静** 办企业没一点人际关系不行，是这样吗?

**袁** **琳** 很高兴你能明白，这也算中国特色。(见温小静欲整 理的东西)等等，你别动那东西。

温小静 (捧起那件礼盒)这里面装着什么? 袁 琳 男人玩的东西。

温小静 (好奇)我可以看看吗?

袁 琳 ……你要真想看，就看吧。

温小静 (拿出那把毛瑟枪)怎么会是这种东西?我想起来 了，那是几个月前在办公室，一个怪人送给你的礼 物。

袁 琳 那人是你姐夫，名存实亡的姐夫。

温小静 他为什么送给你一把枪?是因为恨?

袁 琳 我还想问问他。(走过去把枪收入礼盒) 温小静 他出来了，好像不打算再回家。

袁 琳 我也不打算再接纳他。

温小静 大姐，你心里装着太多的痛苦。这个世界是男人的 世界，女人要真正立足，就得牺牲很多很多。

袁 琳 少年老成，该不是从季正天那儿学的吧? 温小静 别提他了，他是个难解的方程式。

**袁** **琳** 曾经沧海的男人，有时会把自己包得紧一些。不过，

他没拒人于千里之外吧?

**温小静** 倒是和他吃了无数次饭……

**袁** **琳** 他买单? **温小静** 不 ，AA制。

**袁** **琳** 很好，他不讨厌你。没有哪一个男人愿意和一个让 人掉胃口的女人多次同桌进餐。

**温小静** 那又能说明什么?有时他老是嘻皮笑脸，有时候又 摆上司架子。

**袁** **琳** 你对他有感觉吗?是从心里的……如果没有，就不 要自寻烦恼。

**温小静** 有感觉又能怎么样?感觉是互相的，也许我没有足 够的魅力吸引他。

**袁** **琳** 不对呀，你是那种任何男人见了都会动心的女孩子，

心地又那么善良。如果谁要对你的美丽视而不见， 那他真是瞎了眼。

**温小静** 别夸我，我会不自在的。 **袁** **琳** 你该直接和他摊牌。

**温小静** 可我一个女孩子……

**袁** **琳** 都什么年代了，哪还有那么多矜持!好男人不多，别 让机会从自己手里溜走。大姐只给你建议，主意你

自己拿。

〔罗子峰上。

**罗子峰** 我来得是不是早了点?

**袁** **琳** 该表扬。以前总要电话催你几次，你才姗姗来迟的。 **温小静** 你要喝点什么?

**罗子峰** 随便。

〔温小静去拿饮料。 **罗子峰** 这次准备输多少? **袁** **琳** 你自由发挥好了。

**罗子峰** 输钱本来挺容易，可要输得不落痕迹，让徐主任赢得

开开心心，这相当于空中转体七百二十度，难度不 低。

**袁** **琳** 那也是为日后容易办事。

**罗子峰** 大伙儿争先恐后捧起徐主任这个常胜将军，我总觉 得这是一场不道德的交易。

**袁** **琳** 这中间没人高尚。 一方面打心里反感， 一方面又非 要跟他做交易 ……或许我们自己更丑陋，更虚伪。

〔温小静递饮料。

**罗子峰** 温小静，你小心被污染了。

**温小静** 放心，这点免疫力我还是有的。大姐，冰箱里饮料快

没了，我出去采购一些回来。(下)

**罗子峰** 袁总，打这种麻将，但愿我是最后一次。 袁 琳 为什么?

罗子峰 我恐怕不适应公司工作。我想过了，我的最佳位置 不在这里。

袁 琳 老罗，干得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宏大并没有容不 下你。

**罗子峰** 是你的心里容不下我。你总是那么客客气气，让我 心灰意冷……

**袁** **琳** 我这样一个敢于在法庭上指证自己丈夫的人，值得 你这样吗?

**罗子峰** 爱之深，痛之切。可惜柏言不懂得珍惜你。 **袁** **琳** 你到底喜欢我什么?

罗子峰 ……说不清楚，我只知道，你需要男人的呵护。 袁 琳 老罗，我们之间是没有结果的。

罗子峰 是啊，是没有结果，所以我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多余 到只能陪人打打麻将什么的……

袁 琳 但在工作上，你并不多余。按照你新制定的计划书， 公司从经营到管理都做了调整，这几个月已经扭亏 为盈。你是公司的有功之臣，怎么能说你是多余的 呢?

**罗子峰** 正是这一点让我惭愧，因为这个计划书并不是我的

功劳。你就相信我真有那么大的能耐吗? 袁 琳 … …

〔汽车煞车声。

〔柏言上。 **罗子峰** 柏言?

柏 言 罗律师，你好!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你。 **袁** **琳** 你终于还是来了，精神还挺不错。

**罗子峰** 早知道你出来了，可一直无法联系上你。 柏 言 你别，我可不想再打什么官司。

**罗子峰** 你别误会，我只想当着你的面道歉：对不起，法庭上 没给你做最好的辩护，让你——

**柏** **言** 你已经尽力了。再说，犯罪毕竟是不可以原谅的。 其实一个人有过这样一次经历，不见得是坏事。 一 位朋友说：没蹲过监狱的人，其人生并不完整。

**罗子峰** 很新鲜。为什么?

柏 言 因为在里面会有许多时间去总结以前走过的路程， 对人生就会有许多感悟，让人把这个世界看得通通 透透。

罗子峰 高见，可问题是有的责任并不完全在于你。有时候 做生意总要做一些打点，不管是提成也好，回扣也 好，都免不了。就像市场经济必须跟着市场走一样 不可抗拒——市场有这方面需求，就得付出。这能 怪你吗?

**柏** **言** 照你这么说，我倒像是无辜的了。

**罗子峰** 不，我只想说明这种现象事出有因。个别掌权者太 羡慕一些大款们一掷千金的消费了，美慕他们没有 党纪的约束，更美慕他们的自由，于是就为了十几二 十万而罢官丢职——实在不值。

柏 言 在铁窗里，我结识了一个因一念之差而丢官罢职的

难友。我给他算了一笔账，告诉他，你没有必要美慕 大款，你所拥有的比大款多得多。世界上有些人的 财富是直接的，有些人的财富是间接的，转账支票和 现钞是一样的价值。

罗子峰 这种账很好算：他拥有国家配的奥迪，有专门的司 机，油钱从不操心；拥有国家分配的住房，尽管也作 了房改，但所费无几；他可以为每个月回不了几次家 陪女儿吃饭发愁，可以为出国出省累得卧床就睡而 抱怨；他可以制定各种计划与规则，也可以提高或压 下土地使用价格——这些都是财富，有形和无形的 财富。大款们出国不拿出现金寸步难行，他可以不 管，国家可以为他支付——

**袁** **琳** 你们是不是说得太多了?在这种问题上，轮不到你 们说三道四。

**柏** **言** 不错，草民还是不要妄自非议的好。

**罗子峰** 对，不谈了。我去帮温小静拿饮料，你们谈。(下) 〔 沉 默 。

**柏** **言** 星仔呢?怎么不见他?

**袁** **琳** 我没让他回来。他马上就要考大学了，还是待在寄 宿学校好，家里有时挺杂乱的，我怕影响了他。怎 么,你出来以后一直没去看他吗?

柏 言 我实在不敢面对一个纯洁的孩子，我怕丢了他的脸。 袁 琳 难道也不敢面对我吗?一失踪就是几个月。

柏 言 我得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得找一个能喂饱肚子 的工作。我不能就此趴下了，我柏言必须站起来，像 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堂堂正正。

**袁** **琳** 衣冠楚楚，开着小车，不像是仅能喂饱肚子的样子。

柏 言 再怎么讲我也是做过老总的人，起点本来就不低。 (递名片)这是我的片子，请多关照。

**袁** **琳** (念名片)“利达集团副总经理”。利达集团?等一会 儿利达集团的陈总不是要来吗?

柏 言 他让我告诉你，他不来了。是我劝他别来的。 袁 琳 你顶替他来陪徐主任?

柏 言 不，有前车之鉴。尽管现在都学聪明了，不再明目张 胆，可还是一种危险的游戏。

袁 琳 三缺一，这牌局得散了……散了也好。

柏 言 市场经济正逐步走上正轨，一切都凭本事竞争。 袁 琳 你倒进步了。

柏 言 你一直都比我强，我一直生活在你的阴影里。离开 你，脱胎换骨是痛苦的，我要尝试没有你我也能办成 大事。拿来吧，我签字。

**袁** **琳** 什么?

**柏** **言** 离婚协议。签完字，请你将我应得的八百万打进利

达集团的账号，我找到了一个好项目，急需一大笔资 金 。

袁 琳 没有。我给你的是股份，宏大的股份，从我的名下划 给你的。

柏 言 什么?你……你耍我!

袁 琳 八百万不是小数目，能说拿就拿吗?即便你要套现， 我也做不了主，得经董事会通过。

柏 言 我千辛万苦才找到这个项目，千辛万苦才说服利达 集团立项，你知道吗?人家就冲着我能投入八百万， 才给我这部小车，才给我副总的头衔，你知不知道?

**袁** **琳** (仍冷漠地)这跟我没有关系。

柏 言 好，请你马上召开董事会，我必须套现。

袁 琳 董事会通过的可能微乎其微，你死了这条心吧。 柏 言 (冲到袁琳的面前)你……你混蛋!

袁 琳 我知道你恨我。骂人解决不了问题，恐吓也解决不 了问题。(拿出那把毛瑟枪)你送给我这东西干什 么?恐吓我吗?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拿回去吧，恐 吓没意思，来点实际的，新账老账一块儿算。(把枪 扔在茶几上)

柏 言 (反倒冷静下来)我能把你怎么样?你们袁氏家族是 个庞大的家族，政界、商界、司法界，甚至新闻界都有

你们袁氏的人，我敢把你怎么样? **袁** **琳** 你让我失望，真要出点事，那才好。

柏 言 (操起那枪)这种毛瑟枪很古老，欧洲中世纪海盗们 吃饭的家伙，到现在如此笨重的东西实在不太顺手。 (做了一个瞄准的姿势，然后掏出一根烟)你瞧枪管 和枪把上镌刻着精美的梧桐叶花纹真美，艺术味十 足，很难相信这是杀人的武器。(“啪”地一声轻响， 枪口吐出一束火苗，点着烟，然后很夸张地朝枪口吹

了一口气)

〔袁琳愣住了。

柏 言 你喜欢收集打火机，却不识货，真替你脸红。看看你 抽屉里书架上满世界的收藏品，恐怕也没几件能比 它更有收藏价值。

**袁** **琳** 这件礼物果然别出心裁。你已经很久没有送礼物给 我了，为什么非要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时机，送这 样的礼物呢?是忏悔吗，还是为了别的什么?

柏 言 我不知道，我实在搞不清楚。我只知道你喜欢收藏

打火机，我就给你找来一个。

袁 琳 可作为送给……一个女人的礼物，你不觉得这不太 合适吗?

柏 言 你首先是宏大的老总!你不会认为这也叫行贿吧? 袁 琳 (心直往下沉，自语)……我真的不算是一个女人吗?

〔电话铃响。

袁琳(拿话筒)喂， ……是你季正天呀。 ……我在家。你 马上到?好，你来吧。(放下话筒)

柏 言 有人找你来了?行，你忙你的，我去收拾一下我的东

西就走。请你还是考虑一下我的要求。(欲上楼) **袁** **琳** 等等，我们还没有谈完。

柏 言 该说的我都说了。 袁 琳 你今天真的要走?

柏 言 都这样了，留下来还有什么意思。 袁 琳 要不要通知星仔回来一下?

柏 言 不必了。见着他说什么呢?他长大了，什么都懂，是 是非非，有他自己的判断标准。不管他对我是个什 么看法，他也是我的儿子。(上楼)

〔袁琳拿起风车看着，用手转了一下风车。 〔温小静提着饮料上。

**袁** **琳** 没碰着罗子峰吗?他说去接你。 **温小静** 没有，准是错过了。

**袁** **琳** 你瞧这风车是不是很特别?它为什么不转? **温小静** 因为没有风。

**袁** **琳** 野外才有风，房间里不会产生自然风。

**温小静** 这风车好像有些年头了。大姐，这些天你常常对着 它出神，半天一动不动的，你心里好像有个结解不

开。

**袁** **琳** 它曾是我的精神寄托。以前上班见着它，我就觉得

很充实，总相信它会给我带来好运。可是这些日子， 我没有了那种感觉，所以，我把它带回来——也许， 它太破旧太过时了。

**温小静** 大姐，你还保留着它，它一定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 事。

袁 琳 是的，大姐说给你听。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一 个十 一 岁的小女孩在 一 天之间失去了她所有的快 乐，父母被造反派抓走了，家被封了，只剩下小女孩 蹲在家门口哭了许久，等着父母回来。天快黑了，北 风一直吹着，小女孩又累又饿，睡着了；她梦见了卖 火柴的小女孩……不知什么时候， 一个十二岁的小 男孩来到她的面前，叫醒了她，递给她两个热呼呼的 馒头和一只纸扎的风车。

〔画外音 —

男孩声：“吃吧，趁热吃。” 女孩声：“这是什么?”

男孩声：“风车。你瞧，迎风跑，风车转。好玩吗?”

女孩声：“好玩，给我。……噢，风车转喽…… ” **袁** **琳** ……后来，他们长大后成了夫妻。

**温小静** 真美慕那种真诚和美好。 **袁** **琳** 美好只能成为追忆了。

〔柏言在楼上喊着：“袁琳，请把抽屉的钥匙给我。” **温小静** 那是谁?

**袁** **琳** 那个 … … “小男孩”。(上楼) 〔温小静往冰箱里放饮料。

〔季正天夹着公文包上。 **季正天** 我可以进来吗?

**温小静** 正天，是你呀，快请进。你总是喜欢出其不意。 **季正天** 没想到的事很多，有些事也让我感到意外。

**温小静** 按照你的对等原则，你也该向我发出邀请了。无论

是听音乐会还是看电影，我都乐意接受。 **季正天** 袁总呢?

**温小静** 上这儿来就只有找大姐吗? **季正天** 我有事。

**温小静** 如果不急，你请稍等一下，她在楼上。 **季正天** 好吧。(坐下)

〔温小静递给季正天饮料。 〔 静 场 。

温小静 喂，一个大活人就立在面前，好像有人连正眼瞧一下 的兴趣都没有。我是不是长得很丑?

季正天 我看见什么了呢?是许多人一直都在追求的舒适、 豪华、气派、品味超群，前有小泳池，后有小花园……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该是多么地舒心惬意。当然， 我也看见你就像金丝笼里的雀儿。

**温小静** 你怎么说话净带刺儿?享受生活并没有错。

**季正天** 金丝笼再漂亮也还是笼。笼里的雀儿只有一种用 处，那就是：被人欣赏。

**温小静** 你别冷嘲热讽。就算你说得没错，可能被你欣赏，正 是我希望的。

**季正天** 准确一点说是袁总希望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只不过是她的一颗棋子，一颗攻心的棋子。 **温小静** 我不明白。

**季正天** 你要能明白，天下有许多事情就简单了。其实，你并 不是全不明白，至少对她的一片苦心心领神会。

**温小静** 是的，我和她情同姐妹，知心交肺。我敬佩她能以一 个女人柔弱的肩膀扛起这好大的一片事业，何况她 又于我有恩。我相信她为我做的选择。

**季正天** 知恩图报，这种情操很古老了—抱着老古董并不 见得老古董就值钱。

**温小静** 不，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想我不会看错人。正

天，我——

**季正天** 别说了，那些千古不变的话语还是别说了!从你的 眼睛里我已经解读到了你的真诚，这就足够了。我 是一个商战场上的浪子，随时都有可能离开宏大，浪

迹天涯。你能跟我走吗?你又能跟我走多远? **温小静** 这算什么呢?算求爱?还是 ……

**季正天** 需要我说白一点吗?女人真叫男人头疼。 **温小静** 你为什么不敢说“爱”?或者说“我喜欢”?

**季正天** 那都是小青年的专利。 **温小静** 你也就三十几，也算老? **季正天** 心理年龄已不年轻。

**温小静** 好吧，不年轻的浪子，我问你，爱和事业并不矛盾，干

吗非要做那种AB选择题呢?你的事业就在宏大呀! **季正天** 你不舍得吧?要你离开你的恩人很难很难，感情上

难以割舍，道义上无法背叛。

**温小静** 只要你真心对我，随你浪迹天涯又有何不可?可我 还是心有疑问，你好像对大姐存有满大的戒心。

**季正天** 你对袁总又了解多少?一个写字楼里上班， 一个房 子里睡觉，同出同入，情同手足，可你究竟了解她多

*少?*

**温小静** 说到底，你得承认你我之间的情感跟任何人都没有

关 系 。

〔袁琳出现在楼梯口。

**季正天** 不，有关系，因为这是她有意无意的安排。我害怕这 又是一个圈套，一个美丽的陷阱。

**温小静** 那么我又算什么?是钓鱼的饵，还是谋财害命的砒 霜?这让我的人格置于何地?再怎么说，大姐不会 是那种不尊重他人人格的人。

**季正天** 是的，我看不透的正是这一点。如果我能看透，也许

我早已躲得远远的了——可怕的正是看不透。 **温小静** 至少大姐没有任何恶意。

**季正天** 商战条例第三十八条：永远提防别人背后的冷枪。

**袁** **琳** (突然插进)那么请告诉我，什么人在你背后施放冷

枪?我倒有兴趣知道。(走下楼梯) **温小静** 大姐。

**季正天** 非常好。我得提醒你，你有兴趣知道的东西，并不美

妙 。

**袁** **琳** 挨冷枪的事儿，本来就不美妙。

**季正天** 岂止不美妙，简直就是一个阴谋。

**袁** **琳** 哦?我更有兴趣了!你是宏大的人，凡是跟宏大有

关系的事情，我这个做董事长的都想知道。

**季正天** 这跟宏大没有关系。

**袁** **琳** 那我还有必要听你说吗?

**季正天** 但跟你有关系。

**温小静** 正天，你到底想说什么? 〔罗子峰上。

**季正天** 老罗，罗律师，你来得正好，听我把话说完，你或许有 兴趣做我的代理律师。

**罗子峰** 打官司吗?我正想回去干老本行，这第一笔生意就 来 了 。

**袁** **琳** 说吧，我正洗耳恭听。

〔季正天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摞材料。 **罗子峰** 这是什么?

**季正天** 正天公司——也就是我原先的公司如何被人暗算而

招致破产的材料。

**罗子峰** 你还想着这档子事呀? **季正天** 我不能输得不明不白。

**罗子峰** (职业性地)这些材料绝对真实? **季正天** 绝对真实，有照片，有证人。

**罗子峰** 请问你用什么办法得来的?一般人没这么大的能 耐 。

季正天 市场经济充分挖掘了人的潜能，凡是可以赚钱的事， 就会有人去做。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职业叫做商业侦 探，可以不显山露水地帮你收集到一些商业活动中 背后的秘密，我雇用了他们。

**罗子峰** 想必费用不低。

**季正天** 每小时一百八十元。

**罗子峰** 以一天八小时计，几个月下来，所费不菲呀。 **季正天** 我付出了一张高尔夫俱乐部会员卡的代价。

**罗子峰** 好，我大致相信材料的真实性。 **季正天** 可你很难相信事情的真相。

**罗子峰** 请先简要说一说，材料我再慢慢看。

**季正天** 正天公司原本由三个合伙人办起来的，可以说，我们

三人算是不错的朋友。可没想到，“益智3号”口服 液刚刚投产一个月，另外两个合伙人却被人暗地里 策反跑了，跑得无影无踪。他们原先准备投入的资 金都抽得干干净净，弄得我只好四处举债，最后不得 不清盘。

**罗子峰** 是谁策反了那两个合伙人?这个人是谁? **季正天** 袁琳。我们尊敬的袁董事长，袁大小姐。 **罗子峰** (震惊)什么?(忙翻材料)

**袁** **琳** (鼓掌)好，很好。季正天，我没看错你。

**罗子峰** 你使的什么招数，居然能轻易瓦解了人家?

**袁** **琳** 很简单，利益驱动。不要我说具体了吧，材料里应该 写得很清楚。利字当家，背信弃义的事司空见惯，商 战就是这么残酷。

**罗子峰** 真正残酷的是你。你知道吗?宏大那份新的计划书

并不是我做的，是季正天做的— **袁** **琳** 我早就知道。

**罗子峰** 而你却是害他的人，简直不可理喻! **温小静** 大姐，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做?

**季正天**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背后暗算我?到底为什 么?

**袁** **琳** 为了帮你。

**季正天** 什么?害我居然是为了帮我?

**袁** **琳** 你做口服液，本身就是一个决策错误。口服液的品 牌、信誉是用庞大的广告费堆起来的，但一开始你们 的资金就不足。决策错误，你操作得越好，只能会失 败得越惨重，及早回头才不会损失更大。

**温小静** 大姐，你为什么不早告诉他，趁项目还没上马就提醒

他?

袁 琳 我很想，可他一直很顺。对于一个雄心勃勃、准备大 干一场的年轻人，一个很自负的年轻人来说，他绝对 听不进任何人的忠告。

**季正天**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用不着你管。

**袁** **琳** 不，我必须管，因为宏大集团需要一个能干的总经理

**罗子峰** 你等等，你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就是想把他抓过来做 宏大的总经理?

袁 琳 没错。假如他没做那份新的计划书，他不够资格；假 如他没有找到或者不去找正天公司破产的原因，他 也不够格。现在这两条都通过了，完全胜任宏大总 经理的职位。明天，我将召开董事会，通过对季正天

总经理的聘任。 〔 静 场 。

**罗子峰** 得，我的这桩生意该泡汤了，没有人会傻到丢了西瓜 去捡芝麻。

季正天 当老总，是一种很痛苦的职业。有时候得学会欺骗， 马上又要学会真诚，但没有任何一种生意在百分之 九十的真诚里不挟带百分之十的欺骗。

袁 琳 说实话，中国的市场经济，有很大成分是人情经济。 离开人情，活不起来。可中国马上就要加入WTO, 一 切都要拼实力。人是最牢靠的实力。宏大不能在未 来的竞争中落在别人的后面。

**罗子峰** 西方经济学家曾认为，东方的人际关系很可能会阻 碍经济的发展。可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袁** **琳** 但人情经济终将会成为历史。所以我不得不出此下

策，用季正天的话来讲，是处心积虑设置圈套，一个 善意的圈套。季正天，你能帮帮我吗?

**季正天** 宏大集团也养着十来二十个博士硕士生，能当总经 理的大有人在。

**袁** **琳** 学历是一回事，能力又是一回事。 **季正天** 小静，我应该去当这个总经理吗?

**温小静** ……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说得没错，我只不过是 一 颗棋子，美丽陷阱里的一颗攻心的棋子。大姐，我终 于明白了你对我的好意。为了宏大，也为了你，我应 该理解。可我是人，不是附属品，为什么非得依附什 么才体现我的价值呢?大姐，我本来应该感谢你，感 谢你让我和正天相识相交。可我现在……如果你没 有那样的圈套，如果你没有一点功利色彩，单纯得只 剩下一个女孩和男孩的关系，那该有多好。季正天 你当不当总经理，不该问我，我实在微不足道。你不 该问我!(含着眼泪跑下)

**袁** **琳** 季正天，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去追她回来?

不管你当不当总经理，爱才是最重要的! **季正天** (醒悟)温小静，温小静 …… (追下)

袁 琳 也许是我错了。在对待温小静的问题上，我总希望 她能成为宏大集团总经理背后一个成功的女人。男 人的成功，离不开女人在背后的支撑。可我没有切 切实实顾及到温小静自己的感受，在这一点上，我太 自私了!

罗子峰 你也不必内疚。感情上的事情谁也勉强不了，他们 要不好，你也撮合不到一块儿；他们要好，你也拆不 开。(收拾材料)我把这些东西给季正天送回去。明

天，你将会收到我的辞职书。 **袁** **琳** 为什么?

**罗子峰** 我不适合商战。(下) 〔柏言出现在楼梯口。

柏言(拍着手掌)精彩，非常精彩!你简直把这些聪明人 玩弄于股掌之上!我又学到不少东西。(提着一个 旅行箱走下来)

**袁** **琳** 你都听到了?

**柏** **言** ；是的。我现在对你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袁** **琳** 你这是在骂我。 柏 言 哪敢。

**袁** **琳** 你当真要走吗? **柏** **言** 行李都收拾好了。 袁 琳 去找那个刘春丽?

柏 言 我已经说过，那都是逢场作戏。再说，我已和她失去 联系。

袁 琳 你要真的只是玩玩，我也就算了。男人在这个竞争 激烈的社会里，有着太多的压力和寂寞，找个人在身 边陪陪，我都可以理解，我都可以睁只眼闭只眼。

柏 言 其实，你早就知道我在外面的所作所为，你为什么不 和我谈?也许我会悬崖勒马。

袁 琳 你也很累。有人替我尽一部分责任，有什么不好。 柏 言 你倒宽宏大量。你从什么时候发现我的不轨呢?

袁 琳 记得我们结婚十五周年纪念吗?很久没有作结婚纪 念庆祝了，好日子快到时，我不停地在你耳边提醒、 暗示，可那一天你送来的蛋糕上却写着“生日快乐”。

柏 言 真对不起你。后来你终于发现我的心思在别的女人 175 ·

身上了?

袁 琳 是的，开始时我都能忍受，可你不该和那个女人来真

的 。

柏 言 我发誓……算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袁 琳 你走吧，我不留你。把那毛瑟枪打火机也一起拿走 我不喜欢你的这件礼物。(拿起风车)我更情愿你送 我一只小小的风车，可这些不会再有。

柏 言 都过去了，你何苦还去追忆。

**袁** **琳** 追忆总是美好的，美好值得追忆。

**柏** **言** 袁琳，我不会忘记我们共同走过的一段路程，不会忘 记我们创业所遭受失败的痛苦，更不会忘记我们掘 出第一桶金的喜悦。

**袁** **琳** 正是第一桶金才有我们的今天，我恨第一桶金。

**柏** **言** 金钱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只是我经不住金钱带来 的诱惑。

袁 琳 柏言，其实我并不想离开你，我需要你，需要以前那 个小男孩。我们走吧，离开这个噪杂的大都市，好 吗?我已在山区买下了几十亩地，建起了一个小农 庄，我们就去那儿终老一生。白天我们与鸡鸭牛羊 为伍，夜晚我们躺在大山的怀抱，嗅着青草的芳香数 着天上的星星……我们走吧，重新生活，忘记那些不 愉快。好吗?

**柏** **言** … …你的设想应该很不错，无忧无虑，没有灯红酒

绿，没有压力，没有烦恼，更没有诱惑，可无人喝彩， 无人挑战。与世无争的田园牧歌虽好，却淡而无味 淡而无味的人生没有价值，堕落和逃避同样令 人厌恶。

**袁** **琳** 柏言，你变得太多，变得让人感到陌生。过去的你到 哪儿去了?

柏 言 生活在变，环境在变，人不变很难很难。你也变了。 袁 琳 我变了什么?

**柏** **言** 要我说真话吗? 袁 琳 说 。

**柏** **言** 你变得……少了许多女人味。 袁 琳什么?

柏 言 也许你并不感到你的变化。你拼搏，你奋斗，每日每 月周旋在众多的强者当中，你必须以强者的面目出 现。长年累月，打磨出你像男人一样的干练和气度。 甚至你爱好的收藏品，也是男人用的打火机，这种具 有雄性特征的装饰物。多少次深夜，我望着睡在身 边的你，老是在想：那个让人疼让人怜爱的柔弱的小 女孩上哪儿去了呢?

袁 琳 柏言，你……

**柏** **言** 你知道吗?那个叫……刘春丽的女人有一次问我： 你喜欢我什么?我说：我喜欢你的傻气。她说：为什 么?你想知道我怎么回答她的吗?我说：和我打交 道的都是聪明过头的人。(稍顿)是的，我在她身上 找到了安慰，找回了男人的自尊和自信。

**袁** **琳** (痛苦地)柏言，你不要再说了! 柏 言 我已经说完。你想说什么了? 袁 琳 我无话可说。我们结束了。

**柏** **言** 结束了。

**袁** **琳** 你该回到那个女人的身边，你有责任回到她的身边。 柏 言 责任?什么责任?

**袁** **琳** 做父亲的责任，是我亲自送她进的产房。她给你生 了个女儿，快三岁了。

柏 言 啊?真的? … … 我明白了， 一 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 就因为她怀了身孕，你才憎恨我动了真情。

**袁** **琳** 这是她的地址。还有，这里有张信用卡，你拿去用 吧。好好照顾孩子。

柏 言 (接过信用卡和地址，欲下，又转过身)谢谢你，你也 多保重。人生还很漫长，你也应该重新找一个男人 相伴，罗子峰也算是很好的人选。(下)

〔袁琳有些木然。她抓起风车看着，轻轻吹了 一 口 气，风车转动。然后，她又拿起那把毛瑟枪，“啪”地 打着火，伸向风车。风车燃烧。灯暗，火在黑暗中如 精灵般闪烁。

〔罗子峰上，一束光罩着他。

**罗子峰** 她把她的希望烧毁了，连同她心底里的一点激情也 毁灭了。哀大莫过于心死，还有什么能比生命中没 有了憧憬、没有了期待、没有了兴奋更令人沮丧的

呢?温小静，我为你辩护。 〔温小静在另一演区出现。

**温小静** 我没有什么值得辩护的。

**罗子峰** 不，你有。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恋爱历史，甜酸苦 辣，五味俱全。而你的恋爱没有历史，刚开始就进入 了结果，中间的过程全给省略了。我实在为你叫屈， 因为最精彩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那种魂牵梦绕、山

盟海誓的激情就充斥于过程中间。 **温小静** 先有结果，再回补过程也未尝不可。

**罗子峰** 补?你能补回苦苦相思的幸福，销魂一刻的陶醉吗?

那样必然会少去许多向往与期盼的激情，或者干脆 平淡如水。

**温小静** 如果光有精彩而没有结果，我情愿选择结果，不要精 彩。谢谢你为我辩护。(隐去)

**罗子峰** 哦，只重结果，这就是你的恋爱哲学。柏言，我为你 辩护。

〔柏言在另一演区出现。

**柏** **言** 你已经在法庭上为我做了辩护。

**罗子峰** 法庭上的辩护并不全面。 **柏** **言** 你还有什么话说?

罗子峰 喜新厌旧是男人的本性。人类社会就是因为不断地 喜新厌旧，世界才得以发展，得以进步。这个世界变 化得太快，人的各种欲望完全被形形色色的诱惑所 支配，这就很难避免要犯错，问题是我们犯错的责任 不能由某一个人背负 ……

**柏** **言** 行了，你这是在诡辩。

**罗子峰** 雄辩与诡辩并没有太大的分野。

**柏** **言** 事情已经发生，已经过去，再来辩护已经没有意义， 只有吸取教训罢了。我不再需要辩护。

(隐去)

**罗子峰** 哦，无需护短，这就是你的处世方式。季正天，我为 你辩护。

〔季正天在另一演区出现。

**季正天** 我算是个幸运儿，失败后又找到了希望。你能为我 辩护什么?

**罗子峰** 你不能否认你已经受到了故意伤害。

**季正天** 小时候挨过父母几次藤条，也是一种爱。

罗子峰 这不能比。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人，不管任何人出 于何种原因，都无权干涉和损害他人的利益。尽管 最终被损的利益都得到补偿，但生活的创造激情也 毁于无形，你可能会活得圆滑世故而谨小慎微。

**季正天** 不，也许我会活得更潇洒，更丰富。 **罗子峰** 为什么?

**季正天** 有过失败能使人变得更聪明。请别为我辩护。(隐 去 )

**罗子峰** 哦，这就是你的生活。袁琳，我为你辩护。 〔袁琳在另一演区出现。

**袁** **琳** 我也需要辩护吗?

**罗子峰** 当然，最需要的是你。

**袁** **琳** 我，一个几乎能呼风唤雨的董事长，受伤害的只能是 别 人 。

罗子峰 受伤害最重的是你。不错，你冷酷无情，事业上铁腕 超然，情感上又抱残守缺。其实，你把涌动的激情深 深地压抑在心底里的一个角落，别人感受不到，因为 这种激情太过于传统陈旧。我要说这才是最纯净 的!在现代都市里，纯净已成为凤毛麟角，惟有凤毛 麟角才显得极其珍贵。

袁 琳 没必要往我脸上贴金。事业的成功并不能掩盖情感 失败的阵痛，我已非常超脱。请收起你的辩护。(隐 去 )

罗子峰 哦，这就是你的人生哲学。你们都有你们的一套哲 学，我无言以对，可我还是要说——我真不知道该谴 责谁，还是该同情谁。他们的价值取向，他们的是非 曲直，不是我最主要的关注之点，因为他们代表某一

类人，或者代表某一个阶层，并不能代表全部。但我 要说，在这个大都市里流行着类似的症状，一旦流行 就会像传染病一样四处蔓延。我喜欢大都市，因为 现代化首先从大都市开始；可我又厌倦大都市，因为 高耸的摩天大楼掩盖着背后的冷漠与戒心。据说美 国的一些大学已经把莎士比亚戏剧剔除出大学教 材。我不知道那是出于什么原因，但我为莎士比亚 那些来自于最本能的生命激情被当作过时而痛感惋 惜。抛弃和忘却并不意味着先进，哪怕是在这个充 满竞争压力，充满功利色彩的世界里，仍然要保留孩 子们在草地上的嬉戏，老人在树荫下的回忆，还有年 轻人在雨中奔跑的快乐，以及恋人们的甜言蜜语和 失声痛哭。假如诸位身上还带有我们民族传统美德 之传承，假如诸位还拥有这些与生俱来的善意和真

情，那么我向你们鞠躬。谢谢大家! 〔 收 光 。

**——剧** **终**

**零号病区**



郭 顺

婚礼和葬礼鄉是一种仪式，同样体现了人生的庄严。

——作者

郭顺，男，1954年生，做过知青、编辑，曾获南京大学文学 硕士、美国犹它大学艺术创作硕士学位；主要作品有话剧《微 光》、《远方》、《零号病区》、《红老鼠，黑老鼠》,电影剧本《饕餮》、 《第三国来的孩子》,电视连续剧《天堂鸟的故乡》,现任教于美 国戴维斯加州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

人 物 表

老唐——男，零号病区病人，48岁。 吕淑君——女，省肿瘤医院护士，37岁。

金一明——省肿瘤医院医生，吕淑君过去的情人，38

*岁。*

朱玉兰——女，零号病区病人，42岁。

赵翠花——老唐20多年前的情人，44岁。 小秀——女，零号病区病人，17岁。

二 子——朱玉兰的儿子，17岁。

大 马——男，菜市场炸油条工人，36岁。 小 杨——女，省肿瘤医院护士，25岁。

卖皮鞋青年——20余岁。

上海姑娘甲乙，红袖章甲乙，中年病人，划拳者甲乙 丙，小贩若干，饶舌妇人。

〔夜空。一切都沉没在黑暗中，只偶尔在那天幕的破 处，可见几点星光闪烁。

〔巨大的玫瑰紫色的癌症放疗印记渐显，逐渐占据了 整个天幕。

〔忽然，黑暗中爆发出一串响亮、放肆的笑声，笑得开 心，但令人心颤。

〔 追 光 。

〔老唐慢慢从地上爬起来，稳稳地坐在玫瑰色的印记 中。

老 唐 (嬉笑着对观众)嘿，嘿嘿……人这玩意儿，还真有点 儿意思，好像该你有的，你全没有!不该你有的，你 全有!(略停，笑嘻嘻地一拍胸脯)癌?—— 扯淡! 也许不是……嘻嘻!(缓缓翘起一只脚，望着天空中 不知什么地方，语气稍显不自然，但仍嬉笑地)嘻嘻 嘻，这人哪，也就是那么回事，凡事没踩在你脚底下， 你就都当他是说笑话 … … 笑话!啊?(似乎在乞求 地询问着什么)嘻嘻嘻，嘻……

〔天幕印记与老唐渐隐——笑声继续，只是在黑暗中 显得愈益悲凉。

〔画外音：“在我过去的梦中，时常会飞过这样一串笑 声。它从那个地方来——癌村!”

〔曙光初露。隐隐可见远处蜿蜒的淮河水。随即，在 淡青色的天边上，出现了一抹绛紫色的晨光。

〔省肿瘤医院乳白色的大楼在晨光中渐显——这是 一座在八十年代颇为摩登的建筑，但在它的下方，朦 胧中却是一片参差不齐、简陋脏乱的屋棚。

〔画外音：“……那时，在省肿瘤医院的墙外，曾经有 着一片不小的空场。不知什么时候，许多来自乡村 集镇自费求生的人们， 一只脚刚踏进了门里，另一只 脚却又缩在了门外——渐渐地，这里就出现了这样 的一座座屋棚。久而久之，竟然也得到了院方的认 可。医院里都叫它‘零号病区’,而他们自己，却习惯 地称它癌村、癌之乡 …… "

〔晨曦燃烧起来，周围顷刻成了猩红的世界。画外音 渐弱，一种朦朦然的声响，似极亲近却又极遥远，极 细腻却又极磅礴、辉煌。

〔声响中，零号病区愈益清晰。覆盖着棚顶的，是五 颜六色的黄表纸、旧瓦片、油毛毡、塑料布等，橙黄、 青灰、大红、绛紫……上下排列奇特，左右浓淡不一，

远远望去，宛如油画上一方方粗线条、不规则的色 块 。

〔 清 晨 。

〔背后医院高楼中的某 一 窗口传出了一 丝若隐若现 的啜泣，但很快地弱下去，消失了。

〔世界似乎从未这般宁静、祥和。

〔终于，哪里出现了窸窸窣窣的响动。随后地面上突 然直立起了两支精瘦细长的胳膊，跟着又是几声长 长的哈欠，老唐睡眼惺忪地从地面上爬起来。他漫 不经心地拾起上衣，懒懒地斜披到赤裸的脊背上，然 后抬起一只手，没好气地揉起胸前那个玫瑰紫色的 放疗印记。

**老** **唐** (眯缝起眼睛打量周围，咂了咂舌头，笑)嘿，别说，还 真叫是一点儿动静没有哇!

〔不远处一个半敞着门的屋棚里传出朱玉兰时断时 续、粗声粗气的鼾声。

老 唐 (向屋棚里张望，又触电般地缩回头)呸，呸!这娘们 儿，真不要脸!大清早睡觉露着奶头也不关门—— 呸!(打量了一下左近，见没有人，又伸长脖子向里 张望)

〔过早发胖、肩搭围裙的大马摇摇晃晃走来。

**大** **马**(突然揪住老唐的耳朵)好哇!好你个瞎眼老唐，大 清早就扒寡妇的门，想干什么——快说!

**老** **唐** (慌了)哎，没，没……

**大** **马** (加力揪耳朵)还敢耍赖!

**老** **唐** (急切中忙堆起笑容， 一屁股坐到地上)大……大马 兄弟，饶我这一回，就这一回。嘿嘿，我这也是自己 …… 自己逗乐呢!

大 马 (笑)看你这德行!(随手一推)妈的，算了，这回算便 宜了你，快走!你小子小心点儿，要是以后再让我撞 见——(点着老唐的鼻子，又猛地一推)我送你上菜 市场展览!

老 唐 (慌不择路地)好，好，谢谢大马兄弟……我走，走!

(想起地上睡觉用的席子，忙着卷起，溜下)

〔老唐刚一走开，大马急忙转过身，凑近朱玉兰的屋 棚，正欲觑探，身后响起英语朗读声。他一惊，忙躲 到一边。

〔吕淑君捧着书本边读边走来。周围的一切显然都 不在她的注意之中，她只是漠然地读着，缓缓朝医院 后的长堤走去。

〔待吕淑君在长堤后消失，大马钻出来又凑近朱玉兰

的屋棚。他小心地再次扫了周围一眼，确认里外都

没有他人时，方大起胆子倚到门口—— 大 马 (小声)朱大姐，朱大姐……

〔老唐回来，见状突然竖起了眼睛，过了一会儿，又小 心退到一旁，挤着嗓子，故意“噗哧”笑出声来。

大 马 (匆忙回身，发火)你?……你又来干什么?

老 唐 ( 一 副煞有介事的样子)没，没什么呀!我也就是转 来想再看看风景，风景 … … 嘻嘻!(比划着)这地方 就是不错，你瞧瞧，大太阳、淮河水，还有寡妇敞着门 ……啊?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

大 马 你?……放屁!(不便发作)好你个老唐，你等着，有 你的——哼!(跺脚，下)

老 唐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 〔小秀悄悄抹着泪水上。

老 唐 哎，秀儿!哪儿去?这边，这边来! 〔小秀停下，啜泣。

老 唐 (急凑近)怎么啦?哭啦?哭什么呢? 〔小秀仍抹着泪水，不语。

老 唐 (急了)嗨!有什么你就快说呀! 小 秀 你听— -

〔医院高楼中的那个窗口，这时又传出了隐隐的啜 泣 。

老 唐 (下意识地)怎么,是老李头……要完啦?

小 秀 听说 … … 过不了今天了!(泪下) 老 唐 (惊，涌上一阵酸楚)过不了今天?

小 秀 (仍在喃喃)我刚来的那天，就碰见他儿子，扶他出来 走……他还说，要教我打牌，就学抓娘娘，可没想到

——(突然回身)老唐叔，这人，可真快! **老** **唐** (木讷)快?是快啊 ……

〔高楼里的啜泣声又响起。

老 唐 (稍停，似自语地)这是谁啊，哭得这么揪肝揪肺的? 小 秀 听说是他儿媳妇，刚从外地赶来的……

〔屋棚里朱玉兰的鼾声又传出，正合着高楼啜泣的节 奏。

老 唐 (无名火突然发作)睡，睡!睡得像头猪! 小 秀 (吃惊)老唐叔，你……

老 唐 我……呵呵，没啥!(语塞地)你……怎么又哭啦? 〔小秀不语，擦去泪珠。

老 唐 (叹气)你呀!(端详小秀的眼睛，忽然猛拍大腿)呵

呵，呵呵，呵哈哈哈 … … 小 秀 你笑什么?

老 唐 (笑得愈加开心)呵哈哈哈……我说你呀，真傻!这 有什么好哭的?(不屑地)像这种事，我在这儿小半 年，见的多啦!(又颇神秘地)这老李头今年有七十 多了吧，要在咱们那儿，是喜丧!临了了，人死了还 得摆上几十桌子呢。再说了——嘻嘻，这媳妇哭公 公的，里头学问可就大啦，她有真哭的、假哭的，笑着

哭的、帮着哭的…… **小** **秀** 帮着哭的?

**老** **唐** 那当然啦!我们那儿就有 —

〔高楼里的凄切呜咽声再度传来，动人肺腑。

**老** **唐** (猝然停住，半晌，喃喃地)我……我说你还不信，这

人……要是真见了死，有几个能不动真格的? 小 秀 (感觉到老唐的变化，踯躅地)那……

**老** **唐** (又笑)怎么,你真的不信?嘻嘻，不信我立马给你学 学。(做出悲切的样子)

哼，哼哼，哼哼哼…… 哎 — - 哟 — —

哎哟那个我的爷哟， 你死得那个苦哟；

要能再有上个几年，

也该得个媳妇要个宝哟。 哎哟……哎哟 ……

哎哟那个你死得惨哟， 哎哟那个你活得背哟； 哎哟那个你 ……

哎哟……啊哟哟，哎哟……呜!(顿足捶胸) 小 秀 ( 愈急，叫起来)老唐叔……你真的哭啦?

老 唐 (哭得泪眼朦胧)我?(这才意识到什么,遂又带着哭 声笑起来)哈，哪能，哪能呢!我这是学人家呢!我 们那儿女人哭，可不像这儿城里人，可全都是鼻子先 使劲，你听听——(掩饰地故作痛苦状)哟，啊哟哟 ……哟，哎哟哟……哟……

〔朱玉兰突然在屋棚里扯破喉咙般地大叫了起来： “呸!是哪个不要脸的在那儿嚎丧?啊?妈啦个臭 x 的，啊?谁呀?”

老 唐 噢 …… (吓得猛一愣神)

〔 静 场 。

老 唐 (半晌才咂起舌头)吓，啧啧，真凶哇!赶上京戏里的 黑头啦!(又凛凛然提高嗓门)哎，对啦，我说 ……

〔朱玉兰两手抱在怀里，衣衫不整，懒懒地走出来。

朱玉兰 (斜倚到门框上，笑)哟，我当是谁呢?弄半天是瞎眼 老唐哇!今儿个是怎么啦?是谁裤子没兜住，把你 给露出来啦?

〔二子从屋棚背后闷闷地上，听见，停住脚步，沉下 脸 。

**老** **唐** 这个……嘿，嘿嘿!没啥，也就随便扯扯 … … **朱玉兰** (倏然变脸)这随便扯扯，也得看看地方啊!

**老** **唐** (连忙)对对，别火别火……(笑着)我可给你们带来 了好消息——(见朱玉兰不理，转身)刚才我在街口， 正好碰见了这医院新上台的李主任。他说啦，等保 健旅社一盖好，就不让咱们在这儿住啦，说那个…… 不卫生!那保健旅社，可是国家照顾，才五毛一天，

到时候咱们全搬家…… 小 秀 (高兴地)真的?

老 唐 那当然!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这叫1980年，

思想解放年——有钱没钱的，全看病! 小 秀 (笑)还有什么?

老 唐 (愈加得意)——他还说了，保健旅社没盖好之前，还 要先给咱们在这儿安个随访病室。往后咱这癌村跟 那大楼里头一样，也得有高级护士伺候着，打针送 药，端汤送水。那李主任还说……

朱玉兰 (突然神经质地大笑)哟，这可了不得啦，可让你瞎眼 老唐给攀上啦，真叫长你脸啦!哼，可叫我说呀，谁 要是摊上这活不成的毛病，你就是部长，就是住国家 宾馆，八个护士伺候着，也是什么屁都不是，更别说 像咱们这住癌村里头，连住院费都不想付的烂人了! 你呀，天生就一个烂命，还成天不知道愁，哪天撒尿

的时候也该抽空照照自己! 〔二子倏地背过身去。

**老** **唐** (气得脸色铁青)你……你敢骂人?

**朱玉兰** (乜了老唐一眼，蓦地叉腰跨出门来)怎么啦?我骂

啦，就骂你啦，你个姓唐的瞎眼王八，你……

**二** **子** (突然转身，吼)妈! 〔朱玉兰愣住。

**二** **子** 你——(羞愤地跺脚进屋)

**朱玉兰** (慌)二子，二子!(忙着跟进)

〔 静 场 。

**老** **唐** 好!嘻，嘻嘻，有意思，真有意思! 小 秀 (不满)老唐叔!

**老** **唐** (觑小秀脸色，自打圆场)……好，好啦，咱不说，咱不 提他们啦!走，秀儿，咱上街吃早点去，今天我老唐 请客!

小 秀 (仍赌气)我不去!

**老** **唐** 噢?(仍笑嘻嘻地，也不理会小秀情绪，乐颠颠地独 自下)

〔屋棚内传出摔碎东西的声音，二子随即气哼哼地 上 。

**小** **秀**(忙上前)二子，二子!(近前)你……怎么啦? **二** **子** (倏然回头)我妈——(又噎住)

小 秀 你妈她……是脾气不好! **二** **子** (突然嚷)可是她 ……

〔朱玉兰屋棚内：“二子，二子!” 〔二子恨恨地住口。

小 秀 (片刻)你妈叫你哪!

〔朱玉兰屋棚内大声叫：“二子，二子!你个混小子在 哪儿呢?二子 …… "

〔小秀鼓励二子。二子无奈，只好闷闷地又进屋棚 内。

〔背后高楼里的啜泣声又传来，伴着一丝音乐。 〔猝然，小秀转过身来 ……

〔老唐用一根筷子高挑着四根油条，乐不可支地跑 上 。

老 唐 小秀，秀儿，快来，刚出锅的，还脆着哪!

小 秀 (一愣，一脸无奈，勉强笑)老唐叔，你也真是……

老 唐 (眼睛笑成了一条缝，把筷子硬塞到小秀的手里)来 呀，快吃吧。你来这儿也有好几天啦，我还就没见你 正儿八经地吃点儿什么。快吃吧!

小 秀 (又笑笑，推开)不……你吃吧!

老 唐 嘿，这有什么?小意思——你老唐叔有的是钱!(又 瞪起眼睛)怎么啦?是看不起我吧?

〔小秀盛情难却，只好接过一根油条轻轻咬了一口。 老 唐 (眉开眼笑)就是嘛!这人哪，就得想得开，在什么地

方说什么话，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别老想那死啊活 啊的 ……

小 秀 (脸红)我……我没 ……

老 唐 (笑嘻嘻一挥手)别说啦，我早就看出来啦!(得意 地)这牛皮不是吹的，要说我老唐，眼前就是飞过个

苍蝇，都知道是公是母! 〔小秀终于被逗笑了。

**老** **唐** (愈加得意)说真格的，我打一见你就瞧出来了，准保 从小爹护妈惯的，嫩着呢!(停了停，凑近前)还没成

家吧?

**小** **秀** (脸红)没有。

老 唐 (略停)有对象啦? 小 秀 不……也没有!

老唐(快乐地笑)哈，怎么样?又让我猜着了吧?(少顷) 可那……你们家里头，怎么舍得把你一个人，孤伶伶 地撂这儿啊?

小 秀 (支吾地)县里医院让我到这儿来检查，我撒了谎 ……家里还不知道呢!老唐叔，真谢谢你，帮我安排 住在这儿。这地方也真有意思，叫零号病区……

老 唐 (愈加开心地笑)没啥、没啥，这应该的，应该的嘛! 咱们谁家也不开银行，花那个住院费干啥?啊?要 说这改革了，好日子刚开头，谁还不想多活个几年? 要不我们死活大老远的来这高级医院干吗?人这东 西说也就是怪，想活命的时候砸锅卖铁也要来，可真 来了，前脚千辛万苦踩进大门了，这后脚可就又哆嗦 了。反过来一想，咱们反正得的是绝症，治不好人一 死，这每天一块五的住院费可不就全白花了嘛!所 以大伙儿最后就想了这么个法子，叫做不进也不出、 不里也不外，花小钱看大病。嘻嘻，天底下这好事据 说哪儿都没有，就咱们中国……

小 秀 (突然打断)老唐叔，那你怎么也一个人住在这儿?

老 唐 我?哦，我嘛，哈，是横过来一条掉过去一根，一个人 吃饱了一家子不饿……

小 秀 (好奇)那……你也没有成个家? 老 唐 这个……没有!

小 秀 (笑)那你怎么也不去找一个?

老 唐 (有些尴尬地)嘿嘿，嘿，这几十年了……一个人，也 惯了!不过，咱在早先，那可是有过漂亮媳妇的，她 叫，嘿嘿——赵翠花!

小 秀 (不由笑出声)那后来呢?

老 唐 ……这后来嘛，嘿嘿，后来没等过门，咱……咱就把 她让给人家啦!

小 秀 (嚷起来)让?哈，这媳妇还能让?(大声笑起来)

老 唐(伤了面子，有点儿气急败坏，见油条还撂在一旁，赌 气地拎起来举到小秀面前)你怎么不吃?你吃 …… 你快吃!(仍余怒未息)哼!你们这些人哪，可真没 见识。没听老人说嘛，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小 秀 (急忙解释)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老 唐 (沮丧地)算啦，咱们不说这个啦!

小 秀 (觉得抱歉，拿起一根油条塞到老唐嘴前)那……老

唐叔，你也吃!

**老** **唐** 我……我吃过啦。

小 秀 (笑，略停)……其实，我看一个人过，也挺好的，我将 来……也不想结婚。(又笑)

老 唐 ……什么意思?

小秀 快活呀!你看 …… (说着高举起油条，笑着学老唐的 腔调)横过来一条掉过去一根，一个人吃饱了，一家 子不饿……

老 唐 呵呵呵啊……(又神气起来，抹抹嘴，拍拍肚子)就是 嘛!像我一个人，绝对亏不着自己!刚才在那小饭 馆，一碗油茶，四根油条，过瘾!(说着朝屋棚里撇撇 嘴)哪像人家，一分钱都能看成个圆桌面，尿尿也得

过箩筛……

〔大马系着那条脏围裙，大步流星地奔上。

大 马 老唐!老唐!好哇!你个瞎眼老唐——(一步抢上 前，揪住老唐的衣领)你小子鬼点子都合计到我大马 头上来啦?说——你一共偷了几根油条?

**老** **唐** (慌了，想溜)我……你，你胡说! **大** **马** 你还想赖?早就有人盯上你了!

〔朱玉兰、二子等闻声而出，周围迅即围拢了一群看 热闹的人。

大 马 (洋洋得意地扭住老唐的胳膊)这回你可算落到我手 里了，老实对大伙儿说——(又狠狠地一扭)你这手 脚是怎么不干净的?

**老** **唐** 我——哎哟!

**小** **秀** (急了)哎呀!你轻一点儿!

朱玉兰 (幸灾乐祸地)哈，就是嘛!大马，我说你还是轻着点 儿，别伤着筋动着骨的，人家老唐还等着下辈子娶媳 妇哪!哈哈哈哈 ……

〔吕淑君夹着书本从河堤回来，见状停住。

大 马 (转身冲着朱玉兰)朱大姐，只要你发句话，我大马没 二话，立马放人!

朱玉兰 (放荡地笑)那好哇!敢情你还看得起你朱大姐，不 过他的事俺可不敢管。听说你懂按摩，要管哪天就

管管大姐的腰酸腿疼……

〔吕淑君皱了皱眉，转身走开。

老 唐 (跺起脚来)呸!用不着她管，破鞋烂袜子的…… 大 马 哎?(笑着又用力一扭)

老 唐 (惨叫)哎哟!

**吕淑君** (回身上前)同志，你这是干什么? **大** **马** (愣)你……你哪片的?管得着吗?

**吕淑君** (严肃地)你把他放开。 . **大** **马** (恼火)你算是干什么的? **吕淑君** (平静地)他是病人。

**大** **马** (笑)病人?病人怎么啦?这病人也不能偷人家东西 哇?啊?哈 … …

〔众人亦笑。 小 秀 你别欺负人!

大 马 (做出一副委屈的样子)欺负人?你问他，今儿早上， 他多拿了我三根油条，还少给了三分钱!

〔吕淑君不由皱起眉头。 小 秀 (急忙)那……我还你。

**大** **马** 别!你小丫头也是个病秧子，能有什么钱?这老唐

在火车站摆洗脸摊子，手里票子多着呢……

**朱玉兰** (笑)人家可大方哪，见卖菜的掉根葱，都能偷着捡回 家。

〔众人大笑。

**老** **唐** (突然大叫)你放开我，放开我!

大 马 (又狠扭一把)你说，你到底偷没偷?

老 唐 (终于熬不过疼)哦，我……我是拿了两根，就两根! 大 马 (胜利地)两根也是偷!

老 唐 (哭丧着脸)我，我还你……(指油条)在，在那儿呢!

大 马 那不行!从你手里过的，我还怕得传染病呢——赔 钱!

**老** **唐** (忙摸身上，却是空的)哦，这…… **吕淑君** (又上前)你放开他。

大 马 (蛮横地)放开?你赔钱? **吕淑君** (不动声色)我赔。

大 马 (不由一怔)嗯?那……加倍! 吕淑君 (摸出钱来)这里是三毛八分。

大 马 (只好放开老唐，接过钱，把零币抛向空中又接住，悻 悻然地)啊，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觑一眼吕淑 君，又对老唐)哼!(下)

老 唐 (待大马走远)啐!(又满脸堆笑地对吕淑君)啊呀， 同志，小大姐，你是好人哪，谢谢，谢谢啦。你等着



**吕淑君** (蹙眉，冷冷地)跟你说不用还了。不过，以后做人

——最好手脚干净一点!(回身下) 〔众人哄堂大笑，朱玉兰笑得最响 … …

老 唐 (满脸通红，半晌才猛然跺脚)呸……看你那个德行! 你那几个臭钱，我……(对吕淑君背影大嚷)我还你!

*〔切光。*

二

〔 下班铃声 。

〔中午。放射科值班室。室内明亮洁净，充满阳光。 〔下了班的医生、护士们嘻嘻哈哈地从窗前经过。少 顷，身穿白大褂、着护士帽的吕淑君走进来。她来到 靠窗口的桌前，随手摘下头上护士帽扔到桌上，然后 疲惫地坐下来，过了一会儿才端起一缸凉开水，咕嘟 嘟地喝了下去。

〔“淑君!淑君……”护士小杨喊着匆匆跑进来。

小 杨 (擦着汗珠)你看，就知道你在这儿呢!都找你半天 了 。

**吕淑君** (抬起头)什么事?

**小** **杨** 你还没听说?要调你去随访病室啦!

**吕淑君** (将杯子停在嘴边，片刻，平淡地)听说了。

**小** **杨** (大为诧异地)怎么?那你就同意啦? **吕淑君** (站起来，勉强笑了笑)嗯……同意了。

**小** **杨** (急)嗨!你呀，真是个大傻瓜!你也不想想，院墙外 那一大片烂棚子，还什么零号病区呢，想起来都让人 恶心。(气哼哼地坐下来)要说这些乡下人也是真是 的，又想要活命看病，又舍不得每天一块五的住院

费，非要挤那么个穷地方…… **吕淑君** 不过李主任说了 ……

小 杨 管他是谁说的呢，反正不应该轮到你去。怎么你也 得找个理由——(想起)哎，对啦，你不是正在学英语 准备考夜大吗?那不正好 ……

**吕淑君** 不，那不行!那是我自己的事，考之前不想让人知 道。

小 杨 (笑)你呀，也真叫死心眼儿!其实你只要向领导打 一个报告，要求半个月假期，哪怕每天半天也行，领 导肯定会同意，等假期一过，一切不也就都过去了? 啊?

**吕淑君** 不……我想，还是不大好。

**小** **杨** (叹气)嗨，你呀，那就算啦，算我没说。(随手把护士 帽、白大褂甩到床上，拿起饭盒)走吧——不过，你可 得想好，那什么癌村可不像在这大楼里头，别的不 说，就光以后值夜班，那些人——嘿!胡搅蛮缠的事 多啦，你受得了吗?而且——不是我吓你，这安全也 肯定是个问题!(回身)算了算了，不说啦!走啦，你 自己好好想想吧!(摇晃着饭盒跑下，又从窗外笑着

伸进头)别钻你那牛角尖啦!(下) 〔吕淑君转身，怔怔坐下 ……

〔灯光转换。嗡嗡的声响又隐约传来，并渐渐转化成 一股喧嚣芜杂的音的浊流 ……

〔忽然，一片嘈杂声中，突兀地冒出老唐的喊声：“那 几个臭钱，我……我还你!”

〔 哄 笑 声 。

〔 灯 光 复 明 。

吕淑君 (站起身，听见电话铃响，不情愿地拿起)喂，你找谁? 〔舞台右侧出现一座电话亭，衣着时髦、神色沉郁的 金一明拿着话筒。

**金一明** (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半晌)是我，金一明。 **吕淑君** (怔住)你?

**金一明** (停了一下)-—没想到吧? **吕淑君** (战栗)你……你来干什么? **金一明** (面无表情)想来看看你。

**吕淑君** (突然大声)不……我不想见你!

**金一明** (毫无所动，冷冷地)可是我想见你!而且最好—— (看了看手表)就是现在!

**吕淑君** 你?……你走!(猛然摔下话筒) **金一明** (急)淑君!淑君!(渐隐去)

〔舞台灯光渐暗。话筒里金一明“淑君”的喊声继续。

〔吕淑君缓缓走到台前。随着“淑君”的喊声，九年前 的金一明匆匆赶上。

**金一明** (焦灼地追上来)淑君，你站住!

**吕淑君** (泪光晶莹)你不要管! ……你走开!我只要离开你 ……离开你!

**金一明** (略停，痛苦地)难道……你就这么恨我?

吕淑君 恨你? … … 是的!我是恨你!(泪花滚滚)人的丑 恶，也许在那关键的一瞬间才能看得最清楚，最清楚



**金一明** (阴郁地)可是你要的那种善良，这个世界也许是没 有的，永远没有的!

**吕淑君** (喃喃)所以你就摘下了那只眼睛，那只完好的眼睛，

那只完全可以被保留下来、让人重新见到阳光的眼 睛……

**金一明** (愈加阴郁)你怎么……好像什么都知道?

**吕淑君** (大声)你说过的，你说过那只眼睛是能保住，能保住 的!

**金一明** (嗓音低沉)可是情况后来有了变化……

**吕淑君** 不!是你的心里有了变化!——为了在月内完成你 的那六十例眼球摘除手术的病理研究报告，为了下 个星期在大会上能够宣读你的论文，为了爬上去，你 ……什么都做出来了!包括……包括取下了一只好 的眼睛!

**金一明** ( 似自语地喃喃)是的，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

**吕淑君** 可是你做了!为了你自己……你什么事情都做了!

**金一明** 胡说!(突然神经质地)退一万步……就算你讲的都 是真的，可我毕竞还成功了五十九例，五十九例……

**吕淑君** (痛苦地)不要说了!有这一例就足够了，它已经把 什么都说明白了……

金一明 (冷静下来)那么,你是要去控告我吗?(冷酷地)可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的!手术已经做过了，它 …… 已经成功了!你如果信口开河，只会增加病人

的痛苦，另外还有……(略停，回头)你和我的痛苦! **吕淑君** 你……(颤抖)真卑鄙!

**金一明** 我们结婚吧!还有十一天，就是我们的婚期。

**吕淑君** (喃喃)我真恨!我真恨我过去怎么没有看透你 …… **金一明** (淡漠地)你现在大概是看透了我，而且好像还看透

了全部的生活……

**吕淑君** (声泪俱下)你给我走开!

**金** **一** **明** (平静地)我要我的孩子，也许，还是儿子 …… **吕淑君** (战栗)你? … … 你?你 … …

**金一明** (似乎在望着遥远的不知什么地方，冷淡地)不要再 任性了!你是跑不掉的!你的肚子里已经有了我的 孩子，说出来，你会声名狼藉的……你是聪明人，你 该明白这里不是西方，不是美国，不是北京上海，甚 至不是南京与合肥……一个自尊自爱的女人，或者 说还是一个姑娘，与一个男人没有结婚就生出了孩 子，那会意味着什么?(逼近一步)那意味着你将在 这里永远抬不起头来，永远成为人们的笑柄!而且 ……那也将意味着从此你将永远失去你那最珍贵的 爱情，纯真的感情!

**吕淑君** (忍着泪水)爱情?纯真的感情? **金一明** (突然回身)淑君，你听清楚了吗? **吕淑君** (默默点头)听清楚了 ……

**金** **一** **明** (似乎松下一口气来)我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你 不会拒绝我，拒绝我们九年的……

**吕淑君**(微微摇头)你走吧!(无力，但却仍坚决地)我不想 再见到你，永远!你走，走吧!

**金** **一** **明** (急了，伸出两手)淑君!淑君!你……你会后悔的， 后悔的，淑君!

〔灯渐暗。惶急的金一明在黑暗中逐渐消失，但声音 仍在继续：“你会后悔……后悔的!所有人都会笑话 你，看不起你……淑君! …… "

〔吕淑君木雕般呆立着，任泪水在面颊上流淌 ……

〔灯暗。在一片扑朔迷离的灯光中，渐渐从四面八方 响起了隐隐的窃笑。

〔笑声变得愈益放肆，刚才在零号病区所出现的哄笑

声亦随之出现。两种笑声最后开始交织在一起：“哈

合哈!呵呵呵呵!哈哈哈哈!呵呵呵呵 … … "

〔猝然，在怪异、恐怖的笑声中出现了孩子出生落地 后那清脆的哭声。

〔哭声越来越响 … … 〔值班室灯光复明。

〔吕淑君伏在桌上抽泣。

〔小杨端着饭盒，哼着《高山青》一路跑上。 小杨(见，吃惊)淑君 … … 淑君!你怎么啦?

**吕淑君** (忙擦干眼泪)不，没什么。

**小** **杨** (误会)怎么?又想起去零号病区随访病室的事啦? (啪的放下饭盒)你别急，吃过饭我帮你找李主任去!

**吕淑君** 不!哦……(手下意识地放到电话上)

**小** **杨** (怔，不解)那你……(少顷，丧气地)嗨，你呀! 〔 切 光 。

三

〔几天后。早晨六七点钟。

〔随访病室的牌子醒目地挂在舞台左侧。

〔渐渐地，病人们有的独自，有的在他人搀扶下，开始 从四处缓缓走来。很快门口便聚集了许多人。大家 沉默地散坐在门口，没有人发出一点声响。

〔老唐手执一柄既大又破的蒲扇，拎着一块砖头，心 不在焉地摇晃着走来。

众 人 (有人开始笑)哟，老唐来啦?哈，来，这边坐……怎 么啦?也有多日子不见了吧?干吗这么笑嘻嘻的， 又是做梦想媳妇了吧?嗯?哈 … …

**老** **唐** (不屑地把砖头随手丢到靠门口的地方， 一屁股坐下 来)妈的，想媳妇?哧，吃多了撑的?有那功夫，还不

如上车站多卖两盆洗脸水，挣俩活人钱呢! 〔众人又笑开了。

老 唐 (开始得意起来)哦对啦，你们听说了没有?(指随访 病室的牌子)就要来咱们这儿的那个护士，嘻，三十 七啦，也是光棍儿，没成家还不守规矩!

众 人 (来了兴趣)真的?光棍? … … 没成家还不守规矩? 老 唐 (愈加得意，压低了嗓门)那还能假?昨天我打听啦，

看大门的老王跟我说，那娘们儿其实是个破鞋，大姑

娘时就怀过野孩子啦! 众 人 啊 ?

〔吕淑君上，在人群后停住。

老 唐 (呵呵地笑)没想到吧?听说后来那野小子把她甩了 就走啦，当时她都哭成了泪人 …… (又美美地伸直了 两腿)哎，跟你们说吧，别看她们外头那样子，穿衣戴 帽挺神气，人五人六的，可来真格的，就不像咱啦，那

日子……哧!才叫是刘备的江山，全是哭出来的! **一妇女** (叹气)那现在……也还没对上象吧?

老 唐 (笑)哪儿那么容易啊!没听人说吗，姑娘二十来岁 一朵花，三十来岁老黄瓜——再说又是个破鞋!(压 低嗓门)听说她现在怪着呢，成天脸挂着，为了那孩 子跟家里差不多断了。就这架式，谁敢要哇?(又靠 到墙上)不是吹，就我老唐——(摆了摆手)都不要! 〔 哄 笑 。

〔小杨上，听见气得瞪圆了眼睛。

〔吕淑君已慢慢上前，有人看见吃惊地慌忙闪开。

老 唐 (还在唾沫星子乱飞) … … 笑什么?所以我说这人

哪，什么时候都得认个规矩。要不你就是再神气，到 时候也是下了架的凤凰不如鸡!

**吕淑君** (平静地笑)你们……都来啦? **老** **唐** 嗯?(回头，大惊)啊!

〔吕淑君却好像什么都没听见，只是冷漠地瞥了老唐 一眼，然后进室内关上了房门。

小 杨(突然地)呸!真不要脸— -- (愤怒地亦进室内，猛地 掼上房门)

**老** **唐** **哦**!

〔众人又哄然大笑。

〔室内。吕淑君抹去眼角的泪，换上白大褂。

小 杨 (一进门便气恼地)你呀，都是你!也怪我这人贱，愿

意陪你来这儿活受罪!

**吕淑君** (冷淡地)我又没有让你来。

**小** **杨** 你?——真是!(赌气地也换上白大褂) 〔室外。笑声刚停。

**中年病人** (笑着叹了口气)老唐啊，又闯祸啦?

**老** **唐** (狼狈不堪)我，我其实也没说什么……我都说什么 啦?我 ……

〔二子、小秀陪朱玉兰上。

**朱玉兰** (停下来打量，很不满意地)哟，才这么大个地方啊!

还什么随访病室，还不够给鸡下蛋的呢! **小** **秀** 我们……该早点儿来，都这么多人了。

**一病人** 这还不算多，头一天开张，谁不想先来瞧瞧 啊……

**朱玉兰** (满脸不高兴地)你说得倒也没错，可我…… 噢!(欲呕，被二子扶住)

**中年病人** (吃力地站起，关切地)大嫂，你这是……

**朱玉兰** (要强地一把推开二子，斜着眼瞥了一眼中年病人) 没啥，还死不了人呢!(说着瞅准了靠门口的一块地 方，旁若无人地对二子)好啦，来，我们就在这儿啦



**众病人** (一齐嚷)哎，这哪儿成啊?……排队排队，总得有个 先来后到哇……

**朱玉兰** (正要找机会出气，瞪圆了眼睛)嗯，怎么着?

**小** **秀** 朱大姐!

**朱玉兰** (看小秀一眼，半晌才勉强哼了一声)那……咱们就 在这儿……等着!(一屁股就地坐下来)

〔 室 内 。

**小** **杨** (突然大嚷)你就是应该教训他!你……也太窝囊 啦!

〔吕淑君扣上最后一粒钮扣，好像没有听见。 〔 室 外 。

**朱玉兰** (忙竖起耳朵)咦?里头干吗呢?一惊一乍的!

**女病人** (笑)朱大姐，你刚才没在，可没见这儿还真有场热闹 哪!(凑过去小声)听瞎眼老唐说，里边的那个 ……

作风……嘻嘻! **朱玉兰** 噢?真的?

**老** **唐** (听见，不由急了)哎，别瞎说，你可别瞎说!我也



**吕淑君** (从室内出来，站在门口，平静地)大家……都来啦! 〔病人们不由一齐站起拥上前。

老 唐 (忙不迭地挤到前面，满脸堆笑)啊，哈，来……来啦!

**吕淑君** (似没有看见老唐，平静地又笑了笑)今天，是我们肿 瘤医院随访病室第一天开始工作。医院的领导为了 让大家都能得到及时妥善的治疗和照顾，已经把这 个任务交给了我们几个同志。以后，大家如果有什 么一般的困难和问题，就可以不必到大楼里去了，我 们一定会尽力帮助大家……

〔话音未落，老唐带头鼓起掌来，随即掌声四起。

**吕淑君** (继续)……据我们统计，我们这里，我们还是就叫它 零号病区吧，现在共有病人六十七名，其中需要长期

放射治疗的有四十五名，正在等待检查结果的有六 名，准备手术的有九名，其他疾病七名。今天趁这个 机会，我们大家先熟悉一下，以后还需要大家来配合 我们一道工作。另外还有，对于那些放射后反应强 烈的病人，我们已经决定像大楼里一样，实行上门打 针送药的制度，所以往后这些同志，甚至可以不必到 这里来等了 ……

〔室内。小杨在鼻子里哼了一声，随即推门出来。 **小** **杨** 淑君，可以开始了!

**吕淑君** (点了点头)好!那现在就请大家按照先后次序排好 队，我们先给需要打针的同志打针，请把打针条和病 历准备好。

〔人们开始忙乱地寻找着各自的位置，惟有老唐却在 犹犹豫豫地往回缩。

小 杨 (早已盯准了老唐)哎，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没好气

地)过来，让我看你手里的针条。 **老** **唐** 这……

**中年病人** (推老唐)让你去，你就去吧。 **老** **唐** 嗯 …… (忙又堆起笑)好，好。

〔有人不满，小杨却已一转身进了室内。老唐看了一 眼周围，只好满脸赔着笑也跟进。

〔吕淑君发现，皱了皱眉，不过却也没说什么。少顷， 安抚了一下室外病人，也走进室内。

**老** **唐** 对不起、对不起，麻烦啦、麻烦啦……

〔吕淑君仍似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老唐一眼，只是冷 冷地拿起老唐放在桌上的针条看了看，然后到工作 台前板着脸取出针管。

老 唐 (看着吕淑君的脸色，有些出汗了)嘿，嘿嘿，大姐



小 杨 (突然厉声)过来! 老 唐 (愣)哎——好。

小 杨 (皱眉，狠声狠气地)快准备好- (见老唐懵懂，又

大声地)听见没有?脱裤子! 〔室外。众人惊。

**女病人** 哇!乖乖，好凶啊!

**青** **年** 别说话，听着—-

〔 室 内 。

老 唐 (慌了手脚)嗯，脱啦，脱着啦!(急急忙忙解裤带，谁 知腰上的布裤带竟打了个死结，半天也解不开来，一 时间恨得咬牙顿足)害，瞎!

**吕淑君** (看不过去)小杨!

小 杨 (也忍不住暗笑，但迅即又绷起脸)给我，把针管给 我!

吕淑君 (刚抽好药水)哎 ……

小 杨 给我吧!(一把夺过针管) 吕淑君 (不放心地)你……小心!

小 杨 (举起针管)知道! 老 唐 好……好啦!

小 杨 (给针管排空气)急什么?

老 唐 (忙堆笑)不急、不急!(又努力与对面的吕淑君搭 讪)你们……嘿嘿!真不容易，辛苦……

**小** **杨** 别废话，来吧!(拿起药棉在老唐瘦骨嶙峋的屁股上 胡乱抹了两把，然后停住)喂，先说清楚，你怕不怕 疼?

老 唐 疼?

小 杨 (倏地放下针管)怕疼就别打了! 老 唐 (慌忙)哦，不怕!不怕!

小 杨 那好!(话音未落，已将针头狠狠扎进了老唐的屁 股 )

老 唐 (霎时疼得杀猪般大叫起来)哎……哎哟! 小 杨 (胜利地)叫什么?叫什么?怕疼就别来! 吕淑君 (忙制止)小杨!

小 杨 (已痛快地拔出针头)完啦!

〔室外。人们吃惊地听着，安静得没有一点儿声响。

半晌，朱玉兰才猝然大笑起来。 〔 室 内 。

老 唐 (伏在诊疗床上，还在哎哟连声，努力了几下，仍爬不 起来)好……好哇!你、你们报复!我……我要去告 你们!我要到你们医院去告你们!

小 杨 (无动于衷地对着门外)下一个! 〔老唐愤然跺脚出门。

众 人(一齐围上来)老唐，怎么啦?……老唐……

老 唐 (怒气冲天)你们去问问她!真不是个东西，拿那针

头，就这么——哧!都当锥子使啦!哎哟!

吕淑君 (只好出门)对不起!我们刚才打针的确手重了一点

儿，我们一定注意。下面该哪一位…… 〔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一人应声。

小 杨 (在室内嚷)下一个该谁啦?下一个——

〔 静 场 。

**朱玉兰** (笑出声来，随后一扭一摆地上前)怎么啦?没人哪? 那我可就不客气，沾个光啦!(老熟人般地拉住吕淑

君的手)走，给你大姐先打针，你大姐可不在乎那个 手轻手重的 走哇!(得意地朝室内走去)

〔吕淑君无夺，只好领着朱玉兰进室内。 〔室外，人们又向老唐围拢了过来。

**老** **唐** (激忿地向人们摆手)别提啦，别提啦…… 〔 室 内 。

**朱玉兰** (一进门又拉住吕淑君的手)哎，我说大夫，你们先别 忙，我要先问个事。

**吕淑君** (拿起针管，有些心不在焉地)你说吧。

**朱玉兰** (急切)我那个检查结果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出来哇? 这心里头，可急得跟猫抓了似的……

**小** **杨** (同样没好气地)那急什么?到时候就告诉你了。

**朱玉兰** 你可不知道哇，我来前刚包了大队的豆腐坊，你说这

要是…… 〔 室 外 。

**老** **唐** (声音突然大了起来)……我敢说，这个姓吕的骚货 现在也肯定不是好东西……

〔室内。吕淑君拿针的手猝然停在空中 ·

老 唐 ( 指天画地)……我担保，要不是真的死我全家!

……那当然，像这种找不到男人的，心都狠哪!(声 音放小了些)我跟你们说，她撺掇那个小护士……

〔室内。吕淑君怔怔地放下针管。

老唐(越来越响) … … 就是!没错儿!这人哪，哪怕八百 辈子娶不上媳妇，也不能和这路破鞋扯牛筋……真 不知道李主任脑子是怎么长的!啊?……让这么一 个作风不正经的管我们，这不是寒磷我们吗?作风 作风，我看只要有她在，就是什么不做都伤风……

〔小杨大怒，夺门欲出。吕淑君忙含泪拦住。

**朱玉兰** (突然一个鲤鱼打挺从诊疗床上蹦了起来，对着门 外)老唐!我操你八辈子祖宗!你别摘柿子专挑软 的捏——你指鸡骂狗的，说谁哪?有本事 你冲 着我姓朱的来!

**二** **子** (上前一步，对室内大声)妈! 〔 室 内 。

**朱玉兰** (跺着脚)呸!姓唐的，你今天还有完没完?你要是 没完，我姓朱的今天……就和你豁上啦!

〔吕淑君和小杨慌了手脚，欲上前拉朱玉兰，却被她 猛力推到了一旁。

朱玉兰 (继续捶胸顿足地大叫)……瞎眼老唐，我告诉你，你 张口闭口的就是什么作风不好，破鞋……我操你妈! 你欺人太甚，就是作风不好，破鞋又怎么啦?你管得 着吗?你管天管地，你还管得着你老娘拉屎局尿、上 床睡觉吗?

**吕淑君** 哦!(猛地冲出门去) **朱玉兰** (猝然意识到)啊?

**二** **子** 妈!

**小** **杨** 淑君?

〔 人 群 哗 然 。

**中年病人** (起身对老唐，连连咳嗽)你……你不能再说啦! **老** **唐** 嘿，嘿嘿，呵呵呵呵 … …

**中年病人** (气恼)哎?

**老** **唐** (猛然一拍大腿，大声喝彩)好! 〔 切 光 。

四

〔夜。清朗的天空中闪着几点星光。

〔吕淑君卧室。室内未开灯，黑暗中可闻吕淑君的哽 咽声。

〔渐显。室内简洁素朴，惟一醒目的，是挂在四壁、摆 在四周的大大小小、各具姿态的娃娃：布的、瓷的、绒 的、塑料的、玻璃的……月光下望去，俨然一个童话 世界。

〔吕淑君伏在桌上，两肩搐动，正抽泣着 …… 〔金一明上。他打量了一下门牌，敲门。

**吕淑君** (拭去泪水)谁?

〔金一明停了一下，不语，继续敲门。 **吕淑君** (放大声音)你找谁?

〔金一明仍然不语，敲门。

**吕淑君** (起身上前，但又疑惧地停住)你 … … 有什么事明天 再来吧，我 …… 已经睡了。

〔金一明下意识地停住手。但没有多久，黑暗中又执

拗地响起他的敲门声：“笃，笃笃，笃笃笃，笃笃笃笃 ….."

**吕淑君** (怒，猛地拉亮灯，大声)你到底要干什么?(见门外

仍无反应，迟疑片刻，拖过一把椅子来挡在门口，这 才将门拉开一条缝)啊?……你?

**金一** **明** (微笑了笑)没有想到吧?(将手伸进来，拉开椅子， 开门)你这是干什么?

〔吕淑君忽然猛地扭过脸去。

**金一** **明** (进屋，沉吟片刻，坐下)你怎么不说话?我没有恶意 的——这些年，我一直想来看看你，可是……

**吕淑君** (突然嚷)可是我不想见到你!(回身)我说过的 — — 永远!

**金一** **明** (仍微笑着，稍顷)这何必呢。

**吕淑君** (猝然打开录音机，室内响起英语教学的播音)你走 开，我还有事情—

**金一明** 你……这是干什么?(片刻，又压下火气，继续微笑) 好啊，正好我也在学习英语，我们可以一起听听。 噢，没想到，这些年你的进步还真快。我记得这是 ESSENTICAL ENGLISH的第三册，讲的是英国大文豪 狄更斯的生平 ……

〔吕淑君又扭过脸去，但却不知该望着什么地方 …… 〔金一明突然上前，粗暴地关掉录音机。

**吕淑君** (惊)你……你怎么敢?

**金一** **明** (又变得平静而从容，笑着)换换口味吧，英文现在对 我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噪音。(随手翻起桌上录音 磁带)哦，你的音乐磁带也太少了。《梁祝》、《雨打芭 蕉》,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噢，这儿还有 两盘贝多芬、勃拉姆斯……不过叫我看来，都没有什

么意思。(挑出一盘)好吧，我们就拿它轻松轻松吧! **吕淑君** (发怒)不许乱动!

〔金一明若无其事地换上了磁带，室内立即回荡起 《祝你幸福》的旋律。

吕淑君 (已不知该做什么)你……你给我出去!

**金一明** (冷笑，又坐下来)请不要这样讲话!难道我们连在 一起坐一会儿的情义都没有吗?(随手将录音机的 声音旋小了些)其实我的目的也很简单，只不过是想 看一看你今天的生活。

**吕淑君** 我生活得很好，谢谢你的关心!

**金一明** (站起来)好吗?是够好的了，三十七岁—

(又笑，坐下)一朵凋谢了的鲜花! **吕淑君** (大声)我要喊人了!

金一明 (慢慢掏出烟，衔上一枝)淑君，我今天来，当然也还 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已经离婚了，很苦闷! (说着又站起来)所以你看，我已经学会抽烟了。(点 烟，吐了一口)看来，你好像还是不欢迎我，怎么— (突然转身)你还没有忘记那只眼睛?

**吕淑君** (震动，浑身战栗)你……你……你难道就会忘记了 吗?

金一明 我?(笑，笑得古怪)……是的，不错!我们都没有忘 记，所以我今天才要来看你。(沉郁地)你大概也已 经知道了，我做的事情，也包括那只眼睛，已经被人 们知道了。我完了，跌下来，没有人再看得起我，再 要我了!(转身)可是———你看看你自己，你过的也 是一种多么可怜的生活!(上前一步)淑君，请你相 信我，好些年过去了，可是我一直都不能忘记你，不 能忘记我们过去的那段日子，那段甜蜜……

**吕淑君** (热泪涌上)亏你……还说得出来!

**金一明** (发现转机，再逼上前)淑君，让我们重新和好吧。我

会再站起来的。我这次来，就是下了决心 …… **吕淑君** (难过)请你不要再说了 ……

**金一明** 不，我要说!(下意识地喃喃)实际上，我人生道路上 的失败，就是从你这里开始的!而新的生活，它也应 该从这里开始!(大声)淑君—— 开始!(猛地甩掉 烟头)

〔吕淑君回身，愣愣地望着金一明。

金一明 (嗫嚅)淑君!你不要走，你不要不理我 … … (神经 质)你以为我就会完蛋了吗?不会的。我已经感觉 到了，我心里又有了一种要再冲上去，去夺取成功的 愿望， 一种甚至可以说是疯狂的愿望!我要让人们 懂得，我金一明生来就不是要活在人下的，要叫金一 明倒下去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

**吕淑君** (脸色又变得苍白，喃喃)是不容易的 ……

**金一明** (陷在疯狂中) ……我已经想好了，我的新生就要从 夺回你开始!我有一个计划， 一个很扎实的计划!

**吕淑君** (突然)不，我不想再听你说了!

**金一明** (似醒来，吃惊)淑君!

**吕淑君** (痛苦地摇头，含泪)是的，要让一个人改变，的确是 不容易的!你很聪明，但你大概永远不会懂得，没有 什么,比看透一个人的灵魂更叫人寒心，也更可怕了 ……你走，快走!

**金一明** 不，我还有话要说，而且只能对你说……

**吕淑君** (恨恨地)你不走……那好，我走!(冲出门去) **金一明** 淑君，淑君!

〔吕淑君已跑远。金一明沮丧地又坐下来，并顺势一

脚踢翻了吕淑君刚才坐过的椅子。 〔老唐气哼哼地挺胸凸肚上。

老 唐 (寻觅，认出门牌号数，以一种不屑的眼光打量周围) 哧!我当有多神气呢，就住这么个破地方——(嘟

囔)还要硬充大瓣蒜!(见门开着，偷窥室内) 〔室内。金一明又燃起一枝烟，焦躁地踱着。

**老** **唐** (缩回头来，满脸鄙夷)哧!我就知道她正经不了，得 偷男人，哼!(整整衣裳，上前敲门)

**金一明** (抽出笔正要在桌上写点儿什么,没好气地)谁?进 来!

老 唐 (挺胸进门)那个，吕护士——在吗?

**金一明** (惊诧地打量，随即厌恶地)你找她干什么?

**老** **唐** 当然有事!(昂头从口袋中摸出三毛八分钱，在金一 明脸前晃了晃)看着，还她钱来啦!

**金一明** (皱眉)噢，放桌上吧。

**老** **唐** (有意隔得老远地便把钱摔到桌上，然后回身走了几 步，觉得还不解气，又回头)怎么,她人去哪儿啦?

**金一明** (在桌上写着什么,头也不抬地)不知道!你别啰嗦 了，没事就快走!

**老** **唐** 嗯?(觉得大伤了面子，走了几步又回头)什么?你 说我……啰嗦?

**金一明** (不耐烦地嚷)对啦!没错儿!就说你啰嗦——真讨 厌!别废话了，快走，走!

**老** **唐** (霎时涨得满脸通红，语无伦次)什么?你说……说 ……说什么?说我讨……讨厌?

**金一明** (吼)对啦!你就是讨厌!简直是混蛋——我说让你 走，快走!

老 唐 我……我……(气得发昏，几乎说不出话来，但稍顷 却又怪声怪气地笑起来)呵，呵哈，哈哈，哈哈哈哈



金一明 (紧张)你，你是……

老 唐 (嬉笑地)嘻，嘻嘻，我是笑啊，你真让我走，我这儿

——(笑嘻嘻地在门槛上蹲下来)还真就不走了嗨! **金一明** (终于起身，诧异)你……你是干什么的?

老 唐 (故意慢慢拉开衣领，渐渐露出胸前的紫红色放疗印 记)嘻嘻，你看!

**金一明** (厌恶)你……是癌?

**老** **唐** (开心地大笑)哈!是癌，是癌!这怎么说呢?(望着 金一明的神色，甚至为自己的癌症得意起来，一条腿 开心地翘到门框上)它是癌，也可能不是癌；不是癌， 也可能是癌。不管怎么说，这人活着，咱就不想那么 多……嘻嘻!

**金一明** ( 厌恶至极，又有些疑惧)你……有精神病?快走， 走!

老 唐 (反而恶作剧地凑过来)嘻!别怕，别怕嘛!管他什 么癌病、精神病呢，反正大小是病嘛，嘻!(见金一明 惊惧地步步后退)不过，这医院李主任可说了，我这 个——(拍胸前印记)嘿嘿，它能好，让我放心!再说 嘛，我这毛病是长在肺里，没听说吗?(凑得愈加近 了些，甚至碰到了金一明的鼻子)就算它真是癌，这 肺癌肺癌幸福癌，疼得轻、好得快，噩梦醒来是早晨， 一觉睡到狗尿台……

**金一明** (喊)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到底……走不走?

**老** **唐** (仍笑嘻嘻地)别穷咋呼!你这是娃娃蛋子装老虎，

吓不着咱—(忽然变了脸，也瞪圆了眼睛)跟你明 说了吧，我今天晚上到这儿，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找事来啦!(大大咧咧， 一屁股坐到刚才金一明坐过 的椅子上)

**金一明** (气急)你 ……

**老** **唐** 咦?你怎么啦?生气啦?脸红什么? — — 防冷涂的 蜡?

**金一明** 呸!(大怒出门，在门口跌了一跤)

**老** **唐** 呵哈哈哈，呵哈哈哈 …… (欲下，突然发现门口地面 上有几枚硬币，忙拾起)这娘们儿，真不是过日子的! 满地扔钱，哧!(转身，打量身后，待确信无人，忙用 拾到的硬币换下自己刚才扔到桌上的几枚硬币，并 揣到口袋里)嘿，嘿嘿，咱来也不能白来，多少也得赚 他们一点儿。(朝门口走几步，目光落到收录机上， 觉着新鲜，不由自主揿下键钮。室内猝然回响起《祝 你幸福》的旋律。吓一跳，慌忙中连连揿错键钮，待 最后关闭，额头上已急出汗珠)乖乖!现代化的 …… (忍不住又要伸手)嘻嘻，对了，刚才那小子———就算 是他开的!(重按键钮，《祝你幸福》旋律又响起)有 意思!这么多娃娃，干什么?想儿子了?呵嘿 … … (讪笑，坐下来)那还不容易，找个男人，再生一个 ……就是，这女人不生儿子，还叫什么女人哪!(随 手从墙上摘下个娃娃抱在怀里，端详，笑)别说，这娃 娃还真不错，像个小真人似的，谁要有像这么一个 ……嗯?(眼光落到桌上的化妆品上，情不自禁拿起 瓶香水，尽情地闻起来)呵，呵呵……(无意中揿了一 下手中的娃娃，娃娃当即发出“哇”的一声呼唤，又揿

了一下这娃娃)娃娃……我……我 … … (梦幻般地愣 怔，然后将香水重重地摔桌上，两手捶鼓般砸起自己 的头来)嗨!嗨!嗨!我老唐怎么啦?疯啦?想儿 子……吃糊涂药啦?……想这个?我……(赌气地 猛然关掉录音机，又将娃娃用力甩到床上)我……呵 呵!呵呵，我 … … (声音渐弱下来，霎时竟显得可怜 而苍老，踉跄朝门外走去)

〔天幕。街道。

〔周围高高低低的住家窗口，透出强弱不一的各色灯 光 。

〔老唐十分凄凉地走来 … …

〔各色窗口纷纷透出时抑时扬的声响，其中有孩童的 嬉笑、夫妻的吵闹、婴儿的哭泣、女儿的撒娇，以及琴 声、歌声、戏谑声……

〔老唐茫然地停住脚步。 〔灯光渐隐。

〔灯又渐亮。同样的街道，只是多了 一盏昏黄的路 灯 。

〔吕淑君踉跄走来，金一明紧跟其后。

**金** **一** **明** (执拗地)淑君，你难道就真的这么绝情?

**吕淑君** (疲惫)我们 … … 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金一明** 可是，就凭我已经来过了几次，我们也应该好好谈 谈 。

**吕淑君** (回身，痛苦地)谈什么?谈你当年怎么坑害了别人? 谈你今天……卑鄙!

〔老唐茫然上，见状躲在电线杆后。

**金** **一** **明** (沉郁地踱了几步)你可以不和我谈，可以恨我，忘掉

我!可是你就不想想 …… (推推眼镜，略停)我们的 那个孩子?

〔吕淑君战栗 ……

**金一明** (上前)你就不想把他再找回来? **吕淑君** 想……又怎么样?

**金一明** (以为有了希望，兴奋)那你就不应该是这个态度。

你不为我，也要为我们的孩子…… **吕淑君** (热泪盈眶)我?

**金一明** (再上前)淑君!过去……我是错了!可是我们毕竟 有着几年的感情，我们……

〔吕淑君忍不住，抹眼角泪水 ……

**金一明** 你……答应了?(试探着搭住吕淑君的肩膀) **吕淑君** (猛然)你于什么?

**金一明** (见四外无人，下决心猛地抱住吕淑君)淑君!你听 我说……

**吕淑君** 你……走开!(打了金一明一个耳光)

**金一明** 你……打我?(恼羞成怒，不顾一切地抱住吕淑君，

咬牙切齿地)那好，我……今天就让你好看! **吕淑君** (恐惧)你放开!放 ……

**金一明** (狠狠地)没有人会来帮你——(咬牙，更紧地抱住吕 淑君，死命将她拖往暗处)

〔老唐愤怒了，躲在电线杆后重重地咳嗽起来。

**金一明** (只好放开，恨恨地)好吧，不过请记住，我会报复的! (突然歇斯底里)我会让你一生都没有幸福!没有 家!没有 ……

**老** **唐** (大怒，捶胸顿足地大咳起来)咳!咳咳!咳咳咳!

咳咳咳咳……咳咳咳!咳!(最后，用尽全身力气)

呸!

〔金一明慌了，不敢回头。老唐从电线杆后慢慢探 出半边脸来，死死盯住金一明——在昏黄的路灯 下，这是一张扭歪了的、丑陋不堪、像鬼魅一样的面 孔 。

**金一明** 啊!(惊叫一声，狼狈逃去) 老 唐 (干笑)呵，呵，呵 … …

〔吕淑君此刻却似什么都没有看见、听见，只是缓缓 坐下来，双手紧紧捂住了脸。

〔老唐从电线杆后慢慢转出来，不知该说些什么,也 傻呆呆地伫立着。

〔各色窗口的灯光又开始亮起来，繁星一样地闪烁。 〔吕淑君和老唐都怔怔仰起脸—-

〔渐渐，各个窗口又传出了曾经听到过的那芜杂声 响，只是这一次的主调，却是一个婴儿响亮的哭泣



〔吕淑君与老唐都怔怔地听着。 〔倏然，吕淑君呜咽着跑下。

老 唐 哦?哦 … … (不知所措，稍顷，也慌不择路地追下)

〔各色窗口的灯光，万花筒般地变幻着 …… 〔吕淑君卧室。

〔吕淑君冲进室内，伏到桌上放声痛哭。

〔老唐追到门前愣愣地停下来， 一会儿也抽抽搭搭抹 起了眼泪。

〔吕淑君突然住声，老唐的抽泣声却还在响着。 **吕淑君** (失声)谁?

**老** **唐** (忘情)哦，我，我……

**吕淑君** (恐惧)你? … … 你是谁?

老 唐 (猛醒，慌忙抹去眼泪，尴尬地)我……我……我是老 唐 。

吕淑君 老唐?老唐是谁?(来到门口，吃惊地)你?

老 唐(脸红，不敢正视吕淑君的眼睛)我，是我 …… **吕淑君** (略停，忽然明白)哦!

**老** **唐** (痴笑)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 切 光 。

五

〔上午。天空湛蓝，不见一缕儿云丝。

〔火车站市场。这是一个热闹的天地。车站对面，沿 街是各色各样的旅馆、饭铺、瓜摊、茶座……在中间 那条并不宽敞的通道上，人流熙攘，各种芜杂喧嚣的 声响充斥其间：男女的笑声，孩子的叫声，饭铺内食 客的划拳声，讨价还价中的对骂声。公营、私营的店 家争做着同一桩生意，城里人、乡下人纠缠着同一位 顾客 ……

小贩甲 ( 扯着嗓子)来呀!来呀!瞧 一 瞧看 一 看啊，瞧 一 瞧 看一看啊!国产新式流线型女皮鞋啊，国产新式流 线型女皮鞋啊!款式新颖、便宜大方，您那流线型的 脸配上这流线型的皮鞋，哈哈!连美国人都说好哇， 美国人都说好哇!

〔饭铺里四川食客的划拳声震耳欲聋：“当阳桥前谁 来喝呀!青梅煮酒谁来喝呀!子龙下山谁来喝呀! 火烧新野谁来喝呀! …… "

小贩乙 (叫卖)黄金瓜、黄金瓜，黄金不如俺的瓜呀!包甜包 脆，包换包退，清热去火，健脾开胃!甜了您就翘上 拇指，苦了您骂俺祖宗八辈!

〔饭铺食客：“八卦阵图谁来喝呀!三顾茅庐谁来喝 呀!五虎上将谁来喝呀!六出祁山谁来喝呀!”

小贩丙 (叫卖)小剪刀、小剪刀，东西便宜作用不小!剪指甲 剪胡子杀鸡开膛都可以啊!还有一个作用您不知 道，哈!它能用来对付第三者啊，对付第三者啊!哈



〔饭铺食客：“赤壁大战哈哈哈!三气周瑜哈哈哈! 七擒孟获哈哈哈!桃园结义哈哈哈!”

〔"哈!来呀……"老唐喜笑颜开地推着木制手推车 招呼着上，车上有盆架、毛巾等洗脸用具。

老 唐 来呀，来呀!丝光毛巾香胰子啊，丝光毛巾香胰子 啊!五分钱一洗，八分钱一换，凉的热的都可以，不 干不净不要钱啊!哈，来呀!

小贩乙 (忙不迭地上前)哈，老唐，来来来，我这可是一大早 摘的新瓜，先拿一个尝尝，不甜不脆可是真不要钱 哇!啊?哈!来吧，来 ……

老 唐 (接过小贩乙递过来的瓜，先在手里掂了掂，然后笑 嘻嘻地一甩，把瓜扔回到瓜摊上)嘿嘿，嘿嘿嘿，你这

瓜，咱可是不敢瞎摆弄哇! 小贩乙 哟哈!怎么啦?

老 唐 (笑对众人)他这不是算计我呢嘛!给我这么个瓜， 然后让我在他边上吹乎上一天，你不怕累着—(回

头做了个鬼脸，拍着脑门)我还怕累着哪! 众 人(大笑)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饭铺中的食客此时也哄然大笑起 来。看来是其中的哪一位输了酒，其他人正一窝蜂 地起哄：“来来来，喝，喝!喝不下去是瞎趴……瞎

趴!哈哈哈哈 …… "

小贩乙 (咂嘴)啧啧!瞧人家，那才叫喝酒!

老 唐 (撇嘴讪笑)这有什么?这叫鸡窝里头伸拳脚——小 把式!(挺起脖子)咱年轻的时候，那牛皮不是吹，两 大碗的白酒，一仰脖子——干!

〔大马也正在一旁喝酒，闻声回头，有意挑了一只大 碗，盛上了酒。

大 马 哟嗬，是老唐，又吹上啦?怎么,想喝酒?(醉醺醺地 端着大碗)来，来这儿!

老 唐 (见大碗吓了一大跳，忙畏缩地笑)呵呵，哦，这个

…

大 马 (摇摇晃晃走过来，不管不顾地扯过老唐)放心—— 用不着你掏钱!来，咱们划一拳，要是我大马输了， 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要是你输了，呵呵 …… 来!这边来!

老 唐 (仍只是笑)呵，呵呵……

大 马 (挑衅地嚷)怎么?熊啦?你小子不敢啦? 老 唐 (霎时涨红了脸)嗯?

众 人 (起哄)来!老唐，跟他来呀!老唐 ……

大 马 (伸出手，顺嘴扯出拳令)来吧!三星高照，四喜来财

老 唐 (狡黠地眯起眼睛笑)好，来!可现在是人都讲现代 化，咱们也得来点儿新鲜玩意儿。

大 马 (痛快地)新鲜玩意儿?好!高高山上一条牛 …… 老 唐 一对夫妻四只手 ……

大 马 来 ! 老 唐 来 !

大 马 (伸出拳)高高山上一头牛哇， 一条尾巴一颗头啊!

老 唐 (接)一对夫妻四只手哇， 一年挣个七千九啊!

大 马 (接)一只螃蟹八条腿哇， 噗通噗通跳下水啊!

老 唐 (接)一对夫妻一个孩哇， 每月还给五块钱啊!

大 马 啊?

众 人 (一拥而上)哈!输啦，输啦，大马输啦，喝，喝啊! 大 马 这他妈……哪有这么划拳的?老唐 ……

老 唐 (得意非凡，踱到一边，命令的口气)喝!

大 马 (无奈，只好苦着脸将那一大碗白酒一口气喝下，旋

即皱紧了眉头)哎哟! 〔众人哄然大笑。

〔远处喊声：“大马，大马，快来!该你接班啦!”

大 马 (只得应声)哎，急 … … 急什么,来啦!(又回身对老 唐)你……你小子别……别太得意，咱们还……还得 来!(话未说完人已不支，最后跌跌撞撞地被人搀扶 着下)

老 唐 (开心大笑)哈哈哈哈哈……

〔汽笛长鸣——一批批旅客涌出站台。

旅客们 (热得汗流浃背，蜂拥到洗脸架前)哎，卖洗脸水的， 卖洗脸水的!哎，人呢?这人呢?

老 唐 (乐颠颠地应接不暇)哎，哎，来啦来啦!(又顺嘴吆 喝)来啊，要洗脸的这边来啊，丝光毛巾香胰子啊! (殷勤地接待顾客)

〔两位衣着时髦的上海姑娘上。

**高个姑娘** (一个劲儿地用扇子扇着)喔哟，热死了!这个地 方真怪，连瓶汽水都买不到!

矮个姑娘 (注意到人们投来的目光，矜持地)不要急，先看 看。

高个姑娘 (发现)哎，你看——有洗脸的地方!(快活地)快 点，快点，脸上都要长痱子了!

矮个姑娘 (瞥了一眼，皱紧眉头)这种地方也好洗脸的啊，龌 龊也要龌龊死了……

老 唐 (从远处发现两个姑娘犹疑，忽然变戏法般地从盆架 下面抽出一条五彩斑斓的大毛巾，同时高举起一块 香皂)哎，来呀!要洗脸的这边来呀!丝光毛巾香胰 子哇，最新买的天津产品，远销香港朝鲜东南亚，日 本美国加拿大呀!哈，来呀，这边来呀!丝光毛巾香 胰子哇!

矮个姑娘 (发愣地看着老唐的卖力吆喝，半晌)喔哟，这个

人，真吓死人啦!(拉着高个姑娘急忙走开)

老 唐 (大为失望)哎 ……

〔然而那崭新大毛巾却已吸引了更多人朝老唐拥来。 他忙乱中忘乎所以，转瞬间又变得笑哈哈的了。

〔衣着入时，戴着太阳镜，风度翩翩的金一明脸色阴 沉地上。他的气度显然引起了周围一些女性的注 意，那两位站在瓜摊旁的上海姑娘也回过头来。

〔金一明与矮个姑娘目光相遇，矮个姑娘慌忙回转身 去。金一明意识到什么,沉吟片刻，推了推眼镜上 前。

小贩甲 ( 故意笑嘻嘻一步抢上前)哎，同志，别走!请看国家

新式流线型女皮鞋，式样新颖价格便宜，您来一双， 保您全家老小都满意!

金一明 (厌烦地)去，去去!

小贩甲 (又绕到金一明前面)哎，同志，您仔细瞧，这可是上 海最新产品，与上海姑娘一样的漂亮 ……

金一明 (恼火地推开递到鼻尖上的皮鞋)跟你说不要，不要 啰嗦，去去!

小贩乙 (见状趁势吆喝)来呀，先生这边来呀!黄金瓜呀



金一明 (借机站到两位姑娘旁边)哎，你这瓜看来还不错，把 那边的也拿过来挑挑。

小贩甲 哼!(走开)

**金一明** (殷勤地挑出两个瓜递到姑娘们面前)这两个好像还 可以，你们看看。(用手指“嘣嘣”地弹着)

矮个姑娘 (脸红)啊……谢谢。

高个姑娘 (傲气地)不用了，我们自己会挑。(随便拿了两 个)就这两个好了，给称称。

**金一明** (尴尬地笑)啊，这 ……

**小贩甲** (有意打断，吆喝)看哪，看哪，这秤可高高的，一共才 八毛五分钱。

〔高个姑娘递钱，拿起瓜，拉矮个姑娘走开。金一明 还欲搭讪——

**小贩乙** (故意地)哎，同志，这瓜你还想要吗? **金一明** (没趣地)好吧，也称两个。

〔小贩乙称瓜后，趁金一明心不在焉，悄悄将瓜换成 了一个小的。金一明看也不看，拿起便走。

〔洗脸摊前的人群逐渐走散。老唐开心地刚歇一 口

气，恰与迎面而来的金一明相遇。 老唐(眯起眼睛打量)嗯?

〔金一明也已认出，轻蔑地哼了一声，又朝着姑娘们 走去的方向下。

老 唐 (发怒，跺脚)不要脸的东西! 小贩乙 (奇怪)你认识他?

老 唐 (神秘地俯身对众人)他呀，嘿嘿……(声音渐弱) 〔两位上海姑娘又上。

高个姑娘 (气恼地)那个人怎么总跟着我们?真讨厌! 矮个姑娘 算了，别想他了，我们快走吧，热都热死了!

〔围着老唐的那一伙人忽然发出了响亮的笑声。

老 唐 (声音大起来，神采飞扬)……不过人家有文化的人，

可不像咱们，就是骂人也比咱高一块：咱们要发火 了，咒爹骂娘的，人家骂啥?(一拍大腿，学着吕淑君 的架式，女声女气地)哼!卑鄙，坏人!没有精神文 明!

〔众人大笑。

**高个姑娘** (忍不住地)还是去洗把脸吧，我真受不了啦!(不

由分说地拉起矮个姑娘)喂，卖洗脸水的! **老** **唐** (喜笑颜开，忙不迭地)哎，来啦，来啦!

矮个姑娘 (有些不耐烦地)你的丝光毛巾香胰子呢?(已耐

不得，径自到毛巾架上搜寻) 老 唐 慢 !

**矮个姑娘** 怎么啦?

**老** **唐** (悠然坐下来)想洗个痛快的吗? **高个姑娘** 那还用说!

老 唐 (眯起眼睛)那多花五分钱，行吗?

**矮个姑娘** 哧，你这个人!

老 唐 好，那你看看!(说着变魔术般地从箱架下“嗖”地又

抽出一条绚丽夺目的大毛巾来) 高个姑娘 (情不自禁地)哦!

矮个姑娘 (回头，也不由自主地)哦，真漂亮!

老 唐 (又瞥了矮个姑娘一眼，似漫不经心地)没啥，也就一

般吧 — — —鸳鸯戏水，配新房的! 〔两个姑娘互相望望，笑出声来。

〔金一明上。见两个姑娘在老唐处洗脸，稍事踌躇， 走过去。

**金一明** (似乎刚见到老唐)噢，原来是你!

〔老唐视若不见，佯佯不睬地扇起扇子。

**金一明** (勉强笑)弄了半天，你是这儿卖洗脸水的。(眼睛却 已转到姑娘们的一边)

老 唐 (恼怒，眼睛望到天上)哼!少见多怪，卖洗脸水的 ……卖洗脸水的怎么啦?卖洗脸水的一个月也挣四 五百呢，低谁矮谁啦?哧!

金一明 (不便发作，只是对姑娘们稍显惊诧)你们怎么在这 儿洗脸?(指着盆架上的毛巾)你们看看，这些毛巾， 都臭啦!

老 唐 (笑了，慢悠悠地摇着蒲扇站起来)这人哪，嘻!可也 真不知道掂掂自己的斤两——(笑嘻嘻地对大家)你 们说说，这连人臭都不怕，还怕手巾臭啊?

〔两个姑娘“咯咯”笑起来。 金一明 (面红耳赤)你……你说谁?

老 唐 说谁?嘿嘿，你说说谁?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金一明 (终于爆发，忽然上前揪住老唐的衣领，从牙缝里迸 出)你——你混蛋!

老 唐 嘻嘻，我混蛋?(若无其事笑着对大家)我混蛋可也 没缺大德啊!啊?哈，哈哈哈 ……

〔两个姑娘和众人都齐声大笑。 金一明 (怒极)你……我揍你!(举手) 众 人 干什么?不许打人!不许 ……

〔又一群旅客汗涔涔地上。

旅客们 怎么啦，怎么啦?吵什么?大热天的也不怕伤了筋 骨……卖洗脸水的，卖洗脸水的……

老 唐 (玩笑般地拨开金一明的手，笑嘻嘻地)来啦! 〔顷刻间老唐的洗脸摊前又热闹非凡。

老 唐 (嚷)别忙!一个个来， 一个个来!哈 …… 〔金一明在旁气得咬牙。两个姑娘窃笑。

金一明 (听到姑娘们的笑声，震怒，见矮个姑娘拿起毛巾，忽 然想到什么,对着人群突然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

哈哈……

**洗脸旅客** 你笑什么?

金一明 (大声地)我再说一遍：我是医生，我警告你们，你们 不要在他这里洗脸，他这里非常非常地不卫生，甚至 可以说，非常令人恶心……

**旅客们** (奇怪，纷纷放下毛巾)怎么回事?什么恶心? 金一明 (指老唐)他呀——是病人，传染病，肺病!

旅客们 (震惊，纷纷甩下毛巾)病人?肺病?啊?

**金一明** (又提高声音)不错!他是肺病、肺痨、肺癌! 〔人群乱了，许多人已慌忙离去。

**高个姑娘** (也忙拉住矮个姑娘)我们也走吧，快走吧!

**老** **唐** (急了，拉住金一明)你，你胡说……

**金一** **明** (一种报复的快感，开怀大笑)我胡说?哈 …… (忽然 揪住老唐，歇斯底里地猛然拉开他的衣领，指着他胸 前那酱紫色、带有X 字样的印记)大家看，他还敢说 我胡说?这种人也真叫是财迷心窍(揪住老唐

的衣襟和脖领)大家看哪，肺病，传染的，肺癌! **老** **唐** (羞愤交加，语无伦次)你……你 ……

〔忽然，老唐一口咬住了横在胸前的金一明的手腕。 金一明疼痛难禁，“哎哟”一声，在老唐胸前狠击一 拳。老唐惨叫一声踉跄倒地。众人哗然，姑娘们惊 叫 ……

〔小秀上，见状震惊地捂住嘴，旋即转身跑下。

〔饭铺中的四川食客蜂拥而出，愤怒地扑上前欲揪金 一明。金一明也为自己的举动慌了手脚，转身跑下。 小贩甲、乙嚷着追下。

〔两位姑娘欲扶老唐。老唐推开，摇摇晃晃站起来， 未站稳，又噗通倒地。

〔人们慌忙围上。小秀带吕淑君、小杨等急上。

**吕淑君** (推开众人上前，蹲下，急切地)你……你怎么样?

老 唐 (痛苦地睁眼，见是吕淑君，下意识羞赧地掩住衣领) 没……没什么!(大口喘息着，努力对吕淑君笑)

**吕淑君** (激忿)他? … … 是他欺负你了?

**老** **唐** (急，忙着分辩)不，不对!(笑)是……是我……是我 揍了他一顿!我揍了他 … … 一顿!(说着吃力地扬 起瘦骨嶙峋的拳头，但终究不支，倒地)

**吕淑君** (叹了口气)快!送随访病室! 〔灯渐暗。

六

〔随访病室。

〔夜深了，四周静悄悄的。周围高大的建筑，影影绰 绰，均已进入了睡乡。

〔一片静谧中，老唐在急诊病床上睡熟了，室内只听 见他轻微有节奏的鼾声。

〔吕淑君进来，径直悄无声息地走到病床前，望着老 唐痴痴的睡态，不由微微笑了。半晌，她才转身坐到 桌旁，又拿出书来。

〔好一会儿，老唐懵懵懂懂醒来。他揉了揉眼睛，吃 力地慢慢欠起身，打量了一下四周，最后目光停在了 正伏案的吕淑君身上。

〔吕淑君仍全神贯注于书中，周围的一切似都已消 失。窗外有轻风拂来，几张纸落到地上，她也没有察 觉 。

〔老唐犹疑着，似要搭讪说什么,却又没有开口。 〔微风又拂窗帘。夜，静极了。

〔吕淑君终于发现了落到地上的纸张，转过身来。老 唐急忙收回痴呆呆的目光，倒头又做睡眠状。

**吕淑君** (已觉察到，不由又微笑了，随手拾起地上的纸张)你

……醒啦?

**老** **唐** (忽地坐起来)哦，醒……醒啦! **吕淑君** (笑笑，停了片刻)怎么,还疼吗?

**老** **唐** (受宠若惊)……不，不疼!(脱口而出)一见到你，好 像……好像它就不疼了!

**吕淑君** (又笑了，似漫不经心地转过去)不要紧的，疼就是

疼，不疼就是不疼，要说实话。 **老** **唐** (急)是实话，是实话!

**吕淑君** 实话那就好。(说着打开收录机，室内又响起英语广 播的声音)

老 唐 (还在兴奋地唠叨)我这人，心实，有什么就说什么



〔吕淑君回头，和善地笑笑，又转回身去。老唐还欲 再说什么,吕淑君却已不再做声了，室内只留有英语 广播的声响。

**老** **唐** (半晌，又努力搭讪)你……这是听什么呢? **吕淑君** 英语。

**老** **唐** (表示着兴趣)噢，是外国话……哪国的? **吕淑君** (笑着)中国的。

**老** **唐** (附和地笑)中国的好，中国的好! 〔吕淑君也又笑起来，又转过身去。 〔 静 场 。

老 唐 (片刻)这天……真闷人哪! 〔吕淑君仍没有回话。

老 唐 (又一会儿，忍不住)现在……该有几点啦? **吕淑君** (随口)你再睡一会儿吧。

〔老唐又躺下去，等了片刻后，见吕淑君背着身子仍

没有要讲话的意思，不禁有些不快了。稍顷，他吃力 地爬起来，快快地朝门外挪去-——

**吕淑君** (这才警觉)哎，你到哪里去? **老** **唐** (喃喃地)我，回去啦 ……

**吕淑君** 你的观察时间还没有到，再等一等好吗?

〔老唐只好慢吞吞再坐下来，只是显得比前拘谨多 了 。

**吕淑君** (亦觉得空气有些滞重，笑着关掉录音机)你……是

从哪儿来? **老** **唐** 固镇。

**吕淑君** 老家里 … … 没什么人了? **老** **唐** 没啦!

**吕淑君** (稍顷)那你一个人——也够苦的。

**老** **唐** (喃喃，旋即又笑)苦?是有点……不过，也没啥，嘻 嘻，一个人，惯啦。

**吕淑君** (随口)可你以后出院，也不能总是一个人啊?

**老** **唐** (略停)这个……吕护士，你……不也是一个人吗? **吕淑君** (敛起笑容)你问这个干什么?

**老** **唐** (尴尬，又咧开嘴笑)嘿，嘿，我是说……那也够苦的! 〔吕淑君不语，片刻，又打开录音机。

老 唐 ( 惶恐，忽然灵机一动，大声咳嗽起来)咳，咳咳咳，咳 咳咳咳 ……

**吕淑君** 你又怎么啦?

**老** **唐** (皱眉，似忍受着大痛苦)没，没什么,你……听，听 吧，我……咳，咳咳咳咳咳 … …

**吕淑君** (赌气地关掉录音机)好了，好了，你快休息吧! **老** **唐** 我 … … 可我现在睡不着。

**吕淑君** (就势沉下脸)那怎么行?睡不着也得睡，你现在是 病人 ……

老 唐 不不，没关系。就是……吕护士，你真是个好人。我 想着，要是哪一天我这病真不行了，我那儿还有好几 大箱新毛巾哪，我都送你，你用着合适，好看!就算 礼物，对对，就算我老唐送你的礼物。

**吕淑君** 礼物?(笑)好了，好了 …… (灵机一动，站起来)对 啦，你也该吃药了。

**老** **唐** (惶惑)吃什么药?

**吕淑君** (取出安眠药片，倒了一杯水递到老唐面前，笑)你别 管，叫你吃你就吃。有病就得吃药，吃了药病才会 好。老唐，听话，好吗?

老 唐 (受宠若惊地不知该说什么,一迭声地)好，好，我吃， 我听话，我吃 …… (囫囵吞下，讨好地又大口喝了几 口水，惬意地长舒一口气)好啊，这有女人，就是好 啊!

**吕淑君** (停下)你说什么?

**老** **唐** (意识到自己失言)噢，我是说，只要像你……噢!不 不不……我是说，这一男一女在房里就是好!噢，不 不不，我是说……

〔吕淑君瞥了老唐一眼，皱皱眉转过身，又拿起书本。 〔 静 场 。

**吕淑君** (片刻，似无心地)你过去，也就没想过要成个家? **老** **唐** (嗫嚅)想是想，可就是……

**吕淑君** (终于又笑，回身)可是，可是就没有姑娘看上你! **老** **唐** (又坐起来)有!—— 那有哇!

**吕淑君** (透着天真地笑)真的?

老 唐 那当然!(突然显得不好意思了)嘿嘿，说起来你也 不信，我年轻的时候，长得还行!

吕淑君 (差点笑出声)照这么说，你那时候长得俊，那姑娘也 是一定很漂亮喽?

老 唐 漂亮?(赌气地)在我们村，那是属第 一 的! 吕淑君 (更来了兴趣，凑近了些)她叫什么名字?

老 唐 赵翠花!

吕淑君 (笑)现在哪儿啦? 老 唐 灵壁县大刘庄。

吕淑君 (没有听清)什么?

老 唐 (加重语气)灵壁县大刘庄!

吕淑君 (忍不住笑出声)瞧你记得多清楚。 老 唐 那还能忘?

吕淑君 怎么?(掉过椅子来)你还在想着她? 老 唐 想? … … 嘿嘿!

吕淑君 (兴趣愈浓)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娶她?

老 唐 娶她?(片刻，指着自己的左眼)你没看见，我瞎了的 这只眼?

吕淑君 (自觉语失)哦，对不起!

老 唐 (情绪低落下来)那年，山里开引洪道，咱把眼睛崩坏

啦，后来，庄里看上她的人又多…… 吕淑君 那这 ……

老 唐 (尴尬地笑)嘿嘿……这……这后来，咱……咱就把 她让给人家啦!

吕淑君 ( 哭笑不得)什么?你说——这未婚妻还能让给人 家?

老 唐 (语塞)我，啊，我……(终于脱口而出)这人家都好上

了，咱……咱能不让吗? **吕淑君** 哦 … …

〔 静 场 。

老 唐 其实，这也没啥，她那人……还是挺好的。记得临走 的时候，她还跟我说，说我这眼睛要是不瞎，她就愿 意跟我过，过一辈子……

**吕淑君** (难过，转过身)就凭这——你还没有忘了她?

**老** **唐** 那还能忘?(略停)掏心窝子说话，这有半辈子了，我 这心里头除了她，还真就没有别人!(语气突然变得 凄凉)其实我想女人，也不为啥别的啦，也就为我死 后人间还有人能想想我，有空到我坟头站站、陪陪 我，也就算我这辈子没白活，到了阴曹地府也能合眼 啦!

**吕淑君** (站起来)这么说，你还想去看看她喽?

**老** **唐** 看看她?(转过脸) ……不瞒你说，咱想过。可后来 一寻思，人家都结婚过上日子了，我这就——(似自 语地)吕护士，你可别笑话呀，我这阵子做梦，还常梦 见她呢!(端详着吕淑君，好像真的看到了什么)梦 见她……她又来啦!(笑)还是那么高高的个儿，白 上衣花裙子，眼睛……也还是那么水灵灵的!

吕淑君 (一阵难过)你就别想这些了，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啦! 老 唐 是多少年前的事啦。可我还总觉着，好像还就在眼

前似的!(兴奋)有时候我常琢磨，我这家里头也没 什么人了，要真有那一天，我完啦，临死啦……她能 来，在我床头说会儿话，死了有个女人在我旁边烧张 纸，我……也就知足，真的知足啦!(笑)嗨!吕护 士，你瞧我都说什么啦?瞎说，瞎说呢!

〔静场——轻风又拂起窗帘。 **吕淑君** (半晌)你这人，心可真诚啊!

**老** **唐** (倦意袭来)诚……诚啊!人活着，图啥呢?诚 … … 诚啊! …… (昏昏然笑着睡去)

〔吕淑君若有所思。小杨提着饭盒上。

小 杨 淑君，看，今天夜餐都有什么好吃的——(看见老唐) 哟，他睡得可真香啊!

**吕淑君** (内疚地，轻轻)不，怪我给他吃了安眠药片。

小杨(笑)嗨，这种人还吃什么安眠药啊，倒下就能睡，你 用榔头敲都敲不醒!(近前)哎，对了，你怎么还没让 他走啊?

**吕淑君** 我想再观察一下，会不会有内出血。

小 杨 (坐下来)你这人，心眼儿可真好!(压低了嗓门)你

大概还不知道吧? **吕淑君** 不知道什么?

**小** **杨** 他的病，已经弥散性扩散，就要不行啦! **吕淑君** (怔，片刻)复查的片子出来了吗?

小杨 你呀，真的成了书呆子了!他不就是那个叫老唐，唐 文富，住在院外的吗?(又压低声音)复查的片子上

个礼拜就出来了，我看顶多，也就能活一个多月啦! **吕淑君** (喃喃)是这样 ……

小 杨 (半晌，轻声地)说来也怪可怜的，听说他家里，已经 一个人都没有了……

**吕淑君** 我也听说了 ……

〔 灯 暗 。

〔“滚!你给我滚远一点儿!”随着骂声，朱玉兰气哼 哼地上。

〔大马嘻嘻笑着随上。

大 马 干吗这么凶啊?我又没去你屋里。

朱玉兰 (正色)三更半夜的，你少给我来邪的!我告诉你，你 以后说话办事，都给我放规矩点儿，你朱大姐可不是 好欺负的!

大 马 (十分委屈的样子)我知道，知道!你朱大姐是个规 矩人——(凑近了些)可这经常让我在油条店里给你

摸点儿油啊糖啊什么的，也是你朱大姐说的…… **朱玉兰** (难堪，但嘴仍不软)那——我可也没让你现在来。 **大** **马** 可我平常没空。

**朱玉兰** 呸!少来这套。(转身欲下)

**大** **马** (拦住)哎，别走!(笑着)我发现你住这儿，好像还不 知道愁啊?

朱玉兰 (冷笑)愁什么?我告诉你——你吓不着我，从小就 有人给我算过命，说我命大，八字好，这辈子能结两 次婚……(趋前一步，大声)还有三十七年的好日子!

**大** **马** (悠悠地)可我听说，这医院里就要给你放疗啦。这 一放疗，那八成可就是……啊?

**朱玉兰** (惊，大声)你、你敢胡说，我……我撕了你的嘴!

**大** **马** 哎，这还能胡说哇?我这可是专门打听了肿瘤医院 里的大夫，人家来买早点……

**朱玉兰** 你? …… (眼圈霎时红了)

**小** **杨** (自室内出来，厉声)你们在瞎吵什么?

〔朱玉兰忽然抹着眼泪跑下。 **大** **马** 哎，慢，慢，等等!(追下)

小 杨 (气恼)这些人，真少教养!(欲回身，听到什么,紧 张)谁?

二 子 (从暗中慢慢出来)我。 小 杨 你?……干什么?

二 子 (沉郁地)那……是我妈。 小 杨 你妈?

〔音乐起 — —

〔室内灯亮。吕淑君神情庄重地铺开信纸。

〔稍顷，吕淑君的画外音响起：“赵翠花同志，这是一 个你所不认识的人在给你写信，她要告诉你的，是有 一位终生在思念着你的人，在他走向死亡之前，希望 你能来，带给他一点欢乐、安慰 …… ”

〔熟睡的老唐，发出轻微的、有节奏的鼾声 …… 〔音乐转成了《祝你幸福》的旋律。

〔灯渐暗。

〔 早 晨 。

〔零号病区。

〔室内断断续续传出朱玉兰的呕吐与呻吟声。

〔小秀走出来，听见室内朱玉兰痛苦的声响，难过，片 刻上前敲门，发现门反锁着。

小 秀 朱大姐，出来坐坐吧，外面空气好一点。朱大姐! 〔稍顷，朱玉兰出来，疲惫地颓坐在门口。

**朱玉兰** (仰天长喘了一 口气)嗨!秀啊，这人要照这么活着， 是太累了!

**小** **秀** (难过，不知该说些什么)朱大姐，你别……

**朱玉兰** (摇摇头，凄凉地笑)别什么?你不知道，这每天早 上，只要一看见那小杨护士拿起针管(拍胸口),我心 里这个恶心啊，难受啊，直让你想哭，想叫，活像要拿

你下油锅似的 …… **小** **秀** 朱大姐!

**朱玉兰** (继续)你再看看这破房子，这么大热的天，活人都能 蒸熟了，你说说……(恨起来)小秀，说真的，有时候， 我真恨不能……哇!(又呕吐)

小 秀 (帮朱玉兰捶背，语无伦次)朱大姐，你心要放宽 一 些

——保健旅社就要盖好了，过几天咱们就能搬进去， 就用不着……往后，听说省里还要盖一座这样的大 病院……

**朱玉兰** 大病院?(推开小秀的手)别做梦了!就是盖好了又

怎么了?阎王爷能让咱们住上几天哪? **小** **秀** (连忙地)不，不!大夫说 ……

**朱玉兰** (撑着站起来)别信他们那一套了，咱这病能治好? 十个大夫，九个半是哄病人的……

小 秀 哄病人?(疑惑地脱口而出)可大夫说我 ……

**朱玉兰** (注意，自己也觉察不出的紧张)说你什么?大夫说 你……是良性的?

**小** **秀** 不……

**朱玉兰** 不对!你在哄我!

**小** **秀** 不过……大夫说我可能……

**朱玉兰** (转过脸，略停)小秀，你的病理报告……还没出来 吧?

小 秀 (喃喃)也许……就在今天。

**朱玉兰** 今天?(稍顷，叹口气)要是良性的，那你就好啦!

**小** **秀** (天真地)就是呀。要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癌，大家都 是良性的，那该有多好啊!

朱玉兰 (冷笑)傻孩子，都是良性的?这人就是癌，哪有几个 良性(良心)的?要我看，要都是恶性的，都死了，那

还好了呢，省得一个个儿的在这儿活受! **小** **秀** (终于)朱大姐，我……我真有点怕!

**朱玉兰** (又变得大大咧咧)怕什么?我也不过是跟你说着玩

儿的，你呀——准保没事! 〔二子提着菜篮上。

二 子 (生硬地)妈! **朱玉兰** 买的什么?

**二** **子** 一条鲢鱼，还有小白菜。

**朱玉兰** (猝然发火)什么?不是跟你说，白菜不用买，捡点儿 就得了吗?

〔二子好像没有听见，闷闷地把菜拿出来放在门口。 **朱玉兰** (又大起嗓门)放门口干什么?你不长三只手，还有

长三只手的呢!

小 秀 (忙上前)二子，你别犟了，让你拿进去，你就拿进去 吧。(帮二子拿起菜，推仍僵直站着的二子进室内)

**朱玉兰** 二子!(见二子不应声，烦躁地坐下来)

[赵翠花提着花生米、香油之类，扭着臀部，摇摇摆摆 地上。她打扮入时，却无一不透着“乡气”。她停下 来，不耐烦地四处打量。

〔朱玉兰发现了赵翠花，皱起眉头，也不耐烦地上下 端详起她来。

**赵翠花** (满不在乎地朝着朱玉兰走过来)哎，我说这就是省 肿瘤大病院哪?

**朱玉兰** (懒懒地)嗯——没错!

**赵翠花** (撇嘴)哟，才四层楼高哇!

**朱玉兰** (冷笑)怎么?嫌小?住不下你啦?

**赵翠花** 我住这儿?(啐了一口)八抬大轿抬都不来!

**朱玉兰** (翻起白眼，冷冷)这人可别把话说早喽，阎王爷说不 定还正给你下帖子呢!

**赵翠花** 给我下帖子?(一屁股坐下来)哼!小鬼还怕恶人 呢，他敢请我?邪啦!

**朱玉兰** (讥讽地也坐下)哟，好大的口气呀，从哪儿来?

赵翠花 灵壁。

朱玉兰 来找人的?

赵翠花 什么我找人哪!(顺手扒下脚上的鞋子，举得高高地 倒沙子)是你们这医院里有个大夫，叫吕什么的，给 我写了封信，说什么这儿有人一直在想着我呢!

(笑)有什么好想的，又没得癌死! 朱玉兰 (冷冷)那你还来干什么!

赵翠花 (奇怪)哎，这是医院哪!谁不知道多认识个大夫多 条路哇?这医院就像座庙，多少人烧香人家还不理

你哪!(沙子没有倒尽，又高高举起鞋子) 朱玉兰 (嘲笑地)哟，怪不得手里还拎着东西呢!

赵翠花 (满不在乎)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有人想送人家还 不要呢!再说— 一

朱玉兰 (不耐烦地打断)要你来的那个，叫什么?

赵翠花 (来了兴趣)信上写的姓吕。哎，你说她这是— 朱玉兰 我问的是那个想你的!

赵翠花 (笑)他呀，姓唐。你认识，瞎了只眼的? 朱玉兰 老唐?(复打量)你是……赵翠花?

赵翠花 你怎么知道?

朱玉兰 (忽然开心地大笑)谁还不知道你哇?你的大名，都 快让人嚼巴烂啦!

赵翠花 (不知是怒是喜)什么?这个死不要脸的唐瞎子! 〔二子和小秀从室内出来。

二 子 妈! 朱玉兰 干吗?

小 秀 (连忙)二子要跟你说，他把里边都收拾好了，连地上 吐的，都扫干净了……

二 子 (笨拙地)妈，你歇歇吧，停会儿……我给你烧鱼汤。

朱玉兰 哦，不用啦，等晚上……

**二** **子** (瓮声瓮气地)不!这几天都吃素，该换了!(下) 〔小秀朝朱玉兰和赵翠花笑笑，亦追下。

赵翠花 这就是你儿子哇?(小声)还真看不出来，都快当婆 婆的人了，(顺手拉起朱玉兰的手)长得还这么嫩哪! 嘻嘻……

**朱玉兰** (不耐烦)废话!

**赵翠花** 什么废话呀!(又凑上来)哎，对啦，这该死的唐瞎子 都说我什么啦?

**朱玉兰** 说啦，说啦，说你多啦!

**赵翠花** (惊咋地)啊?好哇!

**朱玉兰** (又打量赵翠花，觉得滑稽，不由又笑)干吗呀，发这 么大火?听说，你们不还是天生的一对吗?

**赵翠花** (气咻咻)呸!别寒修人啦!

**朱玉兰** (灵机一动，笑着拖长了声调)哟，那我可就多句嘴 啦：你跟这老唐，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赵翠花 (提起鞋子欲下)有什么怎么回事!就那年夏天，公 社修水库开大会，他在台上唱了几口，我觉着不错， 给他递了块手绢，这以后……

朱玉兰 这以后你们就好上啦!(笑眯眯反凑到赵翠花面前) 所以我说呀!你怎么也不能就随便走，让人家老唐 白等呀!(悄悄地)再说，人家老唐这阵，可阔着哪， 手头的票子，都愁没地方花啦!

**赵翠花** (转身停住，但还嘴硬)谁稀罕他那几个臭钱哪!

**朱玉兰** (愈加开心)你是不稀罕哪，可人家老唐稀罕你呀! (又笑着凑近了些)我听说，那钱数还不小，三两千的

打不住——(转身，叹气)这老唐的病，要好我看也难 啦!他无亲无故，光棍一个，万一有一天，突然蹬腿 死了……啊?(笑)你别忘了，人家这满世界上，可就 惦记着你哪!

**赵翠花** 惦记我?……你这是哄着我玩呢?

**朱玉兰** 谁哄你呀?(笑眯眯地)别傻啦。你呀，可是得找着 人家，找着了人家，可是得和人家好好说说。这么多 年没见啦，怎么也得亲热亲热，安慰安慰，比如说拉 个手哇，逛个街哇……

**赵翠花** (心动，忙着改口)这……那是啊，那是啊……

**朱玉兰** (怪笑)这就对啦。再怎么着，你们也是青梅竹马嘛! 啊?哈哈哈哈 ……

〔 二子上 。 **二** **子** (吼)妈!

**朱玉兰** (下不来台)嗯?你……你怎么啦?

**二** **子** ( 满脸涨得通红)你……你怎么能和别人说这些?

**朱玉兰** 我?(反应过来，大怒)放屁!你管得着吗?你管天

管地，还管到你亲妈头上啦?我告诉你，你家上辈子 就没积德，你天生就这么个苦命，就得有你这么个不 要脸的妈!

〔二子含着泪突然跑下。小秀上，见状亦难过地追 下 。

赵翠花 (看得津津有味，拍掌大笑)哈哈哈……好哇!瞧你 这个儿子，人高马大的，可真够凶的啊!我都快分不 出来，到底你是他妈，还是他是你爹啦!哈哈哈哈



**朱玉兰** (忽然转身)你放屁!

**赵翠花** (愣) — — 啊?(半晌)你骂我?好哇!我告诉你，敢 欺负我的人，他还没生呢!

**朱玉兰** ——滚!(猛扑上去揪住赵翠花，发疯似的)滚!快 滚!

**赵翠花** (被推得翅趄)我，我……呸!(见朱玉兰一副要拼命 的样子，才慌不择路地逃下)

**朱玉兰** (半晌，泪下)儿子，我的儿子! 〔 渐 隐 。

〔老唐步履吃力地上，边走边学着太极拳的架式，极 力舒动着手脚。

〔 小 杨 上 。

小 杨 喂，老唐，你干什么哪?

老 唐 (颇为严肃)锻炼——啊!(忽然疼得弯腰)

小 杨 (难过，上前扶老唐)你看你，锻炼……也不能由着性 子来呀。

老 唐 我知道，知道。(见小杨四处打量)哎，你这是找谁 呢?

小 杨 江明秀，她的化验报告下来了，是良性!

老 唐 啊! …… 良性?这 … … 嗨!(霎时乐得眉开眼笑，举 臂跺脚大嚷)小秀，秀啊，你快来，快来呀!大喜事，

大喜事啦!小秀! 〔众人闻声出。

〔小秀急急跑上。

**小** **秀** 老唐叔，老唐叔!什么事啊?

**老** **唐** 你快看哪!(把化验报告塞到小秀手里)你好啦，好

啦!是良性，良性啊!哈，哈哈哈哈 …… 〔朱玉兰从室内出，倚在门口呆呆地望着。

〔小秀看毕报告，竟半天说不出话来。

老 唐 (仍笑着) ……你就要走啦!怎么样?我说你在这儿 待不长吧?到了家，可别忘了咱们哪!小秀!(不知 怎么鼻子一酸)

〔朱玉兰突然转身进屋，锁上了房门。 **小** **秀** (轻声)老唐叔，你怎么啦?

**老** **唐** 没怎么、没怎么,我是为你高兴呢!秀啊，到时候可 得让我送你哇!这临了了，怎么也得再洗一把咱老 唐的洗脸水啊?啊?

小 秀 (激动地)老唐叔， 一定，一定的!而且，还一定要用

你的那丝光毛巾、香胰子哪! 老 唐 哈哈哈哈哈 ……

众 人 (大笑)小秀，快向家里报个喜吧!……说得是啊，我 也得送你呀! … … 小秀!还有我哪! ……小秀 … … 〔室内隐隐传出了朱玉兰的哭声……哭声越来越响， 终至嚎啕。

〔老唐在众人不知不觉中悄然消失。 〔众人愕然。

〔灯光随着哭声渐暗。

〔夜。

〔朱玉兰震天的哭声。 〔 灯 亮 。

〔吕淑君背药箱上，闻声敲门。

**吕淑君** 朱玉兰，你怎么了?朱玉兰 …… 〔赵翠花腿脚伶俐地兴冲冲上。

**赵翠花** 啊呀，是吕大夫哇，真巧，又碰上啦! **吕淑君** 别这样叫，是护士!

**赵翠花** 哟，那对不起啦!(打量)哟，你这是……还上班哪?

**吕淑君** (又敲门，见仍无反响，无奈地笑笑)一个病人，大概 不太舒服。

赵翠花 (打量朱玉兰的屋棚)噢，我认识。(观察吕淑君的神 色，压低嗓音)这人我看怪怪的，好像……很不正经! (擤着鼻涕)

**吕淑君** 你……还没去看老唐吗?

**赵翠花** 刚从他那儿来呀!(丧气地)我可是去了他那儿几趟啦， 可总没见上他的人影儿。听说是你们这儿谁好了要出 院，他一高兴，自己给自己放假，不知道去哪儿啦!

**吕淑君** (停了停)他是个好人，你该好好安慰他。也许 ……

(难过)他的时间不多了!

赵翠花 (抢着)那还用说!只要一 见他，我就 … … 把他身边 的活儿全包下来!像什么洗啊、涮啊、倒便桶啊 …… 让他天天在家躺着——休息!

**吕淑君** (不由笑)那倒也用不着，只要能让他心里高兴，就算 尽到你的责任了。

赵翠花 吕……噢，吕护士，你就放心吧，你的教导我全都记 着哪!我全听你的，明天一大早，我干脆去堵他的被 窝!

**吕淑君** 反正，希望你能真心实意地关心他。

**赵翠花** 能、能!你就放心吧!(识相地)那好，我走啦。

**吕淑君** (忙拦住)哎，别，我也正要找你——你放我那儿的麻 油、花生米……

**赵翠花** (已忙着跑下)小意思，小意思，你就别提了吧。 〔大马鬼鬼祟祟上，见吕淑君，忙又隐到暗处。

**吕淑君** (只好转身又对室内)那……朱玉兰，既然这样，我就 不进去了。不过，希望你对自己要有信心，相信医生

的话是不会错的。(见仍无反应，只好快快下) 〔朱玉兰室内灯亮。

大 马 (钻出来贴到朱玉兰的窗口上)朱大姐，你听见了吗? 嘻，是我——大马呀!

**朱玉兰** (片刻，厉声)你这么晚来干什么?

大 马 来看看你呀!听说，你都哭了快一天啦!

朱玉兰 (嚷)那也用不着你关心!你走，你给我走!

大 马 (忙打量周围，小声地)哎，你这是干吗呀?我可是一 片好心哪。你不是还让我帮你按摩吗?还有你要的 香油、白糖，我也全给带来啦。

**朱玉兰** 你怎么还不走?我要喊人啦!(大叫)二子!二子! **大** **马** (急忙)别喊，别喊哪!(又笑着)我知道，你刚才和二

子又吵了一场，他今天晚上不回来，去菜市睡啦。 (倚着门边坐下来，叹气)嗨，这人哪，是何苦这么死 心眼哪!那好吧，我走啦，东西放这儿，你自己出来 拿吧。(站起来躲到门后)

**朱玉兰** (片刻，开门出来，恨恨地)这没脸没皮的东西!要死 的人了，他还想捡便宜!

大 马 (倏地从门后钻出来， 一脚踏进了门里，涎笑)嘿嘿， 没想到吧?(摆出可怜的样子)朱大姐，我辛辛苦苦 弄点儿东西也不容易，你让我进门，就待几分钟，几 分钟 ……

**朱玉兰** (疲惫地)哼，说得倒好听!那好吧，有话你就说，有 屁你就放!

大 马 (得寸进尺地)在这儿哪行啊?咱们还是进里边吧! 你不是还老说找我按摩吗?这回就试试吧?(故意 地)像朱大姐这样的人，还怕个什么呀?

朱玉兰 (被激怒)我怕什么?进来就进来，还怕你吃了我不 成!(转身进室内)

〔大马忙跟进，并急忙带上房门。 〔 渐 隐 。

〔老唐喝得酩酊大醉地上。

老 唐 (踉踉跄跄，口中含糊不清地)小秀，小秀啊，没……没 想到吧?老唐叔这是为了你……为了你才喝酒啊。 老唐叔高……高兴!多好哇，良 …… 良性!哈!良性 ……好，好哇!(笑，跌倒)可小……小秀啊，可怎么从 来这好事儿，都没让你老唐叔摊上啊?啊?你说 ……

你说你老唐叔怎么就总这么背、这么霉，这么活着没 人要呢?这……这到底是怎么啦?啊?(说着爬起 来，突然狠狠抽起自己的嘴巴来)哈，哈哈!这就是 命、命、命啊!小秀，你听我说，小秀哇…

〔倏然，老唐愣住了——在他的前方，渐渐显现出一 个诗情画意的场景来：皎洁的月光下，朱玉兰棚屋的 灯光悄然亮了。窗影中映出朱玉兰和大马的身影， 两人耳鬓厮磨，似在私语……

老 唐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有意思，有意思! 这鸟世界、狗男女，不知死活……(突然咬牙切齿)我 让你们好看!我让你们 …… (对远处)哎?二子 …… 二子!(举起手臂摇摇晃晃追下)

〔室内忽然传出朱玉兰的嚷声：“我操你妈!手往哪 儿摸?你给我老实一点儿!”

〔室内灯亮。

**大** **马** (尴尬)哎，哎，你别火啊!

**朱玉兰** 放屁!瞎了你狗眼——滚，快滚! **大** **马** (涎笑)嘿，嘿嘿，那也是按摩嘛…… **朱玉兰** (指门口，厉声)滚!

**大** **马** (愣了半晌，终于也火起来，讥诮地)我知道，你正经、 你干净，你守十三年寡带大了仁孩子，可那又怎么

啦?谁说你一句好啦?就连二子 ……

**朱玉兰** (厉声)你少管闲事!人不知道，天知道!

**大** **马**(笑)天知道什么?天知道怎么让你住这儿啦?实话 说，你我都够可怜的啦。你是名声不好又有病，我是 三十五六没有家，要工作也没个正经工作，你说咱们 不堕落，谁堕落?

朱玉兰 (冷笑)怪不得就跑这儿蹭油来了!

大 马 (下决心，一屁股坐下来)你也不想想，像你这个毛

病，癌- (加重语气)有几个好了的? 朱玉兰 (嚷)少废话!死了好，早死早了!

大 马 (讥笑)那你还哭什么?我的大姐，别苦自己啦!今 朝有酒今朝醉- 我大马可是实心实意疼你。别看 我被教养过几年，你要真心和我好，我保证像你儿子 一样……

朱玉兰 (忽然回身，冷笑)保证?保证什么?保证你会疼我? 大 马 (猝不及防)哦!疼，当然疼 ……

朱玉兰 保证你会要我? 大 马 保，保证……

朱玉兰 保证你会要一个快死的人? 大 马 哦，我……

朱玉兰 保证我死了你会烧香，磕头，烧纸钱?守三年大灵? 大 马 哦，我……我 … …

朱玉兰 (突然戳着大马的天灵盖)你个坏种!你给我说，说!

〔门外远处隐约传来老唐的笑声。 大 马 有人!(慌乱，乘机欲逃)

朱玉兰 站住!你怕什么?

大 马 我?不，不怕……(欲往外走) 朱玉兰 那你回来!

大 马 回……回来 … …

朱玉兰 (大声)你回来!呃 …… (呕吐)

大 马 (惶急无措，为朱玉兰扶腰捶背)哎!你别……我都 是瞎说，瞎说哪!(真急了)别哭!别哭!我听说你 的病能好，能好!你吐那是放疗反应，死不了!

〔朱玉兰却如久蓄喷泉，“哇”的放声痛哭。

**大** **马** (慌忙捂住朱玉兰的嘴，就势扶住)行啦，行啦，别伤 心啦，有我大马呢……

〔朱玉兰已昏昏然泣不成声。

大 马(趁势亲热地凑近)好啦，小声点儿，别让人听见，听

见 …… (伸手拉灭灯) 〔声音渐弱，隐去。

〔老唐气喘吁吁地拉扯着二子上。 **二** **子** (极不情愿地)你到底找我做什么? **老** **唐**(仍喘着气)有事!当然有事!

**二** **子** (又站住)我不去。

**老** **唐** 混 …… (欲骂又忍住，终于)我是要让你看看你妈!

**二** **子** (突然涨红脸，转身猛地一把揪住老唐，吼)不许说我 妈!

**老** **唐** (悠然地)脚上泡自己走的，谁说谁呀!

〔二子怒目圆睁，突然转身朝自己家奔去—

大马正从他家门里鬼鬼祟祟探出头来，扫了一下周 围，又忙着缩回去。

二 子 (如五雷轰顶，眼泪霎时盈满眼眶，傻站半晌，忽然扑

上前用力敲门)妈，妈!开门开门! 〔室内鸦雀无声。

老 唐 (一旁窃笑)怎么啦?你妈睡啦?

〔二子突然朝后跑去。老唐幸灾乐祸，笑得愈加放

肆。二子铁青着脸提一把板斧冲回来。 老 唐 (变色)哎、哎，你……你疯啦?

〔二子不顾一切向门口冲去。

老 唐 (一把抱住二子的腿)哎哎!我胡说，我胡说哪!二

……二子!饶……饶他们这一回!就饶这一回 …… 〔二子无法，只得一怒之下甩开老唐下。

老 唐 (松口气，庆幸地擦着额头冷汗，垂头丧气)乖乖!这 臭小子， 一个熊驴脾气!咱这也就是心里发闷逗个 乐子，可谁想- (抬头)啊呀，糟了!这臭小子 …… 怎么还带人来啦?

〔街角灯亮。二子与两名戴红袖章者走来，二子还在 不时抹着泪水。

〔 隐 去 。

**老** **唐** (急得跺脚)嗨!这……这傻儿子，他怎么敢 … … 怎 么还敢带人抓他妈?嗨!

〔室内又传出朱玉兰痛苦的呕吐声和啜泣声。老唐 凑到朱家门前，将耳朵贴到门缝上。

朱玉兰 (哭，大嚷)你这个坏种!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好 吧，要来你就来吧 … … 反正我也是活够啦!你来 ……呜 ……

老 唐 (触了电般)这何苦，这何苦!(惶急地又朝二子等人 的来路望望，上前敲门)喂!开门，开门!我是老唐! ……有人，有人来啦!(听见室内静下来，更急，提高 嗓音)大马，大马!我看见你啦!你黑灯瞎火的上寡 妇门，干什么呢?嘻 ……

〔猝然，大马猛冲出门，劈胸揪住老唐。

大 马 好你个唐瞎子!我 …… (听到脚步声，只好用力将老 唐甩出老远，逃下)

〔老唐被重重摔到地上，龇牙咧嘴要努力爬起来。蓬 头垢面、满脸泪痕的朱玉兰脸色铁青地出现在门口。

朱玉兰 (咬牙切齿)你个杀千刀的!你想把老娘怎么样?老

娘今天……我就和你拼啦!(猛扑上去，和老唐死命 地纠缠到一起)

〔二子与红袖章甲乙上前。 红袖章甲 (威严地)喂!干什么? 朱玉兰 (怔住)哦?

〔老唐也连忙从地上爬起来。

**红袖章乙** (笑)这不是卖洗脸水的老唐吗?(回头问二子)是 不是他看见的?

〔朱玉兰看见二子，倏然晕倒在地。 老 摩 鸡

红袖章甲 (推老唐)走开，没你的事!

**朱玉兰** (醒来，手指二子，捶胸放声痛哭)你……你 …… 〔二子亦流泪，但不肯上前。

**红袖章乙**( 不忍，扶朱玉兰)你看你， 一个病人；还干这种事! **朱玉兰** (猛推开红袖章乙，用力在地上撞头)别管我，别管

我!我 … … 我不活啦!我 … … 〔二子默默拭泪，但仍不肯上前。

老唐(急了，忘记自己身份，嚷)二子，那可是你妈 ……

朱 玉 兰 (手指老唐，不支，又痛苦地连连剧烈呕吐)你……唐

… … 呃!呃呃呃! … … 二子(终于大哭着扑上前)妈!

红袖章甲 (无动于衷地对老唐)我再问一遍——你是不是都 看见啦?

老 唐 (正懊恼地搓手) 啊?

红袖章甲 ( 一 本正经地加重语气)我是说，你是不是看见他 们两个人在一起睡觉 ~~·~~  也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不

正经的女人勾引野男人啦?

老 唐 这，这个……(打量着哭得痛不欲生的朱玉兰母子， 稍顷，忽然用力抽打起自己的嘴巴)嗨，嗨!我这张 臭嘴，臭嘴!尽胡说八道，尽胡说八道!

**红袖章乙** (疑惑)什么?你胡说八道?

**老** **唐** (苦着脸)我……其实- 我其实什么都没有看见! 也就是……逗个乐子!

**红袖章甲** 啊?(闻声回头，大怒)什么? 你什么都没有 看见?

〔静场。朱玉兰母子也猝然停止了哭泣。 **红袖章乙** (吃惊)你是说 你在瞎说?

**老** **唐** (仍苦着脸)嗯，瞎说，瞎说…… **红袖章甲** 你 !

老 唐 (赔笑)哎，别发火，别发火!我这人，嘻……就不喜 欢发火!

**红袖章甲** 废话!(对二子)他是怎么对你说的? **二** **子** (木讷)我 ……

**老** **唐** (又显得意)他，是他妈的傻儿子……

**红袖章甲** (气极，不由回身一把薅住老唐)那好!那你就跟 我们走一趟!

老 唐 什么?我?不不!我不 … … 我不去!没有我的事， 我不去!

红袖章乙 (正色)我们的责任是维护社会治安，你无事生非， 也就是破坏社会治安……

**红袖章甲** (嚷)我看搞得不好就是他自己——走!

老 唐 (吓得魂不附体)我?(半晌，只好挪动脚步，哭丧着 脸跟着红袖章甲、乙下)

**朱玉兰** (怔了半晌，突然大声)老唐!老唐! 〔 灯渐暗 。

九

〔拂晓。天尽头可见一丝曙色，但四周仍是黑糊糊 的 。

〔 派 出 所 。

〔门开，老唐疲惫地从里面出来，但频频回头，满脸堆 笑。

**老** **唐** 我懂……懂啦!不敢!不敢啦，保证不胡说八道，不 登寡妇的门……我明白啦!

〔内声不耐烦地：“别啰嗦了!快走吧!”砰的关房门

*声。*

老 唐 (瘫坐下来)嗨!这可真叫是，人要倒了霉，喝口凉水 都塞牙!(茫然打量四周，懵懵懂懂地)我……怎么 坐这儿啦?逗了一辈子乐，逗这儿来了……派出所， 局子……活得惨，要啥没啥，我……我他妈是个混蛋

哪!(难过，起身，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 〔 渐 隐 。

〔霞光——它来得迅猛、磅礴，刹那间布满了整个天 空 。

〔红光辉映下的岸柳、长堤。

〔老唐一步三晃走上长堤。面对漫天浓烈滞重的朝

霞，他停住了——

老 唐 (眯缝起眼睛)这天……怎么红得跟鸡血似的?(下 意识地盘腿坐到堤上。片刻，见太阳升起，又笑)这 太阳还不错。哎，这人哪，活着，也就为图个正道儿。 谁帮谁的，帮呗!进趟派出所算啥?睡一觉不也就 忘了?就是……忘啦!(又快活起来，坐直身子)要 说在家千般好，出门处处难。难在哪儿了?就难在 谁也不帮谁……没错儿!(自言自语)咱老唐就不信 那个!等过些日子，病好了，咱还得走，哪儿远去哪 儿 …… (兴奋)反正，咱兜里现在有钱，到大地方转 转，开开眼!可咱回来了，找谁呢?是人都有个家， 可咱老唐——没家!(难过)吕护士!吕护士不也没 家吗?人家 … … (扇自己嘴巴)哒!想哪儿去啦? 嗨!(赌气地躺下来)就是!说什么也得立个窝啊。 要不老让人戳脊梁骨，老光棍、瞎眼，找不着老婆，死 了连个烧纸钱的都没有!(长叹一声)哎，这人呢，还 得是年轻的时候好哇!要那阵子 ……

〔幕外响起老唐年轻时的笑声，爽朗而热情。伴着欢 畅的笑声，太阳猛地跃出地平线，顷刻间天上地下， 顿成金灿灿的一片。

〔老唐沉下头去，昏昏欲睡 ……

〔“老唐，老唐嘞!”喊声越来越近。

〔赵翠花上。她今天又做了一番仔细修饰，头发挽着 一个时兴的发式，还换了一件簇新的大红褂子。

**赵翠花** (羞涩)喂，老唐，唐文富!怎么,不认识啦?啊? **老** **唐** (说不出话来)哦……我……认识，认识。

**赵翠花** 嗨!那还傻愣着干什么?(亲昵地上前)我呀，可是

来找过你好几趟啦!

老 唐 (嗫嚅地)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赵翠花 你们吕护士说的呀!今天一大早，听人说昨晚没见 你回来，喲!你看我这个急呀!到现在，屁股还没沾 着地哪!

老 唐 (手足无措)那……你就快坐，坐!(四处寻觅，终于 发现一块石头还可坐人，急用袖子揩拭)来，来，先歇 会儿，歇会儿……

赵翠花 (大笑)唁，歇什么?还没说话哪! 老 唐 (窘)说……说什么哇?

**赵翠花** 说什么不行?问问我从哪儿来，过得怎么样?你自 己的，什么病啦，在这儿住多久啦，有没有人伺候啦



老 唐 没……没有人伺候 ……

赵翠花 (打断)那干吗不住大医院?(指远处大楼)你瞧瞧，

那里头，改革开放好日子，外带漂亮的小护士…… 老 唐 ( 急 ) 那，住一天……一块五哪!

赵翠花 那还贵呀!你呀，也真叫死心眼儿!别抠门儿了，听 说这阵子卖洗脸水，你挣大钱啦!不过你说的也是 啊，这年头什么都见涨，就是有钱，也得一分钱掰成 两半花!(刚想到似的)哎，对啦!我还听说你们住 的这片烂棚子就要扒啦，说是……

老 唐 (兴奋，笑)没错，那没错!你瞧，在那儿，那儿!国家 给盖的，保健旅社，过几天就搬，一天——(快乐地伸 出五个指头)才五毛!

赵翠花 (大笑)哟，瞧你，这可占了大便宜啦!咯咯咯咯咯 ……行啦，咱们这些年没见，也该说些有用的啦!

(指石头边)来，来呀，坐这儿来!

**老** **唐** (慌乱)我?哎哎……(半晌，才慢慢在赵翠花身边坐 下来；但立即又挪开一尺有余)

赵翠花 来嘛!(亲昵地一把将老唐拉到自己身边，一本正经

地)我说唐文富啊，咱们有多少年没见啦? 老 唐 (出汗)有……有二十多年啦。

赵翠花 不对吧?你忘了，有一回，在咱们城里菜市场，你说

你一辈子就想一个女人，一个好女人贴你的心。 老 唐 嗯 ……

赵翠花 (一只手似无意地搭到老唐肩上)那时候，你跑什么 呀?我还能把你吃啦?

老 唐 (触了电似的，嗫嚅)可你……是成了家的人啦，咱还 能……

赵翠花 (又咯咯地笑)瞧你那个傻样儿!成了家怎么啦?成 了家就不兴说句话啦?(挑逗地)你忘啦?年轻的时 候，我还送过你块手绢，那时候，我可是谁都没瞧得 起哇!

老 唐 (突然脸涨得通红)可……可后来……你……你又给 要回去啦!(辛酸地)前后……还没到一个月呢!

赵翠花 (连忙)瞧你，那就不能再给你一块啦?看看，你这都 出汗啦!(从怀中掏出一块簇新的手绢，帮老唐拭额

角的汗珠，然后硬塞到老唐怀里) 老 唐 (手足无措)这……你这是 ……

赵翠花 (笑)你就别见外啦!那时候，都怪我!(拭泪)你这 些年可受了苦——还没忘了我吧?

老 唐 (半晌，终于动了感情)没——那还能忘?(声音有些 发抖)我这辈子，就跟你好过那一回……(鼻子发酸)

我那可是……真心对你好哇! **赵翠花** 知道，知道，咱们那会儿……

老 唐 (又火起来)什么那会儿?你忘了，后来，我眼睛崩坏 了，你……你背后都说我什么啦?

**赵翠花** (惶恐)我……我说什么来着?

**老** **唐** (愤愤)你说，我的右眼治不好了，还不如都瞎了呢， 省得大家都没脸见人!后来 …… (痛苦地)后来你就 跟了牛子!

**赵翠花** 哟!唐文富哇，那都是哪百辈子的事啦?

**老** **唐** (气愤难平)可我还都记着呢!那时候，你长得俊哪! 都说你是村里第一美人，牛子爹又在社里当干部，你 就……跟了他，还说我像癞蛤蟆!

**赵翠花** (佯做气恼地扭过身去)好啦，好啦，那些陈谷子烂芝 麻，还能当饭吃啊?

〔老唐默然，渐渐低下头去。

**赵翠花** (又转回身)怎么啦?这就哑巴啦?你呀，我那会儿

是走了，可这些年也没断了想你啊! 老 唐 想我?

**赵翠花** 瞧你这个啰嗦——就是想你! 老 唐 (苦笑)你哄我吧?

赵翠花 哄你让火车头轧死!

老 唐 (被感动，怔怔)哎，你说这个干啥?

赵翠花 怕你不信嘛!(趁势凑近)老唐哇，咱们说几句知己

话吧，你这病——还疼吗? 老 唐 (半晌)疼!

赵翠花 (停了停)是……癌?

老 唐 (连忙)哦不……还没准儿呢!

赵翠花 (笑)看你吓的。没准儿那就好——(又凑近)到现在 也还没个家?

老 唐 (木讷)没有——(又抬头)不过，那也容易! 赵翠花 哟，有相中的啦?

老 唐 不不……(片刻)我说……你和牛子，过得还好?

赵翠花 好个屁!(又凑近了些)你还不知道吧?牛子让人逮 走啦!

**老** **唐** 逮走了?

**赵翠花** 人家说他打砸抢，还是个流氓——我命苦哇!(又抽 抽搭搭抹起泪来)我说文富啊，你要是真的还没成 家，要是愿意，就把我那儿当个家吧。反正现在男啊 女的，也不分那么清啦!

**老** **唐** (慌忙)不不，那不行，不行……

赵翠花 (迫不及待)啊呀，还什么你呀我呀的，咱就这么说定 啦!

老 唐 (更急)不，那哪儿成!

赵翠花 (故作难过)你这是信不着我呀，啊?

老 唐 不，没……没这个意思。我是说……人家牛子，现在 也怪可怜的。

**赵翠花** (又佯做气恼)还真看不出来，你这人还是个菩萨心 肠哪!那……好吧，可你一个人苦歪歪的，总得有人 照顾啊!(一时得意)我看就这么着吧，我以后得着

空就来陪你，你要有什么东西，就先存我那儿! **老** **唐** 存什么?

**赵翠花** 钱!

**老** **唐** 什么?

**赵翠花** (自知失口，急忙地)哦，我是说，你住这鬼地方太不

保险了，要有什么值钱贵重的东西，就先放我那儿。 **老** **唐** 你说……什么貴重、值钱的?

**赵翠花** 比如说——(下决心)存折! **老** **唐** 存折?

**赵翠花** (紧张，但仍笑着)怎么,舍不得啦?

**老** **唐** (半晌，忽然变了脸色)你——要存折干什么?

**赵翠花** (掩饰不安，突然大起嗓门)嗨!不是刚才说过了吗?

难道还非得脱裤子放屁，费二遍事啊? 〔 静 场 。

〔老唐两眼愣愣盯着赵翠花，像是在看一件什么东 西 。

赵翠花 (被看得心里发毛) ……你这么看我干什么呀!(试 着挨紧老唐，慢慢拿起老唐的手)有年头没挨女人了 吧?想不想……先试试?(笑眯眯欲解裤子)

老 唐 (猛然，出人意料地怪声笑起来)嘿，嘿嘿，嘿嘿嘿嘿



**赵翠花** (发慌)你……疯笑什么?

老 唐 (笑得凄惨)我笑，我笑你的嘴比你年轻的时候 …… 可是脏多啦!嘿，嘿嘿，嘿嘿嘿嘿……

**赵翠花** (勉强松口气)啊，那是啊!我十九岁过门，又跟了牛 子这么个滚刀肉，就是仙女，也蹭出一身油来啦!

**老** **唐** (突然声音颤抖地)你……就直说，你这次干什么来 啦?

**赵翠花** 干什么?来……来看你呀!

**老** **唐** (凄凉地笑)看我?(忽然)你是不是缺钱花啦?

**赵翠花** 缺钱?(豁出去)缺又怎么样?

老 唐 (喃喃)年轻时候……我光知道你的嘴厉害，可没想

到现在 …… (浑身战栗)都缺钱啦! **赵翠花** (露出蛮横)你……这是什么意思? **老** **唐** 你想……借钱?

**赵翠花** 借?——对，就是想借!(又变软了语气)行啦，咱们 也别呕气啦!别说，我这儿啊，还真的缺点儿钱花! (又倚过去)想买台彩电，大的小的都行，还有……我 那大儿子今年十九，(又抓住老唐的手)娶媳妇也还 没家具 … …

老 唐 (又异样凄楚地笑起来)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 〔渐隐。

〔二子扶着朱玉兰上。 **朱玉兰** (停下来)还有多远啦?

**二** **子** (指前方)从这河堤下去，拐过那街角，就是长林派出 所了。

朱玉兰 (喃喃)这一夜，真够老唐呛的哇!(回头)二子，妈还 真有些怕见他哪!等一会儿，你先说，就说你妈这人 嘴头子恶点儿，心还不黑 ……

〔大堤上传来老唐痛楚的笑声。 **二** **子** 是老唐?

〔老唐与赵翠花处灯亮。

**赵翠花** (烦躁地终于忍不住)唐文富!你再笑 … … 你再笑我 就要骂人啦!

**老** **唐** (变了脸色)你骂，你骂吧——滚!你快滚——滚啊!

〔朱玉兰颓然倒地。 二 子 妈 !

**赵** **翠** **花** (绝望地)你 … … 你敢骂我?(撒起泼来)好哇!你个

不要脸的，都死到临头了还不知道睁开眼瞧瞧，唐文 富!

**老** **唐** (发疯般地)你让我死?我死不了!我非要活给你瞧 瞧……

**赵翠花** (大笑)别做梦啦!再有顶多俩月，阎王爷就找上门 啦!

**老** **唐** 你……胡说!(举起枯枝一般的拳头)

**赵翠花** (扭住老唐的手，将他摔倒在地，又一口唾沫吐到他 脸上)啐!你去问你的吕护士吧!是她给我写的信， 说你顶多再有两个月啦……

**老** **唐** 什么?

**赵翠花** (狠毒地笑)还他妈“什么”?我告诉你- 你已经死 到临头，就要完蛋了……

**朱玉兰** (突然疯了一样跌跌撞撞冲上前，死命揪住赵翠花) 不许胡说!你……我咬死你!(低头就咬)

〔赵翠花痛叫失声，狼狈逃下。 **二** **子** (扶起老唐)老唐!

**老** **唐** (拼力挣扎起来；指着赵翠花的背影)不，不不，别让

她走!别让她走!

**朱玉兰** (痛心地)老……老唐!

**老** **唐** (抬头，怔住)嗯?是……你?

**朱玉兰** (语无伦次，含泪)你……别这样!都是我 ……

**老** **唐** ( 慢慢松开二子的手)你……你来干什么?(忽然指 着朱玉兰，大声)不!我不用你管!不用!我 …… (胸口一阵剧痛，猝然弯腰，踉跄退下)

**朱玉兰** 老唐! **二** **子** 老唐!

[老唐惨然回头欲叫，但终又跌跌撞撞地远去。 〔朱玉兰泪下。

二 子 (回头，失声)妈……你哭啦? 〔音乐起，灯暗。

十

〔 早 晨 。

〔 鞭炮齐鸣 。

〔保健旅社——周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许多人 出出进进，快活地忙碌着。

〔小秀跑上。与周围人们一样，她也是上下焕然一 新。

**小** **秀** **二子!二子!**

〔二子从人群里钻出来。 二 子 (憨厚地笑)在这儿。

小 秀 (兴奋地)我正到处找你。你一会儿有空吗?陪我上

街去买点儿东西，行吗? 〔朱玉兰从保健旅社出来。

朱玉兰 (端详小秀)怎么,秀，就要走啦?

小 秀 不，我听吕护士说，这儿新开张，要招临时工，我想试 试……

朱玉兰 噢，好哇，这好事可都让你摊上啦!

〔又一串鞭炮响。大马推着食品车吵吵嚷嚷走来。

大 马 哎，来呀!开张大喜，大饼油条，包你药到病除，万事

如意。来呀!(看见朱玉兰，赶快扭过头去)

**朱玉兰** 大马!

**大** **马** (尴尬)哎，哎哎。

**朱玉兰** (故意地)二子!去，要副大饼，跟他说，要热乎的。

**大** **马** (连忙地)哎，不用，不用!(忙不迭地挑了两个跑过

来)嘿嘿!来啦，来啦， 一人一个。不要钱，我请客! **朱玉兰** (板起脸)谁要你请客!

**大** **马** (哭丧着脸)哎，这何必哪!我那不是都承认错误，也 让派出所给叫去训了嘛!

**朱玉兰** (胜利地)好!看你以后再敢调戏良家妇女 ……

〔传来喊声：“呀!有人把大饼车推走啦!”大马回头， 见几个鬼头鬼脑的孩子正嘻嘻哈哈地推着车跑开 去。

大 马 哎!别跑，站住!我揍死你们这几个小兔崽子!(趁

机逃下)

〔众人笑声。

〔吕淑君背诊疗包上。众人蜂拥围上去。

**吕淑君** (笑对朱玉兰)朱大姐，恭喜你啦!放疗效果不错，大 家都为你高兴啊!

**朱玉兰** 那第一个还是得要谢你哇!你就是我的贵人，活菩 萨!

众 人 是啊，你也是我们大家的贵人，活菩萨!……是啊， 你也是我们大家的贵人……是啊!……我们可天天 都念叨你!……吕护士，你可真是好人哇 ……

**吕淑君** (感动得眼中也涌出泪水)互相的，互相的!我帮你 们，你们也帮我啊!要不是你们，我自己的日子也不

知道怎么过啊!

〔中年病人走出来。

中年病人 说的是啊!以前有人光说吃喝，男女是人的根本， 其实要叫我们现在品啊，这互助才是我们做人的

真正根本哪!

众 人 说得是，说得是啊!

吕淑君 (想起)哎，你们看见老唐了吗?

〔众人霎时都沉默了。

小 秀 (半晌，怯生生地)吕护士，你说，老唐叔……他真的 是要不行了吗?

**吕淑君** (勉强打起笑容)好啦，我们不说老唐啦!我再去找

他。大家先忙……忙吧。 〔 渐 隐 。

〔汽笛长鸣——车站广场，人声嘈杂。

〔周固倏然又响起一片欢快的叫卖声  -“来呀!来 呀!瞧一瞧看一看哪，瞧一瞧看一看哪，香港的裙子 上海的鞋啊，还有山东大腰带啊!男人女人买一套， 明年就生大娃娃啊!哈，来呀，来呀，快快来呀!”“砀 山梨!砀山梨!咬一 口甜破你嘴皮!刚刚上市的砀 山梨，不尝不买你后悔，涨价你哭都来不及!哎，来 呀，砀山梨…… "

〔老唐步履蹒跚地推着洗脸车走来。他苍老憔悴， 一 脸病容，已毫无表情。

〔在这一瞬间，整个市场猝然凝固了，所有人都像木 雕般僵立。除了老唐那洗脸车“嘎吱嘎吱”的滚动声 外，周围也再听不到一点声响。

〔老唐把洗脸车推到中间，慢慢坐下。

〔这时，那朦朦然的声音又开始响起，逐渐清晰起来： “肺病，肺癌，死，哭，派出所，传染，活，结婚，光棍，

笑，下岗，骂人，骨灰盒，赵翠花，钱…… ”

老 唐 (突然扯起嗓子，声嘶力竭地喊了起来)丝光毛巾香 胰子嘞 ……

〔人群开始活动。隐约的议论声：“肺病?肺癌? ……肺病!肺癌! … … ”有人离去。

老 唐 八分钱一洗五分钱一换嘞 … … 〔又一些人恐惧地离去。

老 唐 不干不净不要钱嘞! 〔更多的人离去。

老 唐 丝光毛巾香胰子嘞 …… 〔人们蜂拥而逃。

老 唐 八分钱一洗五分钱一换嘞 ……

〔台上寂无一人。

老 唐 不干不净不要钱嘞!

〔吕淑君奔上，难过地慢慢停下来。

〔老唐沉默着，只有一块鲜红的大花毛巾搭在洗脸盆

上 。

**吕淑君** (轻轻地走过去)老唐 ……

〔老唐毫无反应。

**吕淑君** (难过，从口袋里拿出两毛硬币，放到钱箱里)老唐 ……我洗脸。

〔老唐似乎动了动，却是仍然没有说话。

〔吕淑君自己拿起毛巾，蘸了水慢慢洗起来。水珠滴 到盆里，发出悦耳的丁冬声。

〔老唐终于睁开了眼睛——

**吕淑君** (突然放下毛巾)老唐!(握住老唐的手)老唐 ……我 对不起你!赵翠花是我找来的，你要怪，就怪我吧



老 唐 (好像没有听见，吃力地又从下面拿出一块新毛巾， 两手抖颤地捧到吕淑君面前)吕护士……再换一块

吧?

**吕淑君** 老唐!

**老** **唐** 噢!(疼得猛然弯下腰去，被吕淑君扶住，好一会儿 才喘息着猛抬起头，拉开衣领)吕……吕护士，你能 跟我说实话吗?

**吕淑君** 我 … …

**老** **唐** 你说!

**吕淑君** 我……能!

老 唐 (露出胸前的放疗印记，声泪俱下地)那你就告诉我 ……我还能活几天啦?

吕淑君 老唐!(好半天才恢复镇静)你……你就不要想那么 多了!人间……是常有奇迹的!老唐……是有奇迹 的!

**老** **唐** (惨笑)你在哄我 ……

吕淑君 我不哄你!就是奇迹没有发生，我相信……我相信 人生的葬礼和婚礼一样，也只是一种形式，同样可以 体现人生的庄严……

**老** **唐** (惨笑出声)你……你说得好玄哪!

**吕淑君** (激动地大声)不!一点儿都不玄!而且……你不是 担心身边没有亲人吗?老唐——赵翠花是我请来

.的，她不愿意陪你，我陪你!老唐——我愿意陪你! **老** **唐** (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你说什么?

**吕淑君** (再次握住老唐的手，并用另一只手帮老唐轻轻重新 扣上衣领) ……你知道今天我是来干什么吗?我就

是来向你要礼物的!你还记得吗?你答应送给我礼 物!礼物!

**老** **唐** (惊)礼物?

〔灯遽暗——响起电子琴奏出的强烈音乐。音乐声 中四面八方遽然传来无数热切的呼唤：“老唐，老唐， 老唐!"……

〔天幕上再次渐显那巨大的玫瑰色放疗印记。但渐 渐地，在那放疗印记的周围，开始出现无数变幻不定 的各色光斑，如五彩毛巾般随着呼唤声竞相闪烁。

〔在扑朔迷离的光斑中，赤裸裸的老唐渐渐坐起身 ——与此同时，音乐声、呼唤声及五颜六色的光斑均 逐渐消失，整个世界独剩下天幕上那巨大、阴森的死 亡印记和印记下那瘦小、赤裸、盘膝而坐的老唐。

〔一缕红色的追光打在老唐身上。

老 唐(茫然四顾)这是在什么地方?我是在哪里?怎么这 么冷……冷啊!(两手抱在怀里，望着黑糊糊的周 围，胆怯地)有……有人吗?

〔“哈哈哈哈……”随着笑声，金一明和赵翠花出现在 舞台两侧，两盏聚光灯打在他们身上。

**金一明** 你发抖了!

**赵翠花** 你害怕了!

**金一明** 你只有一个人! **赵翠花** 你要死了!

**老** **唐** 你们……怎么在这儿? **金一明** 我们来送你回家!

**赵翠花** 让你永远光着脊梁! **金一明** 你看看你的背后——

赵翠花 它像膏药一样贴在你身上。

〔老唐慢慢转身，只见那巨大的印记四周开始透出丝 丝的红光。

老 唐 (慌忙)不，不!我要走，走! 金一明 (笑)你到哪里去?

赵翠花 (笑)你走不了啦!

金一明 凡事没踩在你脚底下…… 赵翠花 你就都当他是说笑话!

金一明

哈哈哈哈哈…… 赵翠花

〔吕淑君出现在侧后平台，着一身洁净的护士装。一 束红光打在她身上。

吕淑君 老唐，你在和谁说话? 老 唐 我在和自己……

吕淑君 你学会了骗人，骗你自己! 老 唐 我……从来都是这样。

吕淑君 所以你到现在还光着脊梁! 老 唐 我冷……冷啊!

吕淑君 (高高托起一摞衣服，盖在上面的是那块大红毛巾) 它在这里，你过来拿!

〔老唐回身，发现在那巨大印记的周围，那丝丝红光

已经聚成了一轮美丽的红晕。老唐恐惧地退后。 吕淑君 (急)老唐，老唐，你在哪儿?

老 唐 我在这儿，这儿。不知道哪儿才是家? 吕淑君 难道是什么挡住了你?

老 唐 (对着天幕印记)它……它是什么?是那医生说的回 光返照?还是妖魔?鬼火?红磷光?

〔天幕红色光轮愈显强烈。逐渐地，它与那玫瑰色的 印记共同组成了一个奇特的图案。猝然间，在天幕 上升起了一幅壮观的日全食景象。

**吕淑君** (回身大笑)老唐，老唐，你看错啦!它，它 …… (大 声)它是太阳!

〔话音未落，朦朦然声响又传来，似极亲近却又极遥 远，极细腻却又极磅礴、辉煌。

〔老唐与吕淑君在声响中逐渐消失。老唐临走时还 带着满脸的惶惑。金一明、赵翠花在朦朦然声响传 来时，似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推击着，踉踉跄跄地退出 舞台。

〔空寂无一物的舞台上，吕淑君的声音还在回荡： “……老唐，再向前一步，你就看清啦，它叫日全食。 在你们农村，就是天狗吃太阳。天狗吃不了太阳，它 就自己逃走，逃走啦!哈 …… "

〔红光逐渐扩散开来。

**尾** **声**

〔上午。阳光明媚。

〔保健旅社。 一间间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每间房 内都挂着一条鲜艳的毛巾，其间橙黄、青灰、大红、绛 紫……很容易使人回想起开幕时零号病区的那一方 方色块。而那条大红毛巾，则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小秀穿着清洁工人服装，正在室内小心整理着，试 着把一块块毛巾摆得端端正正。

〔吕淑君带着众病人上，其中有朱玉兰、二子、中年病 人、饶舌妇女。

**吕淑君** (笑着拭汗)好啦，大家先看看吧!有什么不满意的 地方，欢迎向我们提出来。

**朱玉兰** (上下打量)哎哟!这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都快要 赶上人家当干部的出差啦。

**中年病人** (发现毛巾)唔，好哇!这里的毛巾可都是一等一

的上等货啊!是谁去买的呀? **吕淑君** (笑)那你们可就要感谢老唐啦! **众** **人** 老唐?噢……(笑)

〔室外这时传来了隐隐约约的市场叫卖声。

**饶舌妇女** (急忙地)哎哎，你们听啊!这附近怎么也有了市

场啦?

吕淑君 (笑着)这两天车站翻修嘛，市场当然就挪这儿来啦。 〔一片欢腾的叫卖声响起，人们也随之从四面八方拥 上了舞台：“哈，来呀!瞧一瞧看一看哪!瞧一瞧看 一看哪!小宝贝珍珠霜，小宝贝珍珠霜啊!大姑娘 小媳妇人人要，下辈子都不长皱纹哪!哈!下辈子 都不长皱纹哪!来呀，天津新到的小宝贝哇!”"大头 菜，大头菜!新到的东北大头菜!不香不脆您别买， 不甜不咸没人爱!""内部电影，内部电影!六毛钱看 十部内部电影!国外最新电影资料， 一共才六毛钱 一本!一共才六毛钱一本!”"不要钱，不要钱嘞!新 出锅的大麻花，不松不脆不要钱嘞!”

〔“来呀!”这时鲜亮地响起了叫卖洗脸水的声音：“丝 光毛巾香胰子啊!丝光毛巾香胰子啊!八分钱一洗 五分钱一换，不干不净不要钱哪!不干不净不要钱 哪!哈，来呀!方便旅客、减轻疲劳，洗脸水、香胰子 呀!”随着喊声，原来卖流线型女皮鞋的小贩甲推着 与老唐同样的洗脸车吆五喝六地上，他的车架上也 挂着一条崭新的大红毛巾。

〔大马从人群中倏地钻出来。

**大** **马** 嗨，原来你小子不是卖女皮鞋的吗?

**小贩甲** (笑)这还有什么稀罕的?改革开放，这边下班那边 上班嘛!要说这还得感谢老唐，他让咱学了一行爱

一行啊!哈哈哈哈哈 …… 〔众病人亦大笑。

**吕淑君** (平静地笑着)大家都听见了吧?那让我们，也来谢 谢老唐吧!

**二** **子** **老唐?**

**吕淑君** (笑着指观众)来吧，在这边—

〔众人再度大笑，并开始一齐朝观众方向鞠躬。 〔欢快的叫卖声响彻云霄。

〔 切 光 。

**——剧** **终**